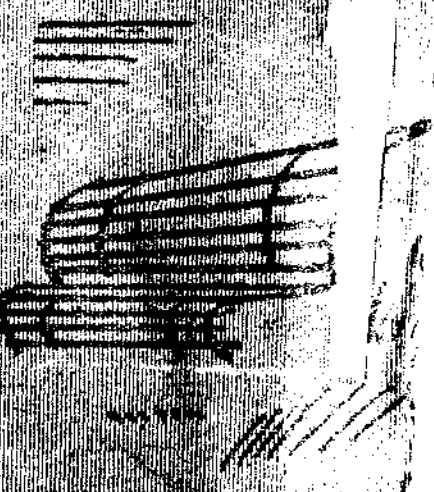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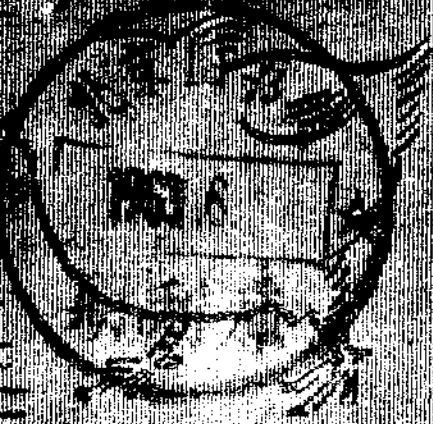


革命



中國紡織建設公司

上海第二

上海第一

門市部

門市部

地址 金陵路二五·五二七

電話 八八八八五

地址 南京西路·三九三·九七七

電話 三六三〇·三三三七一
三三六九·四二二二

銷售本廠

棉布 呢絨 綢緞
紗疋 絨緞 貨債

請看

全國著名
歷久彌新
獨一無二的大日報

申報

服務最久
貢獻最大
銷行最廣
聲譽最著

所以

讀者最多

我們的通信網遍布各地：消息完備

評論由權威作家們執筆：態度正大

我們取精編精印的制度：醒目省力

館址：上海漢口路三〇九號

電話掛號：六〇七八

電話：九三二四八

全國輿論權威

新 聞 報

銷數全國第一
廣告效力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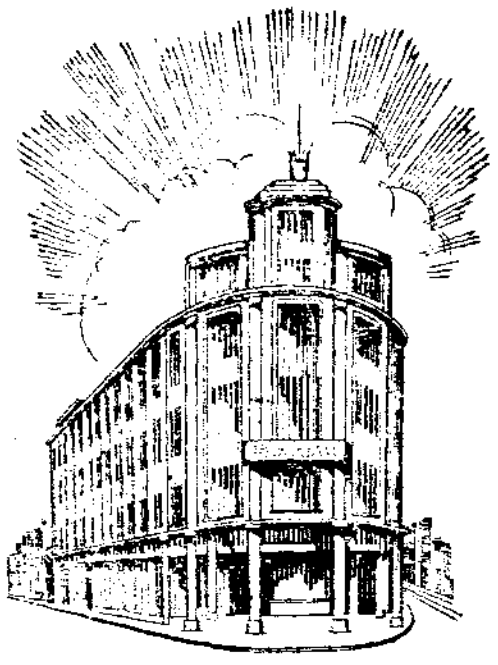
每晨六時出版

歡迎讀者訂閱 • 各地均有分銷

上海新聞報館發行

上海漢口路二七四號 電話九四一六六(轉接各部)

中法藥房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長 趙 棣 華
 總 經 理 許 曉 初
 廠 長 周 夢 白
 副 廠 長 沈 濟 川
 主任藥師 吳 冠 民

總管理處

上海北京東路八五一號，自建鋼骨水泥大廈，電話九三三三……三號轉接各部，電報掛號五六七三。

總製造廠

上海中正西路一七九〇號，佔地二十餘畝，設備完美，規模宏大，技術人員均為國內外著名大學畢業，經驗豐富。

分店分廠

本廠設有分店五處，聯號一處，國內外各大埠均設有分支店及辦事處，在重慶設有分廠一所，西南區分公司一所。

著名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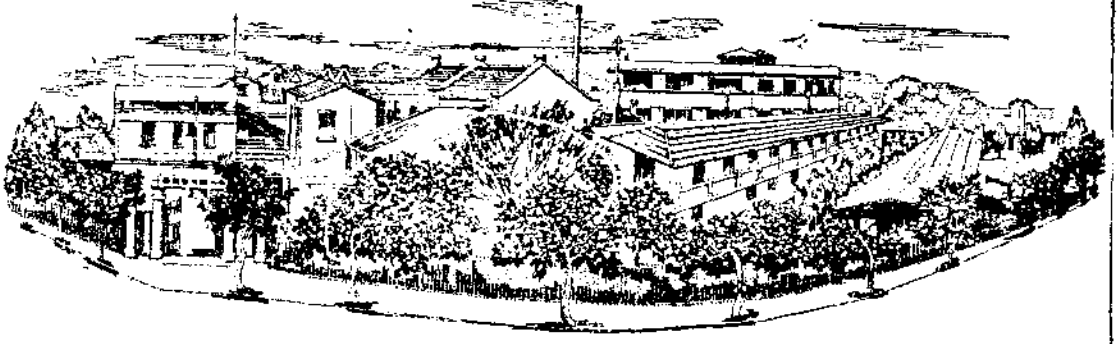
賜爾福多延年益壽粉，艾羅補腦汁，艾羅療肺藥，羅威健身素，九一四藥膏，克敵伏，胃寧，果導，滅痛，羅威沙而，及百古牌山昂各種常用針藥化學合成製劑，嬰孩兒童等藥品化妝品不下五百餘種。

創設簡史

創立於前清光緒十六年，迄今已閱五十餘載，歷史悠久，信用卓著，居全國新藥業之領導地位。

聯繫事業

中法化學製藥廠，中法油脂製藥廠，中法血清菌苗廠，中華製藥公司，及中法化工實驗所，中法生物研究所等。



正和銀行

手續迅速
利息優厚

服務誠懇
信用卓著

經營銀行
一切業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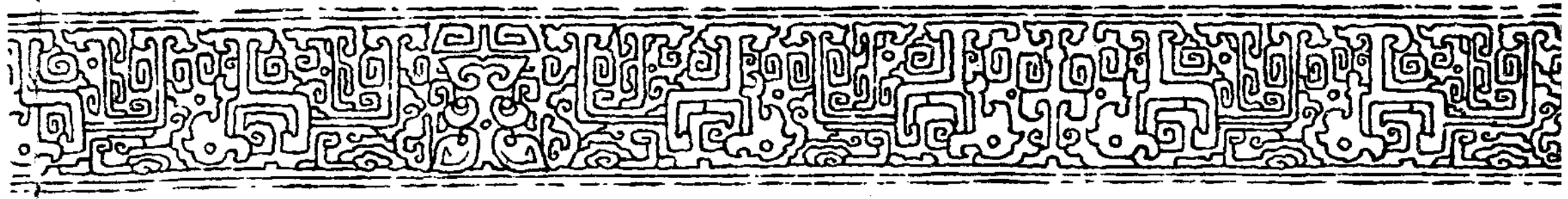
特 設

甲種活期存款

備有袖珍支票 贈送精美皮夾

★ 歡迎惠顧 ★

總行：廣州
 分行：昆明 梧州 重慶
 上海分行地址：南京路二〇五號
 電話：一七〇七
 一七〇九
 一七〇八



生活

創刊號 目錄

祈禱 平安 (扉頁) 郭炎 (七)

新月令 木園 (八)

在南京跑政治新聞 季欣 (一〇)

論畫 李健吾 (一四)

建設東北 (通俗韻文) 老向 (一六)

我希望我是十七歲 令狐慧文·沈沉圖 (一八)

荒美的茅山 易君左 (三二)

碧聲吟館曲話 趙景深 (三八)

淒風苦雨話宜昌 謝冰瑩 (四〇)

北京城的最後一章 (故事新編) 劉以鬯文·董天野圖 (四二)

蛻變中的張學良 (人物畫虎錄之一) 馬岳 (四九)



歐美偵探小說新話。……姚蘇鳳……(五二)

會 議 (漫畫) ……樂漢英……(五七)

飛行的電報——信鴿 ……鄭鴻……(五八)

夜森林中的游獵女郎 ……饒絃平文·里 予圖……(六八)

幻 覺 (上) ……徐 訐……(七三)

與徐訐談「風蕭蕭」 ……殷孟湖……(八四)

關 中 記 ……王雪莊……(八九)

陸 都 畫 面 (生活通訊) ……沈北宗……(九四)

邂 逅 草 ……巴之驪……(九七)

鄉 居 散 記 ……羅 高……(一〇一)

井裏的故事 (長篇) ……施濟美……(一〇七)

江 上 煙 (長篇) ……趙清閣……(一一四)

編輯室談話 ……(一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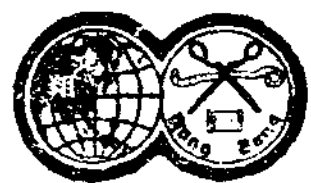
封面設計……丁 熙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一日出版

專門商店

女子服裝

標商册註



司公翔鴻

精工足料
永不走樣
全球聞名
人人歡迎

營業時間

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七時
星期日及下午一時至七時止

總店：靜安寺路八三號
支店：南京路七五號

本公司便利外埠顧客起見特設郵購部章程樣本索備

行銀川巴

匯兌便捷

利息優厚

服務週到

上海分行 南京路 電話：九一五七三 九一五七三 九一五七三 九一五七三 九一五七三	天津分行 羅斯福路 電話：八三〇三三 八三〇三三 八三〇三三 八三〇三三 八三〇三三	漢口分行 中山路 電話：九一〇三三 九一〇三三 九一〇三三 九一〇三三 九一〇三三	四川分行處 銅梁下南街 電話：三六〇三三 三六〇三三 三六〇三三 三六〇三三 三六〇三三
--	---	--	---

大公報

言論公正

內容豐富

是真正讀報者的理想報紙

日讀一份

獲益無窮

社 星 國 國 各 經 讀 專	期 內 際 地 濟 者 欄	論 消 通 行 之 特 寫	文 評 公 正 精 聞	內 容
名 公 正 精 聞	翔 實 迅 速	專 電 報 導	深 入 民 間	報 告 準 確
民 衆 喉 舌	文 筆 犀 利	圖 書 周 刊	醫 藥 健 康	經 濟 周 刊
星 期 文 藝	時 代 青 年	戲 劇 電 影	現 代 思 潮	自 然 科 學
星 期 文 藝	現 代 思 潮	大 公 園	游 藝 庭	文 藝 界
現 代 兒 童	法 律 周 刊	副 刊 六 種	出 版 界	工 業 界

館址：上海南京路一二二號
電話：一四九〇八〇轉各埠

正言報

隨報附送

經濟新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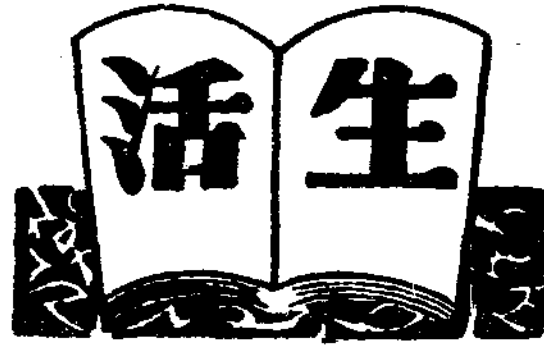
詳盡準確 · 首屈一指

大眾兒童新聞

風趣生動
雋永潑刺
各小學公認
最適用之補
充活教材

電話
九四二二五
九四二八二
九四〇七〇

總管處理：福州路四三六號
營業部：九江路三〇號



創刊號



郭 英

新橋平安

新 月 令

木 園

春四月，行憲法規公佈，各黨各派共同施政方針簽字，新政府改組完成。

「激烈份子」劃個乾淨，全部「自由派人士」登場。

★ 中統局撤銷。

孫科任國府副主席，張羣長行政院。美國各報評論均佳，倫敦政界表示歡迎，蘇聯真理報則指為「壓制民主」。

★ 國府委會成立，委員人數以黨派區分，計國民黨十七人（包括五院院長為當然委員），青年黨四人，民社黨四人，社會賢達四人。共黨與民盟仍有虛位。

★ 青年黨，民社黨，及社會賢達，正式登場。

從未研究過農林學的左舜生出長農林部，該部前部長則退讓於衛生部。李璜長經濟，辭職再三，終於禪讓與陳啓天。

★ 民社黨尙未參加行政工作。該黨徐傳霖原被提名為國府委員，但因「沒有實際工作做」而謙辭。其談話中有云：「這位置高是很高的，不過……」

★ 五月，學潮洶湧。

★ 先是少數大學爲了學校行政等問題請願，後來展開「飢餓」「吃光」運動。五月二十日，學生代表在京與憲警衝突，遂以「後援慘案」爲題，京滬平津，蔓延殊廣，且波及中學。

★ 政府認爲係共黨之陰謀，力勸學生勿受利用。吳市長廢寢忘食，力平學潮。

★ 國務會議頒佈維持社會秩序辦法，以安定人心。滬市文匯報，聯合及新民兩晚報因鼓動罷工罷課，散佈共黨謠言，「意圖顛覆政府」，予以停刊處分。

★ 但社會動亂依然難以澈底遏止。

★ 米價大漲，上海破四十萬。

★ 米蛀蟲多人，依法逮捕。

★ 四月五月，物價有漲百分之百者。

★ 美鈔與黃金，黑市價突飛猛晉。

★ 公教人員待遇調整，加百分之八十左右。

★ 美金公債發售，銷售不暢。滬市第一號由吳市長購得，但係上海市銀行付款。

★ 旅順大連接收事，仍陷僵局。大連尙有蘇軍五萬，工廠已濃烟直昇，製造軍火

供應關內共軍。

★ 台灣變亂善後：白崇禧部長擬定方案，陳儀下台，行政長官公署撤消，省府成立，魏道明任主席。

★ 四國外長會議閉幕，一無成就。馬歇爾沉着應付，外交鬥爭獲全勝。

★ 但却洩露了不少雅爾達會議及三國外長會議的祕密。避重就輕，討論德國疆界，仍是意見分歧。

★ 日本賠償物資，美國訓令麥克阿瑟，提先運送中非各國。

★ 但單就初期運送一次，計需千億。

★ 美國的貸款，遲遲未來。

★ 杜魯門總統演說，表示對所有自由遭受危害的國家，將予以有效援助。對希臘，對土耳其，簽援助法案。

★ 言外之音，頗為悅耳。

★ 內戰並無特別發展。晉境漸成尾聲，魯南魯中國軍會師，共軍圍竄蘇北未逞，關外戰事激烈。

★ 共黨內鬩亟，林彪有在哈爾濱慘死之說。

★ 和談全部沉沒。

★ 邵力子說，俟鐵路交通全面恢復後，或可再談。

★ 打風熾烈。

★ 無錫人報遭邊疆學校學生打毀。全國各地報業同人，發表宣言聲援，呈請當局嚴辦，並為新聞界要求保障。

★ 不數日，蕪湖三家報紙集體遭殃。輿論再度譁然。

★ 祝融氏光顧大上海。一月來，大火十餘起，且不是「怪火」。

★ 茂昌堆棧之火，連燒三日夜，毀去行總的藥品器材等物資，損失達五百億。

★ 職業青年協會在滬遊行，遍貼標語。語云：「奸匪殘酷，放火逞慾。」告誡市民，火燭小心。

★ 軍艦伏波號，遭招商局海關輪一撞而沉。當局派員查究。出事後，招商局長徐學禹，正徜徉西子湖畔，賞春興濃。

★ 聯勤部被服廠舞弊案發。

★ 金潮案入「轉形期」。

★ 審林鳳苞，楊安仁，詹蓮生等。文章做得很長，但像濕了的炮仗。

★ 上海連續發生空前黃色大新聞。先有「兎子」戴雲卿，又有「妖婦」沈俊如，先後由警局緝獲。

★ 色情狂與淫虐狂猖獗下，社會轟動。

在南京跑政治新聞

季欣

復都之後，南京回復了政治中心的地位，同時也成了政治新聞的中心，而許多重要新聞也確實是記者「跑」出來的。究竟有多少記者在南京跑政治新聞，實在無法說出正確的數字。國大開會期間，登記過的有四百多人，但其中有一部份又並未執行採訪記者的任務，而真正在「跑」着的人又不一定被全部列入。

新聞是「跑」出來的，這話一點不假。當政治談判於還都之後又在南京恢復了，那時候，正是大熱天，記者們從早跑到晚，真是緊張。有錢的報館，為記者們預備了採訪的汽車；錢少的報館，也得幾家合租一部街車；再窮一些，就是踏着腳踏車也得跟在汽車後面奔跑了。

政治新聞緊張起來，記者們可能在相同的幾處老地方碰面，似乎被採訪的人物是有着代表性的。於是，我們可以談談這些「代表人物」。

找政府方面的消息，首先少不了邵力子，他是個老記者，也懂得記者的苦衷，所以他不會使人失望，多少總會使你能向報館「交賬」，而且不少重要消息確是這「老記者」透露的。因此，在參政會，在瑯琊路八號邵公館，那裏老是座上客滿，而這些座上客大都是記者們。如果「邵老」（記者們習慣着這樣稱呼他）不在家，人們就坐在客廳裏等待着，那是自由自在的，有時，邵夫人也出來打個招呼。而人們的耳朵，都諦聽着邵老的汽車的聲音，那是一輛老舊的車子，行動起來像老牛喘氣似的「啞啞」不已，是被記者們稱為「火車頭」的。一聽到他的「火車頭」開來了，大家就泛泛起一陣高興。不過，邵老雖然肯說話，敢說話，但有時也難免責備後輩兩句，所以提問時要格外留神，不合適的問題，提出來，這老頭子會立刻火光，那教訓的口吻是够人臉紅半天的，不少人就會吃過他的這種排頭。不久以前，邵老看見上海某刊物登載，說是中常會和國防會的消息都是他洩露出來的，邵老看了氣惱半天，並且說：「這是新聞記者自尋絕路，難怪別人不肯同情！」從此邵老就不大肯開口了。就任府委之後，有天碰見邵老，他還是坐着原來的「火車頭」。問他為什麼沒有紫色新汽車，他說：「這車子還可以將就用。」實際新車是新聞記者們用的呢！再問他，有了新洋房，該不致搬到公教新村去了。他說：「你到利濟坊去看看，一樓一底，如果你能

搬進去，我也一定搬！」他對這些事倒真是淡淡的，口袋裏掏出發薪單來，他依然支用參政會秘書長的新水，連特別辦公費一總算來，四月份的是一百二十多萬元。邵老搖搖頭，他那婆婆臉又苦笑了一下，又開動他的「火車頭」走了。

副主席孫科，也肯談新聞。他住在武夷路七號，一幢精緻的洋房裏。門警是國父就任非常大總統時的侍衛，進門就會使你興起一種尊敬的情緒。進了客廳，國父的全身油畫像，向你顯露着慈祥的面容。孫公館的侍役像酒吧間的侍役一樣，穿潔白的制服，托着一杯茶送上來，而且是挺有禮貌的。然後，主人從樓上下來了。胖胖的主人，有着一副尊重的表情，開初是不大肯說話的，有時還要向訪客提出一些不大不小的問題，但多半的時間，他從馬甲的左上口袋掏出鼻烟壺來，湊在鼻孔邊上，猛吸兩口，再揉兩下鼻孔，然後，馬甲左下口袋掏出一個白色的「玻璃」烟盒，取出一支烟來，在盒蓋上輕輕敲兩敲，捲烟啣在主人的胖嘴上，右上口袋掏烟嘴，右下口袋掏出打火機，主人開始輕悠悠地抽着烟了，慢吞吞地回答問題。主人的香烟是不敬客的，他抽完了之後，把烟蒂猛力一吹，吹到烟灰缸裏去了。他開始玩弄他的烟嘴，那是可以拆卸成爲兩段的，他慢慢的擦洗烟嘴，而他談話的興趣也就濃厚起來了。也是因爲某次的談話，因爲某報記者的記載出了毛病，周恩來表示抗議，中央社第二天還發表了更正的談話，因此記者們單獨訪問的機會就少多了。許多次重要的集會是在孫公館舉行，那時候，新聞記者要到孫公館去做訪客，那是更難了。政府改組以後，國民政府增設副主席辦公室，副主席也經常去辦公。但在目前，要以各省市的賀電最多，據說已達千份左右，忙壞了文官處的收發，在半個月的時間一個人的功夫差不多都用在賀電的摘由方面。

鼓樓西橋五號的雷公館，主人是參政會副秘書長雷震（如今又是政務委員），這也是記者們時常碰面的地方。雷震是個八面玲瓏的人，一年多來，他也在做八面玲瓏的工作。他的半個禿頭，瘦長個子，吵啞聲音是記者們最熟悉的，他確實有新聞，只是由於地位關係，多半不肯說，到了時機將近成熟的時候，他也許會透露一點，也總得用他的沙啞的喉音關照你：「不要寫着是我說的呀！」他儘管時常這樣關照，記者們還是照常寫下：「據雷震副秘書長語記者……」他也從來沒有抗議過。所以，有一個時期，報紙上也能夠經常看到如是起頭寫的新聞。正因爲他是個八面玲瓏的人，記者覺得他最好纏；正因爲時機成熟時，他可能透露一句半句，所以雷公館也是每天到一處的地方。不過，到雷公館去，時間不能太早，因爲他多半不在家，時常深更半夜雷公館的客廳還坐着一羣記者，主人若是沒有回來，客人毫不客氣，就在沙發上瞌睡一番。有一次，主人回來了，三個客人都不會醒，主人却溜上樓

先睡了，還是公館的老門房，把客人叫醒起來的。提到這個誠實的門房，記者們的臉孔，他已能從十個中認識八個，他的誠實，就在於從不替主人回絕訪客。有時雖是主人向他交代過了，但依然可以從他的誠實的眼光裏發覺主人是在家的。

重要的新聞有時還從國民政府直接發生，這個保有新聞的人物就是文官長吳鼎昌。他辦公的地點是在主席大樓的三樓，而且和主席辦公室是斜對着，通常記者都不到他的辦公處所去，還是上他的公館。他對人挺客套的，措辭也很有些新聞筆調，其實，應當說是外交詞令，乍聽起來，好像不着邊際，但仔細回味，却大有道理，主席訪美的消息是先從他那裏傳出來，這天，中央社另外發了消息，許多報紙標題說這是更正新聞，其實仔細玩味他的話，並沒全部否定的意思，在這裏，一個耐心的記者，是可以發現好新聞，但更多的幫助是依靠自己的敏感和智慧，因此訪客並不熱烈。

青年黨的新聞最難跑，鳳頭村青年黨總部會使你時常撲空的，特別是政治新聞緊張的時候，一進門，門房就賊頭賊腦的打量一番，知道來客是個記者，他的態度顯得更謹慎了，而更奇怪的是樓上談話的聲音會忽然靜息下來。所以，記者們雖然一口氣說出十個人的姓名來要求會見，都會被門房毫不考慮的回絕：「×先生今天不在這裏。」這現象，在國大開幕期間表現得最為緊張。政府改組前，左舜生住在中央飯店，他還經常接見記者，因此那些時候中央飯店也常在午夜時候還有記者們出入的踪跡。但也不一定有把握，有時等到夜間兩點鐘，還不見他回來，據說這位左舜生有搓麻將可以搓到通天大亮才回來的。至於李璜，他在今天中國的政治圈內是和談瑛以前在電影圈內一樣，是以「神祕」出名的。他從成都回到南京來，中央飯店定有房間，華僑招待所也定有房間，但誰也不曾在上述兩地找到過他，因此某報曾以「招尋李璜部長」作標題，大概他是住在陳啓天家裏的。偶然一次的發現，是在龍門酒家遇着了；那是李璜他們請鄧錫侯吃晚飯。這樣一個好機會，李璜也只說了一句：「我決定不幹經濟部長！」究竟幹與不幹，青年黨裏的人又都說有八成是幹定了的。倒是陳啓天，比較「忠厚」些，這個在國大開幕期間曾經為憲法第一條嘔過血的人，他雖然經常是一副不快活的臉相，然而他却能像煞有介事的談一談的。

民社黨的「風頭」一大半是蔣勻田出了，因此他也是民社黨中常和記者們接近的一個。他從前總是穿着藍布袍子，頗像個鄉紳士的模樣，一半故作莊嚴，也一半故作鎮靜，會時常夾帶一些民社黨的「政治道理」，這就是他的談話態度和其一半的內容。但有一次在秋元坊七號民社黨總部的客廳裏，當中掛了一面民社黨旗，要這位宣傳部

副部長解釋這黨旗的意義，他却開始顯得囉嗦了；「紅色代表血，黑色代表鐵……」在勉強中應付過去的。當了政委以後，他也換了畢挺的西裝，而且談話時也忽然夾雜着一些英語單字和術語了。他的對頭盧廣聲在南京時會公開地對記者們表示：「我們和蔣勻田的衝突已經不是理智的，而是情感的了。凡是蔣勻田說是正，我們說是負，我們打擊他就是這個辦法。」所以蔣勻田總是主張開除汪世銘，盧廣聲等。不過，把盧廣聲和蔣勻田比較起來，記者們還是喜歡盧廣聲，因為他說話爽快，像條粗漢；而且從國大領來的一個月的特別費，那一捲花花綠綠的新鈔票，就在半個晚上的「沙蟹」都送給了記者們。至於張君勱，在南京恐怕祇接見過兩次記者，因為見不到他，上海某報曾載張君勱在京失蹤的消息，就是因此而引起的惡作劇。

莫德惠和王雲五，這兩個老人是不大肯多表示意見的，各黨派開會時，莫德惠時常成了「法定」的主席。他比較王雲五肯多說話些，「第三方面」的時代是在國大開幕的前夕，那時候他也成了記者們注視的人物，國大開幕後，他忽然輪在中央醫院裏，才被冷落下來。政府改組的前夜，這「法定主席」又主持了幾次會議，重複引起了記者們的注意。但國府委員會成立後，大家注意力集中行政院，又把他打入「冷宮」了。但這老人也自有他的花樣，他忽然到台灣去看「兩代世交」的張學良去了，他從台灣回來，一定又會被記者們釘得緊起來。王雲五則在政協以後被冷落了許多，即使他就任經濟部長的初期也不會被記者多所注意，大家對他的注意多半在他送客時常常不自覺的向人一揖的姿態呢！賢達是應當不太多說話的；否則就怕變得不「賢」了。

政府改組之後，新聞來源分散了，不像從前那樣集中，記者們又得向部會首長們多下番功夫，如果再寫下去，就會顯得累贅了。不過，大家對於張羣，目前的印象都還不錯，因為他沒有宋子文的那股驕傲氣派，記者們向他提問也是隨問隨答。在國際聯歡社舉行招待記者酒會，他是隨問隨答，態度很自然，二三十個記者把他包圍起來，熱得滿頭是汗，幾次要求記者們「解凍」都不成功，他還是耐心地應付着。到行政院院長辦公室去看他，他也會安靜地道長說短，而且表示，他是每天上下午都在行政院辦公，有問題不妨來談談。他能够取得記者們的歡心，實際說來，也正是他在政治上的技巧——圓滑。

在南京跑政治新聞就是這樣經常地「拜客」，你所拜訪的人，也許是他在逗弄你，也許是你在逗弄他，這情況的正反兩面就看你是爭取主動，還是你所拜訪的人爭取主動。而一個記者採訪所得的成績，就可以看得出是否站在主動地位。

論

畫

A. P. Herbert 作
李健吾 譯

人人能够在浴室唱歌，通常這麼說；那是真的。唱歌是很容易的。可是畫畫兒呀，那就難多了。我曾經費了許多時間去搞畫，畫這個，畫那個；我得參加一大批董事會和大會，遇到這種機會，我覺得畫畫兒幾乎是唯一在演說期間能够滿意地追求的藝術。人家在演說，自己當然不能夠唱歌；所以，我照規矩總是畫畫兒。我不說我是一個專家，不過參預過好幾次會議以後，我覺得凡是畫畫兒的門道我也就有數了。

第一件事，當然，是得尋到一個真正好的董事會；我所謂一個好董事會，是一個供給相宜的物品的董事會。一個支部會議就沒有用了：他們通常只給你兩張十三英寸寬十六英寸長的劃線的紙，沒有白吸墨紙，鉛筆往往十分軟。白吸墨紙頂要緊。就我所知道，一件東西儘你糟塌，又有那樣的藝術快感給你，要以白吸墨紙爲最了——也許除掉雪。假如你要我只選一樣，一張白吸墨紙上做鉛筆印子，還是一片白雪上做脚印子，我真回答不上來。

從物質觀點來看，最好的董事會是關於商業的會議——例如，船公司。據我所知道，有一家跑「太平洋線」的就供給白吸墨紙；鉛筆好到不能再好。我相信那家公司的經理是畫家；因爲他們給你兩管鉛筆，硬的一管畫鼻子，軟的一管畫頭髮。

董事會選好了，演說也在進行了，畫開始了。最好的畫材是人。不是主席，或者包木芮·研特勳爵，或者任何一位董事，而只是一個人。許多新手兒在動手以前，先爲他們的藝術選一個主題，那就錯了；平常他們總選主席。等他們發見這傢伙更像格蘭斯頓，他們失了勇氣。假如他們真肯多等一等，說不定真許就是官家的格蘭斯頓。

我經常由前額開始，往下畫到下頷。（第

一圖）

大樣兒有了，我再添眼睛。這是畫畫兒最

難的一部分；你就搞不清楚眼睛擱在什麼地方頂合適。不過，眼睛要是天生就不好，一個有用的暗示是給這人來一雙眼鏡；通常這麼一來，他會變成一位牧師，可是幫了眼睛的忙。（第

二圖）



·圖二第· 現在你得畫出其餘的頭的部分，這近乎賭博了。我本人喜歡「硬」腦殼子。（第三

圖）

我擔心頸子不够硬；我希望他是一位作家，營養不良。不過這是最壞的硬腦殼子；牠們會叫你沒有法子把下頷和後頸子



·圖三第·

連起來。

再下去是放上耳朵；只要這個弄好，此外就容易了。耳朵



比眼睛還要難。(第四圖)
我希望這不錯。我覺得有一點太偏南。不過來不及了，畫都畫上了。你一次放上耳朵，你就束手無策了；除非你

參加的董事會好的「不得了」，供給鉛筆還供給橡皮。

現在我畫頭髮。頭髮可以頂細，或者發黑，或者發輕而稀。這全看鉛筆的種類來決定。就我來說，我喜歡黑頭髮，因為這麼一來，那條縫就明顯了。(第五圖)

不到畫頭髮，你永遠想不到頭有多大。畫頭髮，往往要佔一篇演說的時間，甚至於是主席的演說。

這不是我的最好的一個人；我相信



• 圖五第 •

耳朵畫錯了位置。我還以為他應當戴眼鏡。不過那他就要變成牧師了，而我決定他是二十歲的菲力浦吉布斯先生。眼睛再壞，他必須露出眼睛。

，他必須露出眼睛。

我發見我最好的人全臉朝西；這是一件怪事。我有時候畫兩個人面對面，但是朝東的那個人總是糟透了。

這裏是，你們看好了(第六圖)。右邊的一位成了布爾雪維克；額頭低，眉毛突出——一個最不給人快感的人。可是他



• 圖六第 •

有一張強有力的臉。左邊的那個人又是一位布爾雪維克，和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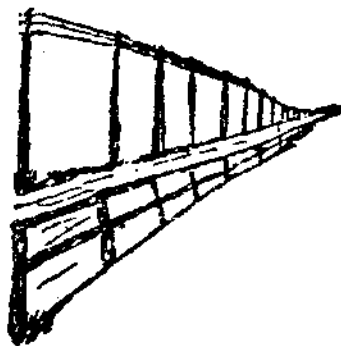
辯論。但是畫出來以後他成了一個女的，我只好給她添點兒「醉意」。她是一位女訟師；不過我搞不清她怎麼會對布爾雪維克談話。

你學會了畫人，此外也就只有距離和風景。

「距離」是一個騙人的玩意

兒；最好是畫一條法蘭西長長的大路，有電線桿子。(第七圖)

我也放進去一道籬笆。



• 圖七第 •

「風景」主要部分是山和樹。樹頂有趣，特別是絨毛一樣的樹。

這裏是一張風景。(第八圖)

說不清是怎麼來的，一個人跑進了這張風景畫；並且巧得很，原來是拿破崙。不算這個，這張風景畫並不壞。

不過要想畫完這樣一張有野心的大作，先得一篇很長的演說。還有一件事我應當交代清楚。千萬不要畫一個人的正臉。那畫不來的。



• 圖八第 •

註：作者是一位英國人，一九一四年在牛津畢業，然後從軍，做

記者，文字輕俏，幽默而諷刺。



建設東北

老向

通俗韻文

中華新韻

東北淪亡十四年，
東北同胞受熬煎；
東北收回勝利見，
東北建設莫遲延。

天塌地陷要避免，
免災無難太平年；

東北是我生命線，
重要地區非等閒；
東北喪失遭國難，
民族生命難保全；
爲收東北才抗戰，
抗戰到底整八年；
八年時光真不短，
漫漫歲月萬事艱；
多少城市炸破爛，
破磚碎瓦伴頹垣；
前方後方流血汗，
爲國犧牲無怨言；
死裏求生死竟免，
奇恥深仇一旦瀕；
東北天日重得見，
重得復我漢衣冠；
白山黑水國旗展，
普天同慶萬民歡；
但願同胞莫驕滿，
痛定思痛悔從前；
莫再粉飾隱缺點，
善保樊籬杜亂源；
亡羊補牢未爲晚，
不走舊轍防車翻；
要求豐收莫偷懶，
常有柴燒保青山；
建設東北防邊患，
豎起玉柱擎高天；

建設東北定方案，
政府計劃最週全；
政治革新不容緩，
振作風氣在官員；
官清還要官能幹，
人民服從方心甘；
原來三省百餘縣，
省區太大治理難；
如今分爲九省辦，
九省名稱說一番；
遼寧省名仍舊貫，
瀋陽省會老城關；
安東省會安東縣，
安東位置鄰朝鮮；
遼北新省居北面，
四平街城是省垣；
吉林省名沒有變，
省會長春商業繁；
松江合江兩省建，
人口稀少天地寬；
松江省會濱江縣，
哈爾濱城舊名傳；
佳木斯城富農產，
合江省會傍巨川；
黑龍江省人習見，
省會名稱是北安；
嫩江省內嫩江貫，
齊齊哈爾作省垣；
興安新省地勢險，
海拉爾設省機關；



九省地圖細觀覽，面積廣闊鄰蘇聯；
 土肥人少移民便，內地同胞儘量遷；
 九省主席政府選，熱習省情俱時賢；
 官民同心協力幹，永保東北錦江山。

東北經濟應發展，經濟建設條件全；
 青蘆沃野太可羨，亞洲穀倉非虛言；
 春來祇把種播散，秋收粟豆堆成山；
 不必施肥省澆灌，農家生活真悠閒；
 森林面積世界冠，無邊巨木枝葉連；
 若將每年落葉檢，莫愁造紙原料難；
 若將森林善伐砍，全國木材有來源；
 除開森林和農產，東北礦藏更非凡；
 煤炭鋼鐵兩無限，量洪質美價值廉；
 金銀銅錫任採煉，工業原料就地搬；
 怪祗怪我從前懶，貨藏於地財棄山；
 森林煤礦不善管，國計民生受牽連；
 慢藏誨盜真危險，有餅挨餓是愚頑；
 如今速把厄運轉，經濟建設快著鞭；
 墾荒自然能增產，便利交通保治安；
 各種工業多創辦，願我同胞總動員；
 東北經濟能發展，建國基礎穩如山。

政治經濟不容緩，再加文化鼎足三；
 文化水準深與淺，國家盛衰有關聯；
 文化低微國力減，文化高深國祚延；
 倭奴將我東北佔，愚民政策澈底頒；
 肆虐屠殺讀書漢，大中小學改舊觀；
 首先教授日文史，一切教材任他編；
 他說日本最冠冕，妄稱日本好心田；
 幼童不把中文念，怎知歷代一脈傳；
 將我文化連根爛，居心毒狠難盡言；
 如今重把東北建，文化建設最當先；
 民族思想應開展，祖國歷史要詳闡；
 奴化教育須盡剷，自立自強保主權；
 多多創立教育館，中國文化普宣傳；
 中國戲劇隨地演，民衆讀物送民間；
 各級學校齊開辦，盡量教育我青年；
 有識之士努力幹，齊到關外執教鞭；
 文化建設功行滿，何懼虎狼視眈眈。

東北建設三要點，努力建設此三端；
 同盟勝利世界變，中國乘此把身翻；
 不如人處迎頭趕，自然雄立宇宙間。

寫於國立編譯館社會組



我希望我是十七歲

令狐慧·文
沈 沉·圖

在美國求學最後一個學期中，一個銷路不錯的雜誌社寄給我一筆豐厚的稿費。那年學期結束，我在得到學位以後，就利用這一筆美金，在美國各地作了一次簡短的旅行，把多餘的錢，買飛機票回國。我一向認為坐外洋輪船，是生活裏一種最舒服的享受，可是游子歸家心切，而利用多餘的錢坐飛機回國，我想不好算是一件奢侈的浪費。

過馬尼拉到香港，我的感覺便好似已經踏上了離別二年的本國國土。馬尼拉有很多的華僑，到達香港，我看見更多的中國面孔。這些面孔和發出來的語聲是親切的，即使我還不能十分聽懂廣東話。我是一個江南人，從美國回國的終點便是上海。爲了時間限制的關係，我只在香港飛機場附近逗留一二小時，然後又購買中航公司的客位準在數小時後降落在上海的土地上。

在我登上中航機上的第一個印象便是國內自辦民航事業的進步。我不能分別她跟我在美國各地旅行時所趁的飛機有何不同，尤其是機師多是美國人，更尤其是和美國航綫一樣在機上服務的有一位美麗的小姐。

「一些不錯，我就是指這位小姐。她有一個高高纖細的身材，

一個和靄迷人的笑容，一對靈活的大眼睛，以及棲在他頭髮邊的一朵淡綠色花。花的顏色與她衣服的颜色配合，淡綠旗袍也許是她們的制服。這淡綠，在亞熱帶的香港是一種最適合時宜的色彩。整個的時間，躺在機上安樂的沙發上，我——我相信別的旅客也和我一樣——在感覺旅途厭倦的時候，就去望那爲客人殷勤地來去服務的一張臉和她身上的一片綠色。這綠色從我的眼睛直清醒到我的心裏。

我忘記在上面形容我們美麗的小姐時，提起她的最美部份了。這得從我第一眼看見她時說起。當我在座位坐定，飛機發動引擎將開行時，一疊信箋從我的膝上滑下地去，我彎下身去收拾。然後我聞見一陣香味，有一雙登在白色高跟鞋裏的纖巧的腳立在我的座位旁。我的手在拾信箋，我的眼光却在那纖美的腳上，我想像那該是一位如何漂亮的小姐。一個純粹的美國女郎聲音在我的頭上響了。

「可要我幫些忙嗎，先生？」

我抬起頭來，出乎我的意外的，她是一位中國小姐，她穿着淡綠的制服，她的美麗我已在上面形容過了。

「謝謝你，」我說。「我不需要來麻煩你。」這時我已把所有的信箋拾起來了，可是我的眼睛還留在她的腳上。

「地上還有什麼可留戀的嗎？」她調皮地而又挑逗地微笑着說。

「我在拾信箋時，發現世上最可留戀的美麗的東西。」她笑笑，步着倨傲的腳步走開了。可是機艙裏一共就是這麼大的一塊地方，除了有時她到洗手室裏為旅客預備什麼外，整個時間我可看見她。我的眼睛簡直一直停留在她登在白高跟鞋裏的小腿上，直到她走近我的座位時，我才抬頭看她臉上調皮的一笑。

一次我請她替我拿來一本生活畫報，我一手去接書，眼睛還是射在下面，我聽見她說道：

「在接受一位小姐拿過來的東西時，心神恍惚的樣子是沒有禮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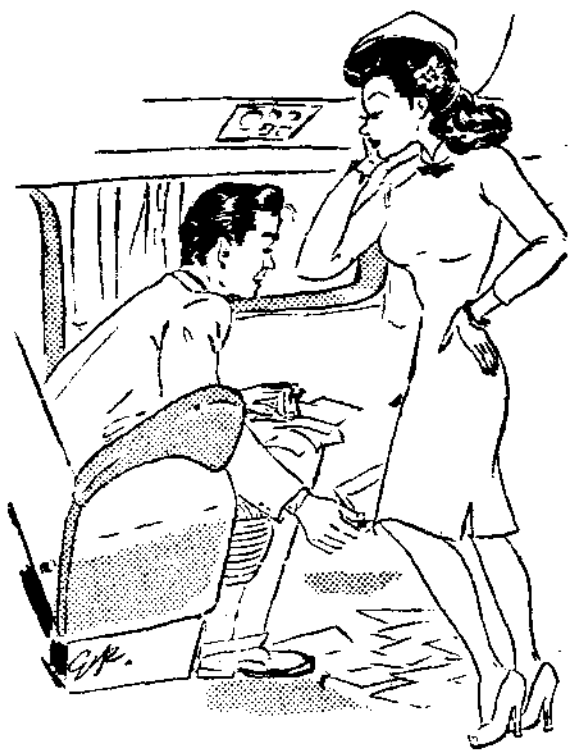
「這位小姐能原諒一個被她的魅力所迷住的人嗎？」

「單注意她的某一部分的美麗，對她是一種侮辱。」

「你說錯了，」我惶恐地道。「你的魅力不單在你的小腿上，而且也在你整個的體態，你的面容上。」

「狡猾的孩子！」

這樣一番談話後，我們無形中變得熟了。在別人對她的稱呼



上，我知道她姓胡。一次我在她遞給我橡皮糖時問她：

「胡小姐，你說得一口漂亮的英語，可是你不能說中國話嗎？」

「爲什麼不？我是中國人，我們公司替我們規定的條件是會說英語，國語，廣東話。」

「請用國語和我談天，我很久沒有聽見國語了。」

「你剛從美國回來？」她立時用國語問。

「是的，胡小姐，你在美國長大的吧？」

「我從來沒到過美國，不過我從小在美童學校上課的。」

「我真羨慕你，你的美麗和你的語言，胡小姐。」

「謝謝你。你可以叫我麗泰，我的名字。」

「是的，麗泰，我叫惠連。」

我們立時成爲好朋友了。不久飛機到達上海，在離開機身後幾分鐘內，我頻頻的向麗泰看。

「再會了，對這飛機還有什麼留戀嗎？」她問我，

「留戀的不是物，是人。」

「照我所猜，你應該立時跑出去僱車回家去見你的家人。」

「我對家離別二年的懷念，不及剛才數小時內發生的感情熱

切。」

「你太言重了。」

「難道我不能有機會再和這位美麗小姐見面嗎？」

「除非你再來搭飛機。」

「我的念頭不是這樣的。」

於是我玩皮地用命令的口氣約她第二天在一家著名的餐館（我相信離別二年，上海沒有變樣。）見面，她又似不願，又似拗不過我地微笑答應了。

我受着家人和親戚熱烈的歡迎，可是我的心繫在再見到麗泰的快樂上。第二天黃昏，我謝絕一個親戚的飯約，準時到那約定的餐館去。出奇的是麗泰早就坐在待客室裏的沙發上等我了。她坐在這室內，自有一種光芒引人注意，尤其是她那併在一起的穿着高跟的光挺的小腿。

「我很抱歉，可是我是準時來的，」我看看手錶。

「我剛坐定，我也是準時來的。」

吃飯的時候，我們談了許多話。她告訴我她的工作是無定時的，自己不知道那天是假期。天氣好，飛機就要起飛，而爲了她們同事的缺少，她很難得有離職的日子，她往往在休假的前一天，才知道隔天是休假的。這次從香港來滬，休息一天，明天又要起飛了。

「我憎恨你這職業。」我對她說。

「可是我感興趣。」

「那末我怎樣來尋你呢？」

「即使你到我家來找我，也難得遇到的。」

「你一到上海，就打電話給我。」

「我得維持女孩子的尊嚴。」

我恨恨地抽烟。麗泰在旁邊狡滑的笑。

「不開心嗎？」她問。

「我不知你停留在香港或南洋時，是怎樣過活的。」

「我到處有許多朋友，我過得很快活。」

我沒有話，迷人的女孩子往往是挑逗性的，你如果竟給她挑逗中，她更得意了。飯後我邀她去跳舞。

「明天我要工作了，你知道。」她說。

「今天還是今天呀！」

「在飛機上服務的人員需要充足的睡眠和充沛的精神，我明天一早就要去機場。」

「我不能從你得到一些快樂嗎？」我沮喪地說。

「我是一個忠于職守的人，我想你也是。」她的臉上始終是甜蜜的笑。

一個多麼矜持的姑娘呀！

我送她回去，在她的公寓門前，我握住她的手說：

「感謝你給我快樂的晚上，麗泰。」

她微笑不言，我也不動地看住她。半嚮她說：

「爲什麼不說再會呢？」

「我不願說再會，除非你答應在幾時再見我。」

「頑皮的孩子！」她要掙脫我的手。

我反把她抱住了，在掙扎了一會以後，她靜貼在我胸前。

「那末我下次回來就打電話給你吧。」

我欣喜極了，問道：

「你不維持尊嚴了？」

她急速在我的額上吻一下，道：

「我很喜歡你，惠連，在你拾信箋那時候起，我就開始喜歡你了。」說完這話，她已逃進門內去了。

你可以想像我心中的愉快。我得帶着怎樣的心情來等候她回來的日期。

因為剛回國，朋友和親戚們都忙着邀我去吃飯和談我在海外的故事，因此這一時期我的生活是頗不寂寞的。雖是如此，我對麗泰的懷念也幾乎近於渴望的程度了，因此當一星期後的一個晚上，我在電話裏聽見麗泰的聲音時，非常的歡喜。麗泰在電話裏回答我道：

「你看你已經把我忘記了。我一下飛機就在機場裏打電話給你。」

「你太好了，麗泰。」

「你以為我們應該見面嗎？」

「當然，親愛的，我已等待你一個星期了。」

我在這一晚有很好的睡眠。第二天，我借了叔父家一輛車子去接麗泰，我去得很準時，一撥電鈴，麗泰就開門出來，她沒有要我進去。一會我們就坐在車裏了。

「爲什麼頻頻看我呢？還不認識嗎？」她笑着問我。

「真的有一些。好像怕我還沒有把你記熟。我立在你家門外時，真怕開出門來是一位陌生的小姐。」

今天麗泰穿的是淡褐色的寬腰身夾呢大衣，短與膝齊，深咖啡的麂皮高跟鞋，在她坐下在車中時，我才注意她穿的不是西服，而是比大衣更短的深褐色毛織品旗袍。在初春的天氣中，這一種色彩的配合令人感到舒服極了。我一面開車，一面看她混身的裝束，當我的眼光集中在她短旗袍下露出的纖圓豐滿的膝蓋時，我幾乎迷眩得足能暫時把駛車速度減低。麗泰有些自覺，對我一笑，說道：

「你把車開到那裏去呢？」

「暫時我還沒有目的。」

「我們到郊外去可好？」

「我完全贊成，這可愛的春天！」

這還是一個有着極濃寒氣的春天早晨。我把車往西駛去。漸漸駛入郊區，我把速度也加快起來。麗泰說覺着有些冷，把身子偎近我。我又是向她身上打量，直到聽見她說道：

「我不歡喜一對有着如此貪婪表情的眼睛。」

「女人的可愛處在於她們對什麼都不喜歡。」

「你這話什麼意思？」她直起身子問我。

「因爲其實她們是歡喜的。」

我突然發覺麗泰有半響靜默，然後她平靜的說道：

「惠連，你一定弄錯我的意思了。」

「你這話什麼意思？」

「我不是在上次分別時說過我喜歡你嗎？」

我不響。

「在我的觀念裏，喜歡就只是喜歡而已。」她接着道。

「你的意思是你對我沒有好感？」

「沒有好感，我怎麼會喜歡你？」

「麗泰，我不知怎樣解釋我的心情。見不到你的時候，我是

空虛的，現在，我好像才覺得有一點生活的意義。」

「可是你想得太簡單了，我們見面不過三次呢。」

我一面駛車，一面靜思，然後我裝着頭皮地突然道：

「麗泰，我在飛機上第一次看見你，就想吻你。」

「你說話很大胆，不過你要明白你已經從美國回來了。你是

中國人，在你旁邊的是中國人。」

我遇到一個最有經驗的女孩子了。我說的是「女孩子」，不

錯，照我看來，麗泰一共不會超過廿三歲。可是她在和我應答的

時候，完全想法來控制我。這種老練令我不能招架，我暫時集中

心思用雙手去控制汽車。我想着她生氣，半帶正經的道：

「你乾脆昨天不要打電話給我。」

出乎意料的是她並不生氣，微笑着道：

「我要保持我的諾言。」

我開始覺出我的愚蠢了。我爲什麼要把一件事情看得如此當

真呢？於是我向麗泰道歉。我們在郊外很好玩的過了一天。我們

騎馬，在鄉下飯店用飯和茶。在天暗以前，我把麗泰帶回市區，

因爲她又是那樣的矜持，她必須回家去吃晚飯，同時不肯把第二

天的時間交給我，而第三天，她又得隨機起飛了。

我和麗泰同遊的時間和情形大都如上所述。她難得有假期，

在起飛之後，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回上海，而在上海的期間中

，又只肯分給我她的全部假期中的一小部分。不過無論如何，我

們的感情進步得很快，甚至有幾次，她允許我吻她。

我自己以爲我是在戀愛着了。在麗泰的工作期間，我苦苦想

念她。往往我等待她一個長久的時間，而僅能和她的共處片刻。她

不但是工作忙，而且應酬忙。在這時期，雖因我剛自國外歸來，

有許多朋友請我玩，請我吃飯，我的寂寞還是時常生在我的心上

，在沒有麗泰的場合，我總有點茫然所失。我會經和我的知友們

談過我的心情，他們說是因爲我在國外從思鄉病所感受的苦悶，

尙未完全消去的關係。

某一個星期六晚上，照例我是比平日更多希望地等候着麗泰

的電話的，而却意外地接着另一個朋友請我第二天下午到他家去

吃晚飯的電話。這是一個我在大學時代的要好同學。我回國之後

，一直忘記去看他，因爲許多要好的朋友往往是在不經意之時

，消逝到你的記憶之外的。尤其是我離國二年，這二年中不會和

他通過一封信。柏霖人是我的朋友的名字。在學校裏他是著名的

玩童，他的祖上是北平的遺老，他的死去的父親遺給他母親，他

和他的妹妹一筆可觀的遺產，在任何情形下生活不足以威脅他。

「我們請你到我們這裏來玩，將感到莫大的光榮。」在寒喧

了一陣以後，我的朋友柏霖人說。

「我們？你是說不止你一個人？」

「我們，我和我的妹妹靈子不再是一個頑皮的孩子了。她非常想見見你。」

「謝謝你們，可是很抱歉，到現在我不知明天有空沒有。」

「是不是因為你從美國回來，看不起老朋友了？」他的語聲中有點動氣。

我遲疑一會，覺得自己不合情理，就答應了。另一方面，在這以後，我果然並沒有接到麗泰的電話。我自己想，我將過一個空虛的星期了。

第二天下午五點鐘，我到辣斐德路底去找霖人的屋子。這是一宅佔地很廣的大廈。在大門口，我打發了車子，叫開門，門房領我走過一塊大如二個籃球場的草地，然後我停住在豎立着白玉高柱的台階面前。一個十七八歲圓面孔深酒渦的少女從裏面跑出來。

不待她開口，我就叫道：「我想我沒有錯，這位漂亮的姑娘是柏靈子小姐？」

「你是哥哥的朋友林先生，以前一直和我哥哥一起。」她微紅着臉說。

我用手裝了一個姿勢道：「二三年前我看見你還這麼高。現在長得更高更美了。」

她的臉上起了一陣紅暈，然後正經地細看了我一會，笑道：「完全是美國回來的樣子。」

「那一點看出來的？」我問。

「我不知道。只是我有那麼一種感覺。」

直到這時，我還立在台階下。柏靈子不請我進去，却反跳下階石來說：

「我奉哥哥之命，不准林先生現在進屋子。」

「叫我惠連好了。」我說。

「是的，惠連。我從哥哥處聽說你剛從國外回來，我真高興見見你。」

「國外有很多好聽的故事，不是現在說得盡的，」我的心在想念着麗泰。「你哥哥這幾年來可好？」

「他很好，還是照從前一樣，成天的玩。他好像不需要有一個固定的職業。」

這時我們兩人已一同走在草地上。不知怎的，我突然為想麗泰，心神恍惚得厲害。我也並不問為什麼霖人暫時不讓我進屋子的原因，只是心不在焉的問道：

「你進了大學了？」

「不，我預備到北平去讀高中，」柏靈子的聲音，很好聽，接着她熱心地告訴我她學校裏的事，自己的事，以及他哥哥的事。她說他哥哥的女朋友一向很多，最近却似乎在專心追求一個了。這些話我都不發生興趣。可是我的心不在焉的心情慢慢改變過來，我漸漸對柏靈子發生興趣。我偶然地開始體會到她有一種特殊的美感，一種天真的小女特有的生氣，好像我在麗泰身上沒有找到過。

正在這時，我聽到一聲熟悉的聲音在叫我。

「惠連！」

我回過頭去，看見柏霖人正跑過來。我們欣喜的握手，柏靈子在旁邊笑着看我們。霖人一手搭在她的肩上，一手搭在我的肩

上道：「你看我妹妹現在長得如何？你還記得從前常爲找不着女朋友而苦惱嗎？現在你可以常來找我的妹妹。」

霖人一向是玩笑慣的，我不在意，他的妹妹靈子却紅了臉，那時我曾看見她的眼睛的最美一瞬那的表情。我們三人一同進屋子去。這個客室還是我從前來訪霖人時的老樣子。地上，沙發上還是丟着霖人玩了回來不及收拾過的網球拍，籃球，漁桿，唱片，畫報等一類的東西。不過我看見在牆壁上多了一種紙飾，那是用彩色紙剪成的英文字母。這大概就是剛才柏靈子暫不讓我進內的一段時間內，霖人所做工作的成績了。在把彩色字母讀成一句「歡迎惠連」的字後，我向霖人道：

「謝謝你和你的妹妹。」

暫時忘懷我對麗泰的記掛。我和霖人暢談我們分別後各人的事情。我們照老樣的不拘形跡地躺睡在沙發上大笑大講。只是有一個分別，從前只有二個人，現在他的妹妹也參預我們。靈子也許覺得她現在是長得足夠加入我們的圈子了，她似乎對我的關於國外讀書生活的談話很感興趣。我的直覺是：靈子很天真可愛，可是每當這時，我想起麗泰來。吃過靈子所端來的點心後，天色漸漸黑暗時，霖人慢慢顯出焦急不安的樣子。我問道：

「你可還請了別人嗎？」

「沒有，我請老友吃飯，覺得用不着別的生疏朋友打擾其間

。」

可是他的焦急樣子還是不減。在他偶然離開時，靈子神秘地笑着對我說：

「你可知道他在急點什麼？」
我搖搖頭。

「我不是說過他有一個在專心追求的女朋友？」她低聲的說：「他從前在學校裏以浪漫好玩出名，現在却也慢慢的收心了。他驕傲於他的女友的美麗。今天他也請她來。在哥哥心中，女友的美麗是一種光榮，因此他不讓你預先知道，他要使你吃驚於她的突然出現。我說了太多了，哥哥不讓我告訴你的。」

我隨口問起關於她哥哥女友別的情形，諸如姓名，何處讀書之類，靈子矢口不答，她說如果她哥哥曉得她已經向我洩露了他的欲藏的祕密，他一定要怪她。

霖人回來了，他好像打了好幾個電話，而仍沒有結果。他沒有再像剛才與高彩烈的樣子。最後我們三個人一齊吃飯，靈子偷偷告訴我，哥哥的女朋友不來了。霖人的話突然變得很少，我在心底暗暗好笑，素來開朗達觀的霖人給如何出奇的美人兒迷上了？他竟和我一樣的爲了一個女孩子而神思恍惚。正當我覺得別人好笑的時候，自己倒冷靜起來。每個人在交女友的時候有一番煩惱。即使我想像着麗泰現在是在伴着別人玩，我又有什麼可難受的呢？霖人不是有了同樣的遭遇？而且，我又何嘗不是伴着另一個漂亮的女孩子在玩呢？這時我注視了柏靈子一眼，在明亮的燈光下，她的沒有敷過脂粉的孩子氣的豐腴的臉顯得容光煥發。一

時間我高興起來。即使霖人是悶悶不樂，下半段的時間是屬於我和靈子的。我們兩人有一時很悅意的相處和談話。我在逐漸發現靈子的美點，雖然，對於靈子，我並不具有任何一點極微細的對麗泰同樣的野心。在我的眼中，靈子是一個天真的姑娘，一個比自己的妹妹更可愛的妹妹。我在這段時間內，暫時忘記麗泰。和靈子相處，另有一種和其他女孩子相處，甚至和麗泰相處所得不到的樂趣。

飯後，我們開了無線電聽音樂。我假裝不知霖人有那種不可告人的苦楚。他也始終不告訴我會約了一個漂亮的小姐，而這位漂亮的小姐不會踐約來會他的情人的好友。他盡力來招待和應付他的客人，而作為他的客人的我，却還是在女主人——他的妹妹處感到賓至如歸之樂，無線電裏奏出一支我所喜歡的爵士音樂時，我推開地氈，向靈子請舞。我在抱住她的腰握住她的手時，突然看見她的眸子裏有一種光彩，一種我不能形容它的含意的光彩。這光彩給我的印象至深，甚至我在我的右手指間覺着靈子身體微微的顫抖。我也突然覺着我的內心的蕩動，一種莫名的快樂升上來。靈子跳舞極為純熟。在抱着她的身子旋轉時，我漸漸覺得她貼近我。霖人坐在沙發上抽烟，打呵欠，翻畫報。無線電裏的音樂繼續奏下去，我們也接續的舞下去。我看看靈子，她閉着眼睛



，紅暈的臉上，顯出一種快活興奮的情緒。我逗她道：

「小靈子，你在睡着了。」

「我正像在做一個五彩繽紛的夢。」她仍閉着眼說。

「你哥哥在不快樂，你呢？」

「我快樂極了。」

「到怎樣的程度？」

「從來沒有這樣感覺過。」

「爲什麼？」

「我不說，」她仍閉着眼，幾乎要把臉靠在我的肩上了。

我稍微讓開一些，過了一會，我又問：

「小靈子，你有過男朋友嗎？」——我的

意思是，很要好的？」

她笑的抬起頭來，睜大了眼睛，看我一

會，說道：「哥哥的同學和朋友到這裏來找

我的很多，可是我不很歡喜他們。」

「你自己的小朋友呢？」

「你爲什麼要說我的『小朋友』？我不

懂你的意思？我又不小。」

「真可愛，你這小孩子！」

「我又不是小孩子！」她突然抗議道：

「你可以問我哥哥，他已經允許我交男朋友

了。」

我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我儘量在

控制我自己的感情，我仍把柏靈子當作一個小孩子，一個妹妹般的小孩子。我覺得我不該作錯一件我所認為不該的事。我不再去逗她，開始跟她談別的，同時我難得聽開一些。三支音樂後，我把她的旋轉的身子領到沙發上。她閉着眼，顯然有些發暈，坐下時她張開眼看我一下說：

「謝謝你，我仍像在作夢。」

「謝謝你，你真是一位出色的舞伴。」

我是立着的，她作一下手勢要我在她身旁坐下來。我說：

「我想我該走了。」

我是大聲說的，那邊坐着抽烟沉思的柏靈人聽見，立起身走到我們這邊來。

「你這麼早就走。」靈人說。

「惠連，你應該再玩一會的，哥哥，請你挽留他。」靈子也突的清醒似的立起身來。

「我代表我的妹妹挽留你。」靈人開玩笑似的說。

我總覺得我該及時而走了。我堅持我的意思，甚至靈子臉上有不豫的顏色我也不管。靈人送我到台階上，握着我的手道：

「讓我的妹妹送你到大門口。再見，下次我請你見見我的朋友。」

「難道她就是你今天不樂的原因嗎？」我笑問。

「你怎麼知道？」他看看靈子一眼，驚奇的問。

「除非我沒有眼睛，我們是老友了，呵呵！」

我拍拍他的肩，和靈子走下台階，越過草地，將近大門時，

靈子停步，我握住她的雙肩道：

「親愛的小妹妹，我過了一個極可愛的晚上，謝謝你的招待，再會了。」

我要走向大門去，靈子拉住我的手，拾着頭，讓我在月光下看見她滿臉豐腴的白色，和那深深的酒窩，問道：

「幾時再來玩？幾時再來找我哥哥，和我？」

「我隨時隨地會來的。」我說。

「不，我要你定一個時間。」她的眼睛又有了先前那一種光彩，而且更有一種祈求的神色，她的頭拾得很高好像要我去吻她。這時候我需要鎮定我自己了，我只能盡量去想起麗泰來。我輕輕按扶她的隻肩，柔聲的道：

「我不能定時間，可是我一定來找你玩。」

我這樣和她分別了，在我跨出大門後，我想起最近看過的一張影片，我輕輕自言自語道：

「我希望我是十七歲。」

我回到家裏，時鐘恰敲十一下，家裏人都睡了，惟在我的書桌上有一個條子留着，說是曾經有一位姓胡的小姐來過電話，晚上八點鐘她等候我在一家餐館裏。看見這字條，我怔了好一時，這當然是麗泰，我想像她在當時會如何焦急地等待我，而我一面在苦念她，一面失却了一個如此好的機會。等她下次見面，又非一二個星期不可。於是我決定明天一早就到她家去找她，說明我失約的原因和向她致歉。

不幸這晚上我失了眠。爲使麗泰空等待而不安是原因之一，

其他浮沉在我心頭的，是跟柏靈子的一段遭遇。如果我沒有在飛機上碰見麗泰或是麗泰在飛機上不會給我一個美妙又深刻的印象，我對靈子會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的。深夜到二三點鐘才睡熟，早晨便起不了。張開眼看手錶已是十時半，半小時內洗臉穿衣趕到麗泰處，她已經出去了。照例我不能問得她的去處，她一出去玩，整天不會回來。而假期過去，第二天她又得上工。

我悵然回來，揣想麗泰一定爲我的失約不快。我自己也遺憾這次的失約，可是我又該怎樣找機會向麗泰解釋？我納悶了好幾天，又有二個星期六過去了，這期間，我幾乎時時在晚上想發現一個奇蹟，即是接到麗泰的電話。可是奇蹟畢竟是難以發生的。倒是柏靈子幾次三番地來電話問我好，約我到她家去玩。她說哥哥總找空閒去伴他的女朋友，不大能陪她玩。我又到柏家去好幾次，陪柏靈子出外玩好幾次。我始終像妹妹般對待她。我覺得我們二人之間，不可能有戀愛。如果有了，將來懊惱的將不是我，而是柏靈子自己。年輕的初出茅廬小姑娘有善變的情緒。她的熱情可以一霎時漲得很高，也可一霎時跌到沒有。可是我的情緒却不是能夠隨着她而升降的。出國二年，與外界接觸增多，我逐漸失去了冒險的興趣，而是喜歡平穩和安定了。靈子使我感到青春剛發萌的生氣，雖是可愛，而我現在需要的却是花朵正茂盛地開放足了以後的芬馥。這當中是不同的，我只能分享那生氣，而不能獨享它！對那一份芬馥，我却願意它在逐漸盛極而趨衰時，細細保養它。我對靈子的關係極爲普通，甚至好幾次向她暗示，那暗示只有一個意思，便是：

「我希望我是十七歲。」

又一個星期六晚上，靈子來了一個電話，說是第二天晚上，她哥哥在某飯店請我吃飯，他將帶來他出色的女友，而我呢，應該在霖人把他的女友接來以前，先把靈子接到飯店裏去。在苦悶之下，我一口答應。第二天傍晚，我駛了叔父的車子去接靈子，我進門的時係，早看見靈子盛裝在白石台階上等我。我幾乎爲那一陣光芒眩瞎了我的眼睛，我第一次發現了靈子的完全的美點，她早已具有成熟少女的一切條件了。她的旗袍和她的披在肩上的短大衣，是最適合她的細而結實的身子的。我第一次看見她穿着高跟鞋。她的脚部的纖美的程度令我迷醉，令我想起麗泰。

「小靈子，多美的孩子！我幾乎認不出你了。」我大聲的喊着。

「謝謝你，惠連。」

「你真的太好看了，」我走上台階，握住她的兩手，又朝她混身上下的看。

「說實話，惠連，你喜歡我這樣裝束和你一起出外嗎？」她帶點天真的口氣問我。

「當然，當然，伴你出外是我的光榮。」

伴柏靈子出外真是我的光榮。當我們到了那飯店，我挽着靈子的手臂，從走廊踏進餐廳時，多數的少男少女客人轉過頭來注意我們，——不，我應該說是注意靈子。她的大方的態度使我驕傲。我自覺有些得意顯露於神色，我再次在心底說：

「我希望我是十七歲。」

這次我是真的希望。沒有再比伴着一個最漂亮的女孩子步入大庭廣眾之間更令我驕傲的事了。我們隨着侍者在霖人已預定下的靠近音樂台的椅子坐下，靈子說：

「今天我真開心。」

「我也是，」我說：「伴你在一起是我的光榮。」

「我也是。」這年輕的女孩子說，她的眼睛裏有激動的情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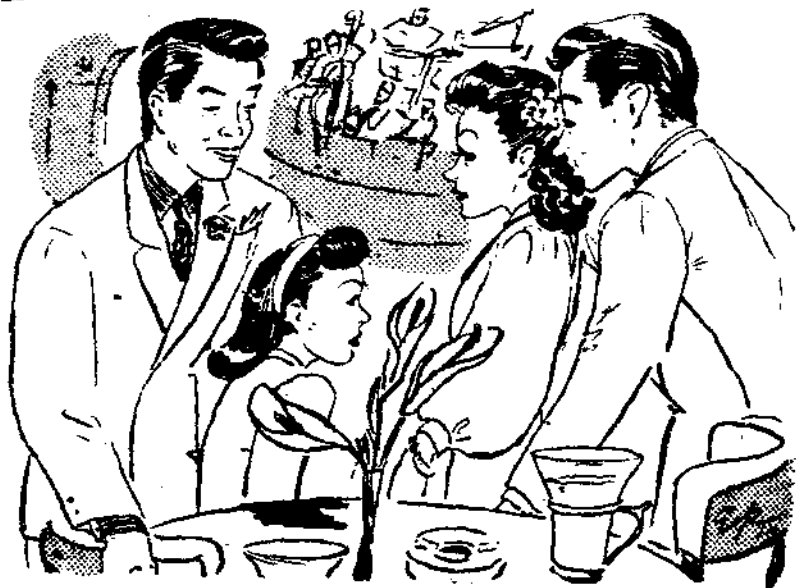
我正替她卸下大衣，扶着她的手坐下。好幾天來，我自己控制我的感情，在這一時，我幾乎不克自持了。我發現靈子的美點，而靈子對我表示好感，麗泰早不來理我，我有什麼理由再來抑苦自己呢？正在我動心想對靈子有所訴說的時候，靈子看着通道的方向對我說：

「真快，哥哥和他的女友也來了。」

我早有濃厚的興趣要看看霖人引以為驕傲而且要使我吃驚的他的女友是如何的美。

我首先發現少男少女的座客像起先在我和靈子進來時一樣地，把他們目光集中在一個方向。我循着他們和靈子的目光看去，霖人正扶着一個高長窈窕身材的小姐進來。我突然覺着心如落在冰窖裏，我的臉上和腿上的肌肉在微微顫抖。

我立起身來，那位小姐也在臉上有失驚的顏色。



霖人讓她坐下，一面奇怪道：

「怎麼，你們原來認識的嗎？」

「是的，」我沉靜地回答：「我們早在飛機裏遇見過了。」

「那更好了，我不必作介紹了。」霖人高興的說：「惠連，你可羨慕我，有這樣一位漂亮的小姐？她就是我會想驕傲地使你失驚的，在你回國後第一次請你吃飯時，那位有事不到的小姐。」

我在混身顫抖了，表面上我假裝沉靜。我去望她的臉，她的臉是灰白色的。

「我還要報告你，惠連。」霖人在繼續說下去：「我恰在今天已和麗泰訂婚了，你想你該為我的幸運慶祝嗎？今天我只請你和妹妹吃飯。麗泰自己也不曉得，除了我們二人之外，還有我的妹妹和我的好友。因為我也要使她吃驚，我的妹妹有這麼一位動人的男友。」

靈子紅了臉，麗泰石膏像似坐着，我輕聲說：

「恭喜麗泰。」

「謝謝你。」麗泰回答。

以後是一個長時間的靜默，我是說在我們二人之間。整個的說話時間是讓與高彩烈的霖人佔去的，霖人再三與我乾杯，我飲了相當量的酒。再一次霖人要與我乾大杯時，靈子牽住我的手，在我能飲下那杯酒以前，把我拉到到舞池裏去。

「你以為你自己是一個能飲的人嗎？」靈子嗔怪我說：「你不能和哥哥相比。他會飲酒，他今天是非常快樂的。」

「你以為我今天不是非常快樂嗎？」我緊緊抱住靈子的腰。

「我們都非常快樂，不是嗎？……你看你滿臉酒氣。」雖是如此說，靈子讓我和她臉頰相並。這是我第一次對靈子取這樣的態度，我們都覺得臉上發熱。我是因為吃了酒的緣故，靈子爲了什麼，我不管啦！我只覺得暈醉，含糊，混身如輪在熱流中，這樣糊里糊塗的跳，直到二支音樂完了，靈子把我引回座中爲止。

我在座中坐下時，只含糊的覺得霖人仍在興高彩烈飲酒談話。麗泰仍默坐少言，她看我坐下眼睛裏似有晶瑩的水份。

霖人也微醉了，他要我再乾杯，給靈子阻止，可是我總覺得有要酒的慾望。後來霖人說：

「你難道不和我美麗的未婚妻跳舞嗎？」

「美麗的未婚妻，呵！呵！」我自言自語：「我能有這麼光榮嗎？」我問麗泰。

麗泰當然立起身來。我扶着她的手與她無言地走入舞池，一時我倒冷靜起來。我並不開口說話。

麗泰一直用晶瑩的眼光看我，我幾次三番避開它。半齣以後，麗泰柔聲說：

「我好久沒見到你了。」

「是的，」我裝冷漠地說。

「我想我們會經有過小誤會了。」

「沒有吧。……我還要向你道歉，那天晚上八時，我沒有踐

你的約。」

「真的，我今天才從霖人的口中聽出，那晚上原來你是到他那面去的。」

「現在不必講了。」

「你是不是恨我？」

「我爲什麼要恨你？」

「可是你怎麼不仔細想想，我爲什麼那天不赴霖人的約？」我完全沒有酒意了，我去看她的欲淚的眼睛，又把眼光從她

避開。我簡直不敢正視她。最後，我說：

「麗泰，我感激你的好意，不過，你也可以爲這一長時期的不理我而所得到的理想的效果，慶賀自己。我確是被磨折得很苦的。」

的。」

「你替我想，我當時爲何要不恨一個失約的紳士呢？」

「你恨過我？」我這句話是多問的。

麗泰含着淚點頭：「恨後的結果便是現在。」

我久久無言，心亂如麻。然後我裝冷靜的說：

「那末我們就算到此爲止。我不願破壞我的好友的幸福。他是這樣的爲你而驕傲。」

「我真想不到我們的小誤會會形成我們終身遺憾。我不知道

自己是不是做得對。」

「你做得對的。」

「你愛上靈子了？」即在這時，麗泰的眼中還含妬意，她的

聲音急促。

「你以為愛情的逝去和再起是這麼容易嗎？」我冷冷的說。我們的說話到這裏為止。我決心不讓自己的感情支配意志。回到座上後，我強作歡笑，甚至向霖人稱讚麗泰的各種美點。他們兄妹二人都有興趣地聽我講，麗泰坐在一旁，臉色時變。我在當時，情緒高昂，甚至說話放肆，一些不顧到麗泰在一旁的難受。我自己也不明白我竟突然會殘酷到如是。霖人與高彩烈，靈子卻以為我醉了，到後來再三暗示並抑止我這種失常的態度。十幾分鐘後，麗泰表示身體不舒服，要先回去，霖人起身送她回去，要我和靈子再玩一會。我把眼光送走麗泰窈窕的背影後，突的感到一陣寂寞，好似走入無人的境界，立時我的失常態度消失，我托着額低頭靜思。

靈子的溫柔的聲音在旁問道：

「你也不舒服嗎？」

我抬起頭，深深的看靈子一眼，她的眼睛裏有深情蜜意，濃得令我不敢接受。我去按她的手，感激地看住她不言。

「我實為我哥哥慶幸，不是嗎，麗泰太漂亮了。」

「我為他有一個如此漂亮的妹妹慶幸。」我輕輕說。

「謝謝你，」她的聲音輕快，她的眼睛活潑的一跳。

我聽從靈子的提議，以為我們應該回家，而我也該有個好好的休息。靈子天真得不會從我的神色看到變化。回家途上我一面駛車，一面默默無言。靈子問長問短，以為我一定是飲酒太多了。我的感激的心情漸漸變化，一個如此年輕天真的姑娘，也如此懂事。這一份溫柔，我將怎樣珍惜地去接受？

送靈子回家，和她分別時，我緊緊握她的手。我又覺得如失去一件東西。空虛寂寞得厲害，一人駛車回家途上，真的如入無人之境了。

以後的幾個星期中，我照意志行事。我忘記麗泰，麗泰也沒有電話給我。我想這樣對雙方，甚至對別人，都有好處。甚至我不敢到霖人家去，怕在那裏會碰見麗泰。靈子仍偶然陪我看電影或游玩。我很能控制我自己。

不久以後，我同時接到北方一家大學和一家報館的聘約。我決心離開上海。只覺得對靈子有些留戀和抱歉，我直到買了飛機票的當晚，才打電話給靈子，告訴她我第二天要去北平。她在電話裏的聲音顯得很急，可是我硬起心腸把它攔斷了。

第二天清晨，我到那歸國時停留過的飛機場去搭機赴北平。黎明時起飛，我因隔夜對靈子的思念和歉疚而失眠，睡眠不足，引擎未發動前，就在座中寐睡。飛機起飛時的嘈聲把我吵醒。我膝上的雜誌滑落在地上了，我迷糊着眼彎下身子去拾。在地上書旁的一件東西立時使我的頭腦和眼睛清醒。我聞着熟悉的香味，在我身旁的是登在高跟鞋裏的一雙纖美的腳。我幾乎不相信我自己。我又有一次奇遇了嗎？

一陣悅耳的柔聲在我頭上響着：

「要為你幫忙嗎？」

我陡的抬起頭來，看見一張我正在苦思着的熟悉的臉，那臉上，是含着眼淚的快樂的笑容。我心中的愉快是不待言的。是麗泰還是柏靈子？讓讀者自己去揣測吧。

● 座王的報型小踞雄 ●

報鐵

敢道 所不道人 敢言 所不言人

● 鐵如鋒詞 ●

記載獨詳	內幕新聞	盡情暴露	政治秘密
------	------	------	------

● 話電 ●

● 址社 ●

三八二四三 六四九七三

號〇八五路西京南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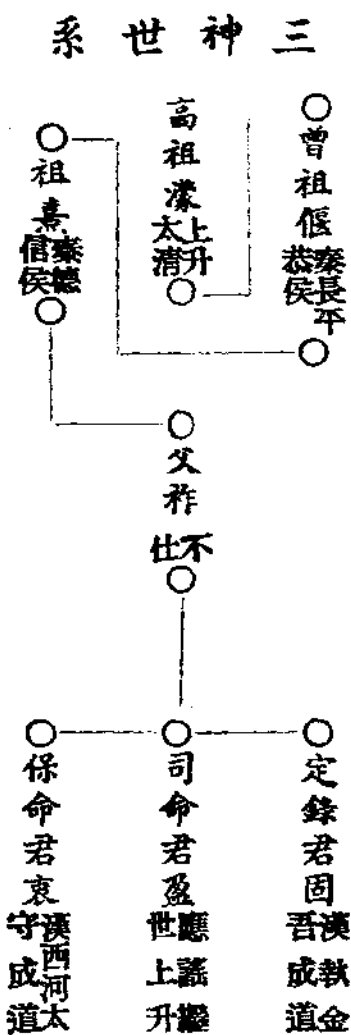
荒美的茅山

易君左

——得道本來無我分，讀書自信比人高。

一個人真能夠飛上天嗎？

茅山是道家的洞天福地，天下皆知。小時候聽人說「茅山道士」，就彷彿有道貌岸然的異人站在前面；匆匆數十年，至今才得上山一遊。爲甚麼叫茅山？因相傳在西漢時有茅氏三兄弟在此山得道，每一個人占一個峯頭，所以茅山現在有大茅峯，二茅峯，三茅峯。時代遠久，神話流傳。茅氏三兄弟既皆得道成神，所以此山也靈應出世。據茅山志所載三茅真君紀系：



茅氏兄弟就是茅盈，茅固，茅衷。看他們的家世，在秦漢間多是有官爵的，都擁有身分和地位。他們的棄官學道，與釋迦出家，是同一樣的典型思想。三茅真君紀系裏的神仙話，當然不能信，據我看來，這時正是因爲上有好焉者的秦皇，漢武，講求求仙煉丹一類的把戲，於是當時投機分子的方士真人盡擁而出。茅濛茅盈一般人不一定就是投機分子，然至少受了迷信深毒的嫌疑，像上海學徒上峨眉山求道一樣。不過，假使茅氏兄弟確是純然發揮他們自由的思想，堅定他們的信仰的立場，這種特立獨行的志節，却也令人可敬！

未上茅山·滿身道氣

我同了幾個朋友去遊茅山，未遊之先，我對於茅山已有幾個拉雜的感想：●茅山不僅是所謂三茅君得道的地方，葛洪，陶洪景，一類的所謂仙人都與該山有特殊關係；這幾個人有一部分是我佩服的，倒要去探訪他們的遺蹤。●茅山總算是江南一個名山了，他是江蘇省最高的一個山峯，而且離鎮江很近，天高氣清，何妨一遊。●近年來和尚太看多了，很想見幾個道士，幾個尼姑。茅山雖沒有尼姑，却有不少的道士，和尚有時還能碰着好的，不知道士如何？碰一碰！●住在城市裏很苦痛，到江北太荒涼，想將生活調劑一下；或許因名山美景，多添幾首詩，亦不無小補？滿懷的雜念衝着我上茅山，大有滿身道氣之概。

想起十年前的白雲

這是一個深冬時節，我由鎮句長途汽車於上午九時餘到句容。坐十一時的汽車到後白墅，步行十里到王莊。王莊是句容一重鎮。在公安分局休息片刻。我覺得這個小分局倒是幸福不淺，送他一副對聯：「分安勾漏三千衆，獨占吳山第一峯！」坐獨輪車到南鎮街。南鎮街也是一個小鎮，緊挨着茅山。也許是霧大，壓根兒全不見山影。十餘年前在崇明與會眉同坐過一次獨輪車，在海岸觀白雲，這是第二次。南鎮街離王莊不過五六里。

這一帶真荒涼，沒有田，沒有人煙，一片斜陽衰草！我們從王莊帶着幾個武裝警士，因為聽說有匪。在農教館休息，喝茶，館長和兩位女先生殷勤招待，親自烹她們隔壁的白鶴泉。到南鎮街才看見茅山。山勢蜿蜒，數峯高聳，歷歷如繪。山帶着一點胭脂色，全山雖不見一樹一木而自有她的美處，要裝上怎樣的兩個字才恰當？

山風怒號如獅虎

風刮得很大，我們本定步行上山，因民教館樂館長早將轎子預備好了，於是坐轎登峯。山高不過五里，且有石欄圍住山路，山路又係青石砌成，寬坦易走。我們先上這大茅峯，茅山絕頂在此，亦名頂宮。一個有趣的印象，即全山都是離離的茅草，大風刮得颼颼的響。茅山難道就是因為茅草生得多嗎？山頂的風更大，入夜如萬千獅虎在窗外怒號。在山頂看落日，看映在斜暉中的山脈，看美麗的江南。住在一個道院裏。重房複室，黑漆如洞，然而不冷。開始見着道士了，又秉燭到第六房去翻茅山志。

同遊的一個朋友周蔭欽（可惜他現在死了）讀了茅山志很不稱意，我因此寫了一詩：

大小峯連一片雲，易君今日訪茅君。山如微醉胭脂色，石帶輕翠翡翠痕。

六院三宮王者相，千秋萬歲妙玄門。平生最愛陶宏景，認識人間小四魂？

道士看看我寫詩，立鋪紙磨墨請我揮毫，我就將這首詩寫了送他。這個道士是俗家裝，年輕得很。回到原處吃飯，齋食而飲酒，

都有點醺醺然了。

紅燭高燒中之洞房詩意

喝了酒，免不了詩興大發，况是「紅燭高燒入洞房？」——我們的臥室黑漆如洞，故名「洞房」。我便開首說：「紅燭高燒到夜闌……」濂欽不假思索的聯道：「天風浩蕩不知寒。」他接着又吟道：「題詩有客同王播，」我向燈光望望，忽得一句是：「煨芋何人學嬾殘？」濂欽笑着說：「好！我再來一句——荒野千腔連鐵甕……」我問站在旁邊吸紙烟的劉平山：「平山！山那邊是不是金壇縣？」「正是。」平山像戲台上的口吻答覆了我；我便吟道：「長途一線貫金壇」。於是大家都拍着掌說好！夏濟雲說：「還有兩句呢？」我忽然起了感慨，也不待濂欽抽思，即忙接着道：「遙憐慈母思兒淚，酒向秋雲尚未乾！」大家又乾了一杯酒，再請立人執筆抄寫，重聯一詩：

人在吳山第一峯，雲天遙望氣如虹。世情無復畫中壁，詩興爭如飯後鐘。

欲結三茅為四友，定將萬石化千松。樽前放眼空餘子，來日高歌唱大風！

暢飲閒吟，雜談到深夜，各睡在硬綳綳的木板床上，鐵棉被中。

由觀日談到茅山的荒美

天還沒有亮，大家哄哄的鬧起來了，邀看日出。窗外風聲漸漸小，淡淡的魚肚白色顯示一個曙的來臨，紅燭的殘淚還在一滴一滴的滴着，大家的勇氣戰勝了睡魔。那年在泰山觀日，今年在茅山觀日，我倒沒有這種意思：以為在泰山觀了日，其餘就沒有觀的價值了；即便在上海的亭子間，我也願意去觀日。仍然在大風中，茅草堆旁，坐着幾個觀日的同志。日出的美景不在未出或已出的時候，而在剛出未出的一刹那。這一刹那包羅了無窮的變幻。日在這無窮變幻中創造他的新生命。再則，茅山有一種美，在半山浴着初日的時候，晨曦照着荒荒的的叢茅，風搖搖生姿，另具一種「荒美」，對了！老是想不出的對於茅山的批評，現在得着了。世界上有的是「優美」，「壯美」，「健美」，「柔美」，而從無「荒美」，有之自茅山始。

陶宏景的詩

看日出後，早粥，八時離大茅峯，向印官而行。盤旋在山腰一帶，過老虎岡。這邊的风景，我有兩句詩形容：「山勢橫如肥裸婦，天容媚似小嬌娘。」經過華陽洞等名勝，相傳是陶宏景大茅君煉丹成仙之處，滿山皆茅，所以枯燥得很，直到印宮才看見幾棵大樹

。大小道士甚多，也還有不俗的。印宮，是因為有一顆玉印，還有一塊水晶硯，一顆定心符印，是茅山山寶。我們看了一回，也就是那麼一回事。道士請我寫對子，我援筆立書，學學道家的口氣：「人天至善無無境，靈樞虛形有功。」印功正在大修正殿，橫匾大書「無無境」三字，故我採用爲上聯；下聯是引用陶宏景的詩。陶宏景的詩——華陽石頌十五首，第二首是：「宅無乃生有，在有則還空，靈樞不待匠，虛形自成功。」最有名的是他的答詔問那首詩：「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平山說：「茅山有這一首詩，甚麼詩都可以不作了！試問還有能勝過它的嗎？」印宮的氣魄雄厚，殿宇巍峨，可以想像全盛時代的富麗華貴；現在有許多地方是火後劫灰，據道士說：還是洪楊時候燬的。

紅樹青山白雲觀

經過二茅峯，三茅峯，沒有上山頂去，因爲兩峯山頂只有幾棟舊廟，一根樹沒有，連茅草都不多；我們漸漸下山到一處的山巒，然紅葉滿谷，白雲滿山，隱隱約約露出一座古廟，那就是白雲觀了。想不到一片叢茅中竟有如許青松黃葉。遊山至此，才感到詩的真味，便在這秋林中徘徊，不願進去。一株絕大的樹，叫做龍樹，因其形像一條龍，張牙舞爪，金甲輝煌，一枝突出就有幾丈遠。深山古木，亦許是精靈變成？樂館長已在白雲觀囑付道人備好午餐，實則一點白菜豆腐而已。飯後，行十七里，繞三茅峯而至乾元觀。這一帶荒涼已極，爲土匪出沒之所，時聞槍聲。叢茅最深，匪類躲藏最便，常日人跡所不到之處，這次我們帶有兵警，所以不要緊了。袁甲長對我們說保衛團有一次在這裏與金壇的保衛團發生誤會，彼此皆以爲是土匪，竟至開槍，幸未傷人。我們從茅草尖的虛隙中，可以遠遠的望見村落，那就是金壇縣所屬的地方。離開白雲觀時也寫了一副對子，送給道士：「最好題詩是紅葉，不堪持贈唯白雲。」只有白雲觀山凹裏樹木很多，十多里荒漠草山一直連接到乾元觀。

乾元覺裏試鬼神

乾元觀的樹林比白雲觀更多，好像天地鍾靈，要使三茅山童山濯濯而單點白雲乾元兩觀密葉繁枝。假使前面是一片湖，乾元觀的風景比蘇州的聖因寺還美。穿林上山，披茅覓徑，人頭矮於草尖，樹葉大如手掌。乾元觀乃山中宰相陶宏景棲息之所，規模宏大。有辛夷館，是陶先生當年所居，合抱辛夷一株，僅存樹皮，花極繁茂。適有一扶乩沙盤，滌飲要試驗到底有無鬼神？焚香燃表，大家要我寫一個上告，先請陶宏景：「空階零落好辛夷，衰草斜陽瑟瑟時，上奏山中賢宰相，周生今日乞題詩。」陶先生並不見前來。又由我再請並請代邀葛洪葛稚川先生：「一瓣心香禱告虔，周生再度拜壇前，真人若果無詩興，應請邀來葛稚仙。」糟糕！葛洪也不來。大家笑起來了。又要請求我改請山靈：「頃據天宮急報來，二仙道駕赴雲臺。諸君定欲尋消息，爲告山靈快到哉！」山靈也不來。

將几盤一推，說是不受禮舉。老道士——在所見諸道士中以他儀表非凡有點道氣——來了，微笑着說：「他們幾位（指陶葛等）都不輕易來的，最喜歡降壇的是呂祖。」由滌欽平山扶乩，我試默問：「我的夫人幾時回鎮江？」那沙盤裏寫一首詩：「瀟瀟西風向玉街，梧桐落盡桂花開；美人欲寄相思字，雲冷湘江雁未來！」我不禁的說：「好詩！是你們那一個做的？」大家哄然笑起來了，連老道士小道士也笑了。細拆此詩，我的夫人當於九日十日之間回來，而且下午兩三點鐘必到——何以故？因雁字分開，係「人在九佳十灰之間，」未來者，未時來也。

半夜三更的人影

與呂洞賓撒手後，便坐轎直達南鎮街，天已黃昏。難得樂館長一番盛意，從鎮江帶回到荒村中的魚皮酒席擺上桌了，任烹調周旋之任的是農教館的同事，兩位女先生。她們都能喝酒，這一席真喝了不少的酒。在一個烏風慘慘的黑夜，我們上印宮去宿。這種境界不容易獲得。十年來僅一次在廬山萬山窮谷裏舉燈夜行，人影大如鬼魅，今夜又復如此。我有夜宿茅山詩兩首：

孤燈黑夜入茅山，中酒迎風撲面寒。野犬不知嘉客過，吠聲一路上雲端。

三里荒茅與膝齊，不分遠近與高低。歌聲人影燈光裏，似策跛驢跨險溪。

仍然是狂風。我在燈光下替兩位女先生及道士諸君大寫其對聯，雜談之後各就寢。半夜忽見一人影閃入，初甚驚，細視乃滌欽，正就燈光疾書，若綴詩者；我起來一看，可不是寫詩嗎？而且寫的正是抒情詞呢。我笑對滌欽吟道：「周郎未免太情癡，不盡纏綿展轉思。夜半山風如鬼嘯，挑燈來寫斷腸詞。」促他去睡，仍復睡下，一夢朦朧，不容我們到天明，因決定要趕第一班汽車上午回鎮江。下了決心，便天不怕，地不怕，烏風黑浪裏一路狂嘯下去。

鷄聲破曉·馬上吟詩

摸到南天街天還沒有大亮，只得假農教館小坐，把一位張先生從夢裏驚醒起來替我們燒洗臉水，烹茶。僱了幾輛轎。預定帶回的一隻樟子也來不及了。

曉發南鎮街

嗚嗚霜鷄破曉催，黃蘆烏白共徘徊。微醺小寐中茅嶺，一笑忽離南鎮街。冷院防妖懸玉印，荒村勸酒謝金釵。浮生到處皆如夢，拔爾山靈又一回。

行在路上，漸漸天曙。過康母墓——康有為氏的母親葬在這茅山的積金峯下，——上去望望。破曉的晨光真清明，尤其是在這樣一個淡霜薄霧籠罩的秋郊。滌欽騎在小馬上高吟道：「殘月一灣魚肚白，疎星數點馬頭紅。」我坐在轎上回頭贊道：「好詩！可惜疎星不紅，替你改一燈字。譬字換鈎字。」滌欽在馬上得意的笑，更高吟着：「殘月一鈎魚肚白，疎燈數點馬頭紅。」這兩句詩真不亞於「鷄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啊。回頭望茅山的影子，今早看得清楚了。作詩一首：

別三茅

一連兩日訪三茅，縱酒狂歌意興豪。得道本來無我分，讀書自信此人高。
能兼生死奇男墓，要辨忠邪烈女刀。寄語陶君勤愛護，白雲終古道家袍。

第三聯是指兩件古蹟：當我們從乾元觀回來，經過一個含有幽默味兒的「活死人墓」，是一位隱於茅山的高士，皇帝屢詔不起，於是罵他是「活死人」，他死後葬於此；另一處為剖心池，一女道士被謗，曾剖心自明死於此。還有一處石橋，叫做仙人橋。於今，同遊的人們散的散了，死的死了，留下我這一個「紅塵中的道士」苟活在人間。

久華染織廠

自織自染

各種布疋

地址：山東中路二

電話：九六一九四
二七弄廿號

碧聲吟館曲話

道景深

胡山源兄曾向我說起，他在「增補曲苑」以外，曾經輯了不少種的曲話，世界書局已經排好，正要出版，不料八一三一場大火，戰神馬爾斯把這些稿子都帶走了。我每想起這件事，就深為惋惜。不知他所輯錄的與任訥「新曲苑」有無重複，想來其中總有一些珍貴的材料。

前些時買到許善長的一部「碧聲吟館叢書」，除去他的六種戲曲「瘞雲巖」「風雲會」「靈巖石」「神山引」「胭脂獄」「茯苓仙」以外，還意外地得到一部許善長自己的筆記「談塵」，共四冊。還有一本趙慶熹的散曲集「香銷酒醒詞」，已另有散曲叢刊本和單行本，並不值得注意。

我很高興，能夠看到「談塵」。因為我向來有一個習氣，研究一個人的作品，每每喜歡把他的別種作品也找來看，藉以增加了解。也每每因此而得到意外的收穫。但談塵並不能使我多得到些什麼，除掉作者的傳記材料以外。我們不能從這書裏找到作者對於曲學的見解。雖然我們可以從談塵裏輯出有關曲的部分，成為「碧聲吟館曲話」，却並不是一部精采的曲話。傳記材料倒不少，我想根據這些材料另寫一篇簡略的「許善長年譜」。此處且隨便談談他的談曲部分。

他在「春秋景物倒置」裏談起高濂玉簪記琴挑首曲懶畫

眉悉詠秋景，末句忽然來一個「閒步芳塵數落紅」，變成晚春。這是讀曲細心之處；即使我們強辯，說那落下來的是楓葉，又將怎樣解釋「芳塵」二字呢？

接着他談「伶人薙鬚」，「四喜部有馬老旦者，還鄉久矣，忽來都門。同業者如獲至寶，先以三百緡令割鬚，復議包銀若干。時已六旬以外，每一掀簾，鬚堂喝采。」崑曲重藝不重色，於此可見。不僅老旦，據「揚州畫舫錄」所載，陳雲九年已九旬，還演小生呢！

「歌伶楹帖」談到蝶雲，蕊仙，雪卿，蘭初，玉如，葵秋，倚雲這些名字。

「賈御史奏疏」所彈劾的是同治年間「太監演戲，將倉存進貢緞匹，裁作戲衣，每演一日，賞費幾至千金。」

「香銷酒醒集」錄了幾首散曲，「趙笛樓」寫慶熹的從弟慶熹能够吹笛，詩詞也寫得好。以上是卷一。

「歌伶軼事」談：「歌伶梅巧林者，字慧仙，有肥環之稱，梳裹登場，富豔奪目，與溫某交最深。聞溫死，擬撫棺一慟，而溫弟味秋（忠翰）壬戌探花，素方古，憚其阻撓，未敢遽往，倩介夫為之先容。介夫請再三，味秋始領之，云：「來祭則可，我不能見。」介夫曰：「是無庸。我為款洽可

也。至日，慧仙至，一身縞素，未至靈前，痛哭而入，悲動左右。味秋在內聞之，不覺悲從中來，亦痛哭而出。相對汎汎，半晌收淚，各相慰藉而別。」緊接着下一節便是介紹黃燮清的「拙宜園樂府」，錄帝女花觴敘，桃谿雪弔烈曲文各一齣。再下便介紹同人的「倚晴樓詩集」。又，「舞腰」敘「四喜部優伶往往有腰圍綿軟，周遭四折，甚至以首納入袴下，奇變百出。」未記人名，殊不重要。以上是卷二。

卷三僅「陳妙常詞」一條：「玉簪記傳奇詩一齣中有松舍青燈閃閃云云，詞句甚俚。不知陳妙常本能詞，見於宋閨媛詞略云：潘法成妻陳妙常酬張于湖太平時一闕：「清淨堂前不掩簾，景憐然。閒花野花漫連天，莫相牽。獨坐洞房誰是伴？一爐煙。閒來窗下理琴絃，小神仙。」確是女尼口吻。偷詩前尚有琴挑一齣，或即因此詞而附會也。」許善長未見玉簪記全書，不知其中尚有「手談」一齣，即敘張于湖事，這首八句的太平時，也收在這齣內，陳妙常念首四句，只是前段中，莫相牽改莫狂言。張于湖念第五句。陳妙常又念末三句，字句相同。

卷四「摩孩羅」條，敘述考證過簡。「覺軒戲作」記董沛觀劇於集秀部，贈桂伶八絕句。註中提起辛未榜首秋芬。又記董沛贈榮慶部韓雙喜二百八十字。「芝龕記」條無甚發明。「戲台聯」尚有趣。

「演桃花扇」頗值得重視。南洪北孔齊名，但洪昇比較幸運，他的長生殿幾乎有一半齣數膾炙人口，孔尚任的桃花

扇唱者却甚少，又只有「訪翠」「寄扇」「題畫」這三齣有譜（吳梅譜「哭主」「沉江」是後來的事），這一小段文字中告訴我們：道光乙未丙申間，王蕊仙演寄扇，咸豐壬子朱蓮芬再演此，同治丙寅，陳蘭仙又演此，蓮芬在道光十三年寫贈給許善長一把扇面，也寫的是「寄扇」的曲文。

「翠琴輓聯」則是演劇史的重要史料，於此可以窺見當時伶人所過的非人生活。「法嬰秘笈」，「名伶小錄」傳誦一時，雖文人戲筆，而書法精妙，置之案頭，亦文房雅製也。京師積習使然，入其中者幾不自持。余庚戌入都，正當過密之際，於福興居遇有翠琴者，號釋雲，蘇州人，眉目靈秀，年十三四，如奇花初胎，見之令人生歡喜心，余於是秋出都，聞王子癸丑間，翠琴之名大噪。殆余丁巳入都，則已曇花影滅矣。翠琴生於二月十一日，其歿也在三月之杪。有人撰輓聯云：「生在百花先，萬紫千紅齊俯首。春歸三月暮，人間天上總銷魂。」不即不離，吐屬敏妙。或曰：「爲嘉興陸眉生侍御（秉樞）手筆。」庚戌是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丁巳是咸豐七年（一八五七），只是短短的八年工夫，翠琴就去世了。此中人幾乎每十年就換一批，過十年來看，全都不認得了，又有了新的犧牲者，而前一批的人早已日以繼夜地折磨死了！這就是當時所謂相公的悲慘生活。

「五萬春花」敘龔鼎孳與橫波夫人以及戲台對聯。

全書十八條，以關於演劇史的爲最多，而且也比較值得注意。



淒風苦雨話宜昌

謝冰瑩

提着一盞燈籠，踏着異常泥濘的道路，好不容易找到了武漢日報，本來我是想進城內看看的，無奈到處都是一片黑暗，辨不出東西南北，路又不好走，而時間已到了十一點，只好先去訪問了報館再說。

在一座空洞洞的三層樓上，我見到了武漢日報的社長張昭麟先生和總編輯杜俊華先生，對於我這晚間的來客，起初表示驚訝，漸漸地把話匣子打開，我們便像久別重逢的老朋友那麼談吐自然，而且越談話越多，越有興越，要不是我顧念到他們還要編報，說不定我們會一直談到天亮。

首先我向他們這羣在瓦礫堆中為文化工作奮鬥的戰士致敬，然後再開始詢問關於敵軍退出宜昌的種種情形。

「我是隨着隊伍於九月一日進城的，那時全宜昌城裏的老百姓，只有六千五百餘人，他們不等我們的隊伍來到就每家預備好了國旗，一號那天滿街飄蕩着青天白

日滿地紅的旗幟，老百姓那種放鞭炮，狂呼口號，鼓掌跳躍熱烈慶祝的情形，為生平所未見。」

「最使人感動得要流淚的，是當我們在街上走着的時候，小學生一見到我們就立正行禮。」

張社長連忙打斷了杜先生的話說：「還有一件，也是最令人感動的事：杜先生繼續着說。」

「我們經過三三斗坪時，因為肚子餓了，就向一位老百姓買了兩碗蛋炒飯，臨走時，給了他五百元，他堅決地不要，並走得很真誠地說：

「作家們替我們趕走了敵人，吃碗飯算什麼？絕對不能收錢，這是我們應該慰勞作家們的。」老百姓太可愛了，過去他對我們的隊伍沒有這樣好的感情，如今他經驗到了敵人的殘暴，受盡了敵人給與他的一切苦痛，一旦從鐵蹄下得到解放，所

以特別感到自己的隊伍是可愛的，應該尊敬的。」

接着我問起敵人退出時的情形，張社長搖了搖頭說：

「敵人的心永遠是很毒的，自從知道他們的國家要無條件投降後，便將他們所有的米倒在長江裏，最後他們把所有不能帶走的食糧，和其他許多的軍用品通通在西壩焚燬，他的用意是絕對不留一點給我們來享受。他們是七號退出宜昌的，秩序很好，一點也不敢亂來，自己知道大勢已去，所以盡量拉攏我們的老百姓，希望不要傷害他們。」

「那麼濱江路這一帶將近三里長的舖面，完全沒有了，是敵人臨退去時焚燬的呢？還是很早便摧燬了的呢？」我問張社長。

「這一帶，他們劃為軍事區，凡是日本的部隊都住在這裏，不許他們進城，房

子都是以前焚燬的，提到房子，在宜昌的目前成了最嚴重的問題，在古時描寫劫後的情景說是十室九空，現在呢，宜昌的房屋被燬得只剩百分之四五了，除了有幾處住着他們的最高軍事長官的房子沒有破壞而外，其餘絕對找不出一所完整的房子（其實就連周總司令和區副總司令住的房子也是不完整的，有的沒有玻璃，有的沒有紗窗。——作者註）現在民衆陸陸續續地回來了，他們都在露宿，不但沒有力量立刻蓋所房子，就是搭一個草棚也沒有地方尋找木料，所以我們希望政府委託四行趕快來宜昌大量建築房屋，如果不假借政府的力量，要希望民衆自己想法，恐怕再經過十年也不會繁榮的。」

聽了張社長的話，立刻在我的眼前放映着方才沿途所看到的一切淒慘的景象，他們背着一些破爛的行李歸來，在一片瓦礫或者一叢亂草堆中，他們放下了行李，望着這一塊祖宗留下來的土地，曾經在這裏生育過多少兒孫，艱辛地創造起他們的家業的，而今呢？好像做了一場大夢醒來，一切都完了！房屋成了一片焦土，財產化爲烏有，他們怎能不痛心呢？

「真的，在目前，宜昌房屋成了最要緊的問題，民衆不能長久露宿，尤其氣候已至深秋，在茅棚裏我看到到處都有病人，再不解決住的問題，前途真不堪設想。」

「其次是農具問題」也非常嚴重。張社長繼續着說：「民衆回來了，對着一片荒蕪的田園，他們用什麼去耕種呢？敵人在這裏的時候曾經把所有的鐵器都搜括一空，他們無法找到犁耙，只有眼望着荒土嗟嘆。我們的意思，這時正需要發動冬耕運動，最好政府能貸款給他們購置，或者暫時把從敵人那裏接收過來的工兵用具當中借一部份給民衆應用，也未嘗不可以；最後，還有一個問題，也是刻不容緩的，民謂大亂之後，必有大疫，現在宜昌城的所衆一天天加多，目前已到了兩萬多的數目，因為沒有什麼衛生設備，所以病人也一天天多起來。衛生署雖然派有醫療隊在這裏，但是藥品和紗布棉花都很缺乏，一般民衆都希望政府派大批醫務工作人員來宜設立醫院，組織流動醫療隊，解決病的問題。」

張社長一口氣說到這裏，時間輕輕地溜過了一個多鐘頭，在黯淡的菜油燈下，

映着他的臉色堅毅而沉着，接着他告訴我奎星樓已經倒塌了，報館還是以前的舊址，日人曾在這裏設立了一個日華俱樂部，裏面有白面館，也有一部份營妓。把房子弄得烏七八糟，連門窗都燒掉了，現在正在修理。

「沒有逃走的民衆，大概都染上了鴉片烟的嗜好吧？」

由白面館我突然想起我們可憐的老百姓來。

「當然，至少有三分之二以上是被毒化了了的，日本人強迫老百姓吸鴉片，吸白面，他們不敢不吸。」

杜先生回答着，排字房來催稿子了，我只站起來告辭。

歸途中，見到的景象更慘了！因為下雨的關係，許多露宿在路邊的人都瑟縮地坐在一堆，圍着棉被，有些病了的發出一聲聲淒慘的嘆息聲，有的仰望着天空像在祈禱什麼，我了解他們內心的苦悶和憤恨，但我不知要怎樣慰問他們，有時我站在他們的門口停了一下不掉轉頭來向前走，因為我的眼裏已盛滿了淚水，我的喉間已哽咽得不能成聲……



北京城的最後一章

劉以鬯·文
董天野·圖

袁世凱戴着冕旒，身穿山龍火藻服章，坐在大典籌備處以四十萬定造的寶座上，兀自歇斯底里地猥笑起來。那是一串鏗而且野的聲音，鬚髯頑皮的貓在深夜裏撞碎了幾隻瓷瓶似的。半個時辰以前，他曾經因為唐繼堯成立都督府的通電，發過一陣脾氣，此刻，蹇地站了起來，痾着背，把右手往檀木椅上一按，然後讓他的手指在嵌着鑽石的五爪龍身上，有意無意地擊出一番頗有節奏的音響來。楊度梁士詒他們已被叱退，祇有兩個于夫人差來的嬪女，還是像往日一樣，端了一碗「地榆根煎古玉」；一碗「豕腹燻金葉」，賽如兩支宮燭般的跪在面前。第三次更梆已經響過，建極殿的宮燈，將它底黃黓黓的光芒射在袁世凱粗糙而又略帶一點腫腫的臉上。乍看起來：好比戲班子裏的優伶才抹了第一層的油彩。他的嘴緊摺着，兩撇草廉鬚，正因為他的心悸病的復發，開始微微抖動。這時候，一個公府的執役踉蹌地趕來，說得一口流利的北京土話，報告念佛堂終於建醮的事。——關於這一點，袁世凱曾經幾次三番的向于夫人表示過反對，認為召集喇嘛用佛法咒促唐繼堯的死期是最愚蠢不過的。袁世凱於焉憤恚地跨出殿來，他是那樣地怨對

那樣地急遽；甚至把克定親手端來的「牝鷄煨參汁」也潑翻在游廊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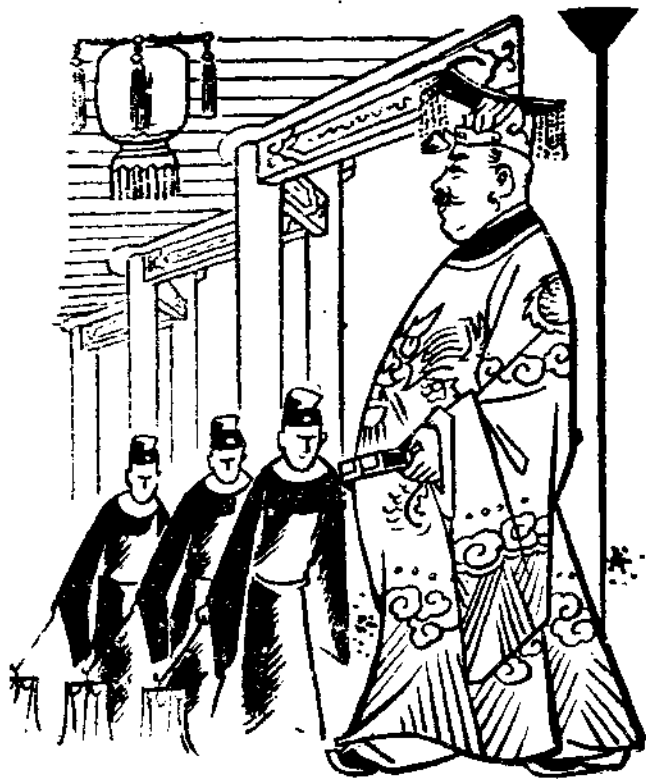
2

袁世凱走路向來有點蹣跚手蹣脚，據一般人的意思；是因為年青時多吃鱈魚的緣故，其實倒是與那一次墜馬有關。現在他的步子搬得非常零亂，一如他的心緒。他不得不跚佇下來以換取一個喘息的機會；他屹立着，讓峻峭的蒙古風砂颯着平天冠的珠子。北京城的爆竹聲已經跟蹤着夜之更深而漸次稀落。所謂洪憲元年的元旦在一連串不自然的人事上溜跑了，留下想登極而未能登極的「皇帝」。孤零零地，徜徉在內疚的回憶裏。遠在小站練兵的時候，袁世凱早已存下這份心思。以後的出賣光緒，串通小得張，使段祺瑞要挾隆裕，利用民黨以恫嚇孤兒寡婦；在在都表示着他的「雄圖」。如今祇因為西南方面的這一點點反響，竟爾使他的大典延期；使他趑趄在承運殿的門口。豈不是一件太意外的事情。為此他直覺地感到身上的那襲龍袍，難免不帶一點挖苦的意思了。晝間，當他接見黎副總統的時候，他曾經有過那樣可笑的窘態，使得張老頭子為着他的總統禮服捧着肚皮笑將出去。

說起來真個反對帝制的倒也不多；前天不是連八大衙門的婊子們都由小阿鳳領着勸進過了。除了四弟述之在琉璃廠刊印家書；發了一陣孩子氣以外，其餘的能有幾個不爲了錢在打算呢？那個湖南佬可不就向湯壽潛要了二十萬。袁世凱自言自

語地說：「二十萬，實我三個字，代價不可謂不鉅，假如個個如此，我就搜羅全國，也不敷他們的要求啊。話又得說回來了，雖然二十萬；但他可把中華民國也都簽押給我了。以二十萬落一個子孫萬世之業，也算不得貴；再說錢又何嘗是我的私囊裏拿出的，還不是他們老百姓的。」想到這裏，他意識到中國老百姓的愚蠢，竟爾像聰明人讓呆笨的上了他的當似的得意起來。他開始譏笑了，強烈地譏笑了。他還對那面在風砂裏如同蝴蝶翼子一般飄蕩着的洪憲旗幟楞

了一面。（那是一面嶄新的十之七八出自袁世凱心裁的旗幟；長方形的，由一個紅十字，作四幅，左上角是黃色，下角藍色；右上角黑色，下角白色，面長與面闊恰好成七與五的比例。）袁世凱繼爾從這面旗幟上聯想到那個三歲皇帝：「最沒有頭腦的要算湖南袁治平與四川宋育仁了，小溥儀這小子竟還叫他幹，那麼辛亥年我也不白操心。」他拈了拈草蓆，又獨



語道：「但又有什麼人真心擁護帝制的呢？劉師培楊度嚴復這些偽君子固然不必說；即是撰作「君主與共和的利弊」的總統府顧問古德諾先生又何嘗不是湊湊熱鬧的。既然帝制好，那末美利堅自開國以來爲何就沒有有一位真命天子；美國既然沒有皇帝的種；我袁世凱又何嘗有過呢？」說着，那位梳着流行的橫愛司頭的高麗姨太太花子給袁世凱送上上海的亞細亞報來了；乘

便還向他報告了幾句關於教育總長湯化龍辭職離京以後的消息。袁世凱聽了，便憤恚地吐了一口唾沫，還不經意地罵了三句「標掌的」。這位被喚作花子的女人，本是朝鮮花煙巷的婊子，乖靈而又善於阿諛，見是袁世凱惱怒了，立即借娘娘們邀伊門撲克爲口述，辭退而去。伊在臨走的時候，還第一次跪在地上嬌聲噴氣地道過一聲萬歲爺。

4

已是子夜時分。全北京城的每一角落裏隨時還有九龍和月砲飛舞起來。內廷大和殿的（曾經由內務總長朱啓鈴主張漆了一層朱紅的）玻璃瓦上，就不時反映出一片乍明乍闇的光芒，燦爛地照耀在黝穹裏。偉大的故宮，經過一番修飾之後，如像一個給客人們瞧得非常靚麗而始終緊捂着嘴唇的新嫁娘一般，又靜穆，又端莊，又逗人喜愛。而在這靜穆的，端莊的，逗人

喜愛的故宮裏，袁世凱的心是被愧疚在拷問着了。梁啓超的「吳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所給予他的不安是最大的。但最後他又像往日一樣用天意來證明帝制的可靠了。他開始從冬至祭祖時盤踞在神龕裏的赤龍，想到新華宮（即前總統府）李淳風手書的碑碣；從碑碣想到了那次炸彈案；從炸彈案竟又聯想到了帝制。他因此俯下身來，用兩枚手指將真金織的龍袍一擦，歡忻地，蹣跚起近乎跳躍的步子。把燈的禁衛軍隨即將他引進了太和殿。

5

當禁衛軍把格子窗搖上的時候，這萬王登基的中國古殿，立刻像一個貪睡的傭僕被他底主人從甜夢中推醒過來一般，驚惶得不知所措。幾盞輝煌眩目的宮燈把四圍黃緞繡龍的殿簾，映得如火如荼；連那些舊式的，用土紙糊裱的門窗，都已由辦事員長改用西式，鑲嵌玻璃了。幾條大柱上的雕龍未必一定如傳說所稱睜開眼睛來了；但至少也是神氣活現的。袁世凱懷着一種僥倖的心理坐在那黃緞墊披的御座上，十分舒泰地，讓一堵龍屏點綴在背後。兩尊金釋迦佛陪襯在兩旁，一隻銅製的三脚鼎彝則供在面前。大半的鋪陳都已恢復了清代的原制；甚至連品級山也已經從西龍門的石庫里移回應用了。

6

第四次的更梆在後宮中突然敲破了沉寂。但敲破袁世凱的遐想的，却是那位草擬「共和政體不適用於今茲時代之命令」

的阮忠樞。這是一個留着很多鬚髯的，瘦小而受不起驚嚇的讀書人。當他進來的時候，他是那樣的惶遽，甚至連說話都必須要屏氣喘息。他的長長的，永遠藏滿着醜態的指甲間，還抖巍巍地夾有幾紙電報。據說劉顯世在二十七日宣佈獨立後，任戴戡為第一軍右翼總司令，已經由貴陽出發，取道遵義，突入四川了。起先，或多或少，袁世凱還有點慌張的樣子；過後他忽然大聲詈罵起來，罵阮鬚子不該放棄了睡覺來報告這些個小事。依他的意思；唐，任，蔡，李不過是幾個邊陲僻鄉的愚蠢人物，是缺少了常識的。各省各市的勸進書以及一千九百九十三年國民代表的決議不能不算是一種民意的表示（？）再說曹錕的第三師；張敬堯的第七師都已分別從岳州和京漢路出發了。阮思樞究竟是個讀書人；究竟（如袁世凱所說；）因為多讀了些書本變得不懂世故了。後者也因此意識到自己的或者是可笑的舉動，遂以更可笑的姿態退了回去。太和殿的正門經他一開，立即有一股清晨的空氣侵襲進來，袁世凱以一個疲憊的身體而吸到這新鮮的空氣，不由得縱起身子，跨着迂闊的步伐，走向三層四十一級的白石基上。他開始眺望着前面的承運門以及剛經修飾過的宏儀閣與體仁閣。

7

段娘娘（芝貴換取右翼軍提調的禮物）帶着兩個嬪女婀娜婀娜地走來了，以一牛阿諛一半畏葸的口吻催促袁世凱去就寢。袁世凱正在把玩那些銅龍銅鶴，僅僅對她略帶幾分憎意地瞪了一眼。女人們對於袁世凱向來是不敢多嘴的，尤其透露不得

違背的意思，每天晚上；當伊們從禁衛軍手裏接過寫着自己芳名的竹籐的時候，即使有了感冒的，也必須要塗脂抹粉，穿着最濃艷的，或者是袁世凱最歡喜的服飾去上房侍寢。袁世凱對於妻妾們以及傭僕們的毒辣的手段是著名的。五妾紅紅的慘死，使每一個公府裏的底下人不敢隨時或者忘記一刻的。段娘娘見袁世凱既然不理自己，也就道了聲萬歲爺走了。而袁世凱也的確已經感到疲倦，不禁提手背來掩蓋自己的嘴吧，打了一個呵欠；還伸了一個懶腰。

8

在一道通達寢殿的廊廡裏，因為脚疾的關係，袁世凱曾經有過一回休息的時間；在一盞劈劈撲撲噴着燈芯的宮燈下，他看見了梁士詒送的一幅紅底黑字的賀表：

堂堂古國開基大奉天竺之光

浩浩皇恩致承夏禹周文之上

對於這位富裕的，用皮裘裹着牆壁以抵禦北京的寒流的紳士底賀表，袁世凱感到的，似乎不是安慰；倒是它底過分阿諛的措辭所引起的難堪。人們很少知道袁世凱爲着帝制也會經責備過自己的。在這種場合裏，他就會暫時忘記了他的（坐着北京第一輛西洋玻璃車的）兒子，而開始埋怨着，觀望着；繼而像一個江湖大盜在臨刑前夕的反省着。他因此想起了昨夜的夢：在那個蹊蹺的夢裏，慈禧與隆裕用最嚴峻的話語叱罵了他，說他不該用奸詐的手段來奪取孤兒寡婦的天下。袁世凱不服，硬說這是民意，結果僅僅爲了這麼簡單的一句，却遭受了最大

的侮辱——鞭撻。接着他醒來了，疲乏得如像一隻落下水塘的狗。他的手，以一個偶然的機會，接觸到一疊從豐澤園臨時軍務處送來的電報。楊度，克定，阮鬚子，梁士詒以及幾個禁衛軍已經高低不齊地，站在床邊沿，每一隻緊繃着的臉膛上，都畫滿了辛勞的皺紋。「難道我又病了嗎」？袁世凱問着自己。然後揀起電報來一紙復一紙地瀏覽着：

「滇軍取道昭通偷窺敘州。」

「瀘州告急。」

「張子貞劉祖武通電拒絕所任雲南軍務及巡按使。」

「四川師長劉存厚通電擁護起義。」

袁世凱不會將這一疊不順利的消息讀完，就猛的蹶了起來，讓他的底下受到一次意外的驚嚇。他隨手將那一堆電報往背後一丟：它們便像秋日的落葉一般散了一地。可是大內總指揮處的辦事員還是絡繹不絕地把消息遞進來，那紙關於廣西將軍陸榮廷響應起義的電訊，曾經使袁世凱憤怒到把飯碗都摔在地上的地步。

9

良知上的譴責所給予袁世凱的刺激有更甚於西南方面的一「叛變」。他開始變得那樣沉默，那樣頹唐，幾乎令人難於置信這位連正視現實的膽量都沒有的人，就是操縱着四萬五千萬中國老百姓的命運的袁世凱。一日來，他不會說過一句使人高興的話語；也不會透露過半絲笑意（除了那幾聲因憤怒而發出的笑以外）。縱然熱鬧的戲劇還是一齣齣地在他面前搬演：洪憲

總預算的被提到參政院去公佈；教育部提出修改書籍俸與國體相宜案；交通部提出印行開國紀念郵票案……但是袁世凱因此興奮了沒有？沒有。相反地，他爲這些帶點滑稽性的進展憂慮着，憂慮帝制的不真實；憂慮自己將成六君子的傀儡。尤其是在丁字街的炸彈案發生之後，袁世凱便知道自己總有被中國老百姓打倒的一天。他深信祇有偉大的孫逸仙先生纔是真正的國民領袖，而唯有勞苦的孫逸仙先生纔能獲得人民的擁戴。如今孫先生雖然國外去了，但是中國的人民大眾却還是忘不了他們以往所受到的痛苦。北京城裏有的是民黨的鬥士，隨時都能夠使他重演到英使館去避難的喜劇，而再度遭受到英國公使朱爾典的擄掠。袁世凱終於喟嘆了。

10

回到寢殿的時候，袁世凱便像一座傾圮的房屋一般塌倒在床上。他本能地閉着眼睛讓已紋窗的修長的影子壓了他一身。

11

兩支錫燭台上，燃着金字底的祝福燭，強烈的膾味就發散在四週。整個寢殿的陳設，全部反映在袁世凱的價值六十萬元的御寶上。這五顆金色御寶掛在他的胸前已經整整有一天了，灰塵和指紋是有的；但屋角的長几以及架在長几上的盆景，還能相當清晰地印在寶面上。一幅明太祖的畫像，被取了出來掛在面對床頭的那方棗紅色的宮牆上。這位古中國皇帝的臉相爲祝福燭的光芒映得有點灰塵了。已紋窗底下，安置着一隻半

中半西的寫字台，一大疊拆閱過的信札或公文，雜亂地舖在上。檀木椅爲黃緞包裹着，兩隻龍墊非常適合地放在凳上。空氣沉寂得和牢獄門口一般，祇有那幾塊用透明的外國紗製的窗簾巾在微風中飄起落下。……

12

僅僅做了半個噩夢，就被夢中可畏的遭遇所驚醒。他覺得異常疲憊，他的眼皮，重甸甸地不容易張開來。最初，出現在他面前的是漆黑一團；繼而又像一盞舊式的煤氣燈似的，漸次明亮了。那是一個五官十分端正的軍官，戎裝打扮，威武地坐在他的檀木椅上。他不禁詫異起來，因詫異而感到畏懼。

他問：「誰？」

「我。」那人用沉重的語調答稱。

「你是誰？」

「第六鎮統制。」

袁世凱思索了一回，開始向他仔細打量一下。然後略帶一點驚愕的語氣，獨白道：「吳祿貞。」

「但他已經死去了，」袁世凱驀然歇斯底里地吼起來。他顯然已經記起。那一件不名譽的事情：他曾經指使過馬龍標，在正太車站石家莊行營將吳祿貞暗殺了的。

所以他又說：「你爲什麼要勾結山西軍？」

「要阻拒你在武昌的獸行。」

袁世凱不願意同他爭辯已經過去了的事情，他說：「反正你是已經死了。」

「死！」那人忽然站了起來，說道：「不過是我的肉體。」

「肉體？」

「我的靈魂却没有死。」

「恕我不懂。」

「告訴你，那人用手指點點袁世凱的鼻尖；我是一個死了肉體的人，而你却是一個死了靈魂的人。」

「胡說！」

「可不是嗎？你做了一個中國人，却並不愛中國。」

袁世凱大聲反抗道：「我幫助過中國老百姓從遼清手裏奪回他們的祖國的。」

「但是，」那人說：「你又想從中國老百姓手裏奪取他們的祖國了。」

「你是指這一次更變國體的事？」

「還有比這更罪惡的嗎？」

「那是，」袁世凱說：「人民的意志。」

「那不是人民的意志。」

「你有證據？」

「中國老百姓將起來反抗你的，可恥的行爲。」

「但是他們沒有武力。」袁世凱說。

那人說：「他們有的是四萬五千萬顆愛國的心。」

「心？」

袁世凱竟爾大聲地癡笑起來，鬚髯有幾撮苦痛的火焰在他的內心熾灼着似的。兩個禁衛軍惶遽地進來了，袁世凱就暴躁地問：「楊度在那裏？他們都到那裏去了？」

13

半小時以後，楊度梁士詒阮忠樞段芝貴一批人都陸續地到

上房來請安了。

袁世凱用着瘡癩的聲調問：「唐繼堯究竟有多少兵力？」

楊度隨即陪着始終是那樣阿諛的笑臉嘖嘖地報告道：「滇軍原有軍隊兩師一旅，另有警備隊四十營，滇人當兵而退伍者不少四五萬人。所謂軍政府成立後，便開始增招士兵，今已合成七個師，分爲兩軍，蔡鏘爲第一軍軍長，李烈鈞爲第二軍軍長。」

「不過如此而已。」袁世凱問。

「不過如此而已。」

「那麼，」他說：「即刻飭第八師師長李長泰由京出發，並令川省當局扼守叙州；湘軍進軍貴陽。」

「是。」

「回來！」袁世凱又吩咐道：「此外令桂賴皖鄂蘇浙等省，準備軍實，候令出發。」



「是」。楊度正轉身預備到臨時軍務處去傳令，冷不防與匆匆趕來的袁克定對面撞一下了。

「克定，你來幹甚。」袁世凱問。

「報告大人，剛接到前方電訊：蔡錚軍經黔出擊，威寧畢節吾軍敗退，現在槍守瀘州中。」

「什麼？」袁世凱情急，一把抓住了克定的手肘。

克定漲紅着脸說：「威寧畢節方面吾軍被蔡錚擊敗了。」

14

袁世凱頹廢地垂下頭來，單單舉起他的抽搖的手微微一揮，意思要楊度他們離開寢殿。再一次，他又倒在床上。

冬日的太陽起身比較遲，祝福燭已經燃完，祇有一縷清煙，還嫵媚地游在空中。破曉了，上房反而比剛纔更動暗了；如像受了過度刺激的袁世凱反而容易入夢的情形一樣。他又闔上眼睛；但立刻又被一串嘹亮的笑聲所驚醒。

「又是你」，袁世凱有氣無力地說。

「是不是，中國老百姓終於站起來反抗你了。」

「你就不能放鬆我一下嗎？」

「但你未嘗放鬆過中國老百姓。」

動物吧了。」

那人說：「愚蠢的倒是你袁世凱。」

「可是袁世凱將是中國的主人。」

「中國，」那人說：「是中國人民的中國。」

袁世凱怒吼了，他抓住一隻茶杯向那人身上擲去。兩個禁衛軍立刻携着槍械，雄糾糾的奪門而入，結果，給袁世凱一連罵了好幾句蠢貨，纔恢復了他們十分有樣式的立正姿勢。

15

金色的太陽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已經高高地掛在青穹裏。疲憊的袁世凱像一個剛從牢獄裏釋放出來的囚犯一般，對着強烈的光芒，無法睜開他的眼睛來正視這個世界。

生活

下期
要目
預告

- 兩個女孩子..... 曉歌
- 麥克阿瑟的幕府..... 沈黑
- 算賬路上的夏潤之..... 劉黑
- 倒路太太的心事..... 沈黑
- 交際太太太的心事..... 沈黑
- 黑芍藥..... 俞昭
- 山死的人們..... 秦佩
- 垂死的人們..... 秦佩
- 憤情..... 東方

人物畫虎錄之一

蛻變中的張學良

馬岳

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當行；
將軍本是風流種，那管東師入瀋陽。

——馬君武諷張學良詩。

現存的中國軍人而沒有參加抗日戰爭的，恐祇有張學良先生一人。然而人們不會忘記他與抗戰的關係，九一八事變直接導發了全民至死不渝的鬥志，但未經陣仗的張少帥，却在事變中担当了悲劇式的主角。

九一八以後，全國輿論對張學良不抵抗的譴責，使他無法再眷戀在北平底荒廢生活，同時愈來愈深的煙癮，使三十幾歲精壯的身子很快地衰朽了，他不得不到國外去調養和避風頭。在出國之前，張學良把他唯一知己的外國朋友端納推荐给蔣委員長。這位固執的澳洲人後來博得蔣先生的信任，終於成爲中國的友人，主要的還是基於張氏的感情。而西安事變中，端納往返奔走，化險爲夷，一方面酬答新居停的優遇，另一方面也挽救了舊朋友的毀滅。這是父，子，朋友三重情感交融昇華而產生的結晶。

有人說西安事變是日耳曼血液作祟，因爲張學良在德國會因戒絕嗜好而換過血，但他自己却否認，祇有送委員長返南京那一幕，人們說：「有寶爾墩作風」，他却笑了，好像很崇拜這位綠林英雄。

到現在爲止，有四千多天的光陰，張學良在烽火圍外，由溪口而漢口而息烽，最後轉到台灣，過着他囚居生活，有人問張學良，對動亂的中國有何感想？

「人們很注意我的安全，炸彈擡不着，砲聲聽不到。」他強作笑容，但語言之中是有他底淒涼的。

去年春天，莫德惠從東北回來，到息烽去看他，張學良看到莫老灰白的頭髮，嵌滿憂患的滿臉的皺紋，再聽到悅耳的鄉音，眼淚便流下來了。

「如果我還能够回到東北，我不會再使父老們失望了。」這是經過了十年輜光養晦而說出來的話，它自有力量使得莫德惠感動：「東北人願意看到浪子回頭，他們會歡迎你回去的。」莫老安慰他。

伴他度過那些悠長的囚禁歲月，是過去被人攻擊得體無完膚的趙四小姐，十年以來，她成了少帥朝夕不離的伴侶，張學良讀書所作的筆記，都由她整理，張隨着曾經教過蔣主席書的老先生研究歷史，涉獵範圍極廣，二千多年的興亡盛衰，使他對人生看得淡了，而且在歷史循環的因果中，也幫助他解決一些現實問題的道理。

然而，對於白山黑水的眷懷，却因時間的拖長而愈益加深，少帥曾經很自信地告訴人，他有兩個可以獲得釋放重返故里的機會，第一是抗戰勝利之日，但這個機會已經過去了；「因為共產黨想利用我，但他們的行動（指盤踞東北）和呼籲却把我毀了！」他說：「歷史在捉弄我，當抗戰開始的時候，我本來有機會出來為祖國効勞的，但人們太歡喜把我渲染了，於是將我拋到戰爭外面。不過我現在還有第二個機會，那就是蔣主席就任大總統的時候——而這個時候也不很遠了。」

• 在息烽時的張學良 •

這倒是事實，主席對他的關切，十年如一日，每隔幾個月，總有一封信寄給他，而張學良也隨時報告自己的飲食起居和讀書心得，閒下來，他練習書法，寫得一手好篆字。還有，他曾經在湘西的沅陵住過，學會了製臘肉，莫德惠由息烽回到重慶，就帶了一塊少帥手製的臘肉。

歲月磨蝕了他粗獷的性情，若干年來，看到張少帥的人都說他變得深藏了，喜怒哀樂不再現於形色，他本來是重感情的，一個過渡時期軍閥後裔兼有傳統性的暴放底兩重感情，現在他把它統一了。

這種統一，在張學良的人生歷程上，確是一個重大的轉捩；由於這種矛盾的感，他和滿清王室的某太太相戀，起因則是為了這位太太剪貼了張學良兩年中的新聞，演說，照片，他爲了酬謝她底關切，便贈送了「愛情」。

對於部下，他亦復如此，還在張作霖全盛時期，他一手提拔出來的郭松齡叛變了，張作霖命他到前綫去督師，他那時任軍長，帶了些親隨衛隊到前方，立刻命令暫時停止攻擊，因爲他懷念火綫對面的朋友，還自帶了八名隨從，闖到郭軍的警戒綫，哨兵被這幾個不速之客嚇呆了！張學良揮動馬鞭高叫：

「我是張軍長，大元帥的兒子，快去叫郭師長來見我。」

哨兵把他帶到一座小廟裏，通知二十里外的師部，郭松齡便騎着馬趕來，見面之下，張學良輕鬆地拍拍對方的肩膀說：

「沒有什麼，我跑過來看看你！」

「軍長，你知道我爲什麼要造反？」郭松齡的問話使得他木然，不過他估計當時雙方的力量却很準確，聽了郭松齡告訴他叛變原因以後，黯然答道：

「但是你要失敗的呀！」

郭松齡倒很慷慨，毫不遲疑地回答他：

「成敗是在所不計的，如果我失敗了，請你照看我的孩子，就把他當你自己的孩子吧！」

張郭戲劇式的會晤故事傳到遼寧，張作霖就把他調開了，之後，郭松齡潰敗被擒處死，張學良實踐了諾言，照顧亡友的家屬，西安事變之前，郭的第二個兒子就跟他在西安讀書。

這件事是張學良自己認為得意的，雖然因此而使一般人對他不滿，但他並不在乎。

當張作霖在皇姑屯被害以後，關外的局面混亂到了極點，奉軍中的舊人把他捧上台，而對郭松齡那樣柔情如海的張學良，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把當時的參謀總長楊宇霆殺了！聽說在營內接見楊宇霆，不到十分鐘，他跑進內室，以一枚「袁大頭」銀幣的背向，決定槍斃楊宇霆。這幕表演，却有着濃厚的「綠林」味道。

我在上面所寫的，都是張學良的一些小事，但就從這些小事上面，也可以發現他底個性，東北耆老某君，曾寫了一副民間舊聯語：「諸葛一生惟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送他。至於西安事變的釀成，主要的由於他那種容易激動爆發的感情。而事變的終於和平解決，恐怕也就是他那另一部份柔和的情感吧！

在台灣的幾個月，比黔西山地的生活要好得多了，但和外界的隔絕却越來越深，全國震動的二二八事件，張學良不但沒有像其餘外省人一樣受殃，而且在三天以後才知道。

能够被允准去訪問他的人實在太少了，有一位張氏的親屬，經過種種努力，獲得和他一面的機會，據他傳出消息，張學良正安靜地讀着明史，而且他也很幽默地告訴這位親屬：「聽說胡適當了北大校長，我出來以後，想到北京去教書，對於明史，我自信還可以教得下。」

如果張學良出來，真能够脫離政治的洪流而投身教育事業，在他本身的確是一個大轉變，而社會上對他驚異的程度，恐怕也不會亞於由瀋陽退到北平吧！

九一八事變以後，馬君武先生曾經做經一首諷嘲他的詩曰：「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當行，將軍本是風流種，那管東師入瀋陽。」歲月不羈，時序如流，當年的風流將軍，今年已四十七歲了！久歷憂患，鬢髮已斑，再加上長久以來在油燈底下看書，目力也大大損耗，現在他必需戴上三百度的近視眼鏡。至於過去豔名滿北國的趙四小姐，亦垂垂將老，人事滄桑，他們的一切，都已不堪回首了。

我們的國家在近十五年來，是由蛻變到新生，而張學良，此時尚在冬眠，我們自然希望他能够很快地脫去舊壳，重新做人。



歐美偵探小說新話〔二〕

蘇鳳

一·百年紀念之小小感謝

在中國的新文壇上，「偵探小說」顯然是被認為「不登大雅之堂」的「無聊作品」的。所以，除了程小青（「霍桑探案」）孫了紅（「魯平奇案」）等幾位先生偶有創作而照例被劃歸「禮拜六派」以外，一般的新的文藝作家們簡直都置之不理。不知道是不是我「所見不周」。我彷彿從沒有從任何一本新文藝刊物裏，讀到過一篇新的偵探小說（註一）。說「理由」，自然是「不屑寫」，因為文藝創作是「應該有重大的意義的」。於是，作家們在嚴肅的工作的號召之下，大家都覺得寫小說而以偵探為題材，是「無聊」，「落伍」，甚至於，如蘇聯的一位批評家所說的，「那是一種毒害」（註二）。

在這裏，我自然無意站在辯護者的立場上來給久被中國文壇所「囚禁」的偵探小說「要求開脫」。不過，我注意到一些事實，我確實以為這種作品之必將繼續存在且不將繼續為較多的讀者所接受是不成問題的。（其理由，我將另外寫一專論，在此且不談。）同時，中國新文壇對偵探小說的感覺雖不致有所改變，但層出不窮的歐美偵探小說亦必仍在中國市場上擴大其銷數（註三），即使業已變得陳腐的「福爾摩斯探案」和「亞森羅蘋奇案」亦

不會被中國新的讀者們所厭棄。

在文學的園地裏，本來有些作品是屬於 *Escapism* 的。當文學作品無可否認其仍具有「消遣性」的副作用時，則寫得極好的偵探小說之被視為「The best form of escapism」（註四）自屬無可否定。何況，即使說得「正經」一點，在我自己的偏見裏，我也確實以為偵探小說，對於我們中國人也未嘗沒有它們的教育意義。我會經為「霍桑探案」寫過一篇小序，其中即說：

「……：第一，我喜歡每一本偵探小說裏所用的推斷的方法（*Deduction*），這對於「不動天鈞」的人們實在是一種最好的教育；第二，我喜歡每一本偵探小說的精密的設計與謹嚴的結構，這對於習慣着凌亂無章的社會大眾應該有一種有益的唆示；第三，即就作品本身以言，近年來偵探小說的作家的進步實已遠超於柯南道爾之上，我們的不能再以福爾摩斯的智慧為滿足也正是一種重要的借鑑與啓發。而且，在事實上，偵探小說既有其廣大的讀者之羣，（你要知道，美國故總統羅斯福氏及此次大戰中歐洲戰場主將艾森霍華將軍都是偵探小說迷。）則如何給與這一羣愛好深思的讀者以新的（進步的）滿足也不會不是出版界所願致力之事。祇要看一看歐美出版界所刊行的偵探小說的數量，（它比其他的文學書籍更多，平均的銷路也更大。）就可以明白這種「

小玩意兒」儘管不被列入於文學界的偉大收穫，却自有其不可否認的社會教育的力量。」

近年以來，我所讀了的歐美偵探小說，至少在一千種以上；寒家絕少積儲，惟書架中偵探小說數量却已日積月累地增加到超出了兩千冊的數目（註五），我（真是一個 Ardent reader）敢於公平地說：在這裏面，我的時間固然被「殺去」了不少，（如果由勤於工作的人們看來，未免浪費光陰了）。但我自己則覺得，我的確是從這些小說裏得得了不少好處的，最明顯的是，在我工餘之暇需要娛樂時，它們給了我以最經濟但最充實的享受。尤其是在艱苦抗戰的最後三年裏，我在重慶，如果沒有那些偵探小說經常送到我手邊來，我真的不能想像我將如何打發那些窮愁無聊的羈旅中的日子。

「生活」創刊，編者點題囑寫「關於歐美偵探小說的新貌」一文。我說：「這可以寫成一篇大學校的畢業論文呢。」因為這幾年來我的腦子裏所積儲的材料，我相信，至少可以寫成一篇百萬字的長文；平時覺得寫之無用，所以從未「開筆」，現在既有發表機會，又大可以作為我十年來「勤讀」的「成績」留一紀念，自然欣然應命。況且，我又想起了自從偵探小說之鼻祖亞倫坡（Edgar Allan Poe）發表着「歷史上的第一篇偵探小說（註六）」，到今年大概恰已超過了一百年，那麼，我的這篇文字，也許可以作為一個中國的偵探小說忠實讀者對於「偵探小說寫作百年紀念」的一個小小的感謝辭了。

二·福爾摩斯何足道？

福爾摩斯探案之初與讀者相見，猶為一八九二年事，離開現在已經五十五個年頭。在這半世紀裏，人世滄桑且已屢變，文化進步不容以道里計，今日柯南道爾墓木已拱，留給世界的作品已經成為 Classic 雖然傳誦不衰。（到去年（一九四六）還被「現代文庫」（Modern Library）把他的前期的廿三件案子（即「冒險記」「回憶錄」等短篇集）從新出版了一本新的選集，而依然暢銷不衰）。雖然迄猶被新的作品奉為「偵探小說之圭臬，但是，無可否認地，它也像世界上其他的事物一樣，如果以新的水準來衡量起來，畢竟已經顯出了時間的無情了。到今天，如果你讀了五十五年前的福爾摩斯探案而還覺得醇然有味，這也祇可以說明一點——即柯氏筆下的這位大偵探寫得真是神奇，即使到了今日，福爾摩斯也還顯出了過分的智慧而並沒有在世界一切的突飛猛進中喪失其說服別人的力量；但是，如果你不僅是讀過柯氏諸作，如果你曾經讀過不少近十年來的許多歐美第一流偵探小說作家的「代表作」，那麼，你一定又會發現，福爾摩斯探案到底是半世紀以前的舊作品了，跟着一切的進步，偵探小說裏的偵探頭腦以及偵探小說的作者的文筆技巧，也自然地表示了半世紀的時間的磨鍊之功能，而顯到了無可否認的必須使人「括目」相看的大進步——甚至於，說「進步」還嫌不夠呢！

所以，在這裏，我們的偵探小說的讀者的依然尚以「福爾摩斯」為「王」，不免是可憐的愚昧。這毛病是出在近年來的歐美偵探小說之新作被翻譯介紹過來的，委實太少了的緣故。記得有一次，我會對程小青先生說過：

「……你要負責的。為什麼直到現在還是要讓「福爾摩斯」

作爲「唯一的偶像」呢？這猶如在今天介紹戰爭武器，還在介紹毛瑟槍，而竟不提原子彈（註七）。同時，雖然有些新作品也介紹了過來，但除了「斐洛凡士」諸案及「陳查禮」諸案值得讀以外，在歐美所公認的第一流近代作家中，爲什麼只有過伊勤萊昆（Ellery Queen）的「希臘棺材」、「中國紅橙」以及歐爾史丹萊茄納的「假眼睛」、「玉腿奇案」這幾種？我不能不說，遺珠太多了！而且，即說上述的四種，也還是昆氏與茄納氏的較失敗的作品。像昆氏的作品，不介紹他的「埃及十字架」，「紅星四點」，「There Was an Old Woman」，以及兩本短篇集是太不公平的。茄納氏的作品亦然，那位譯者不但譯得太壞，而且先介紹「假眼睛」與「玉腿奇案」而竟丟掉了「鄰家大啤」與「口吃牧師」等案也是太不公平的。尤其奇怪的是，成功特異的作品像E.C. Bentley 的「Trent's Last Case」和A.E.W. Mason 的「The Ho use of the Arrow」爲什麼提也沒提到過。成績卓越的老作家，像 Agatha Christie, 像 Dorothy Sayers, 像 Austin Freeman, 像 John D. Carr（他的化名也是同樣著名的 Carr Dickson），像 Philip Mac Donald, 像 G. D. H. and M. I. Cole, 像 Dashiell Hammett, 像 John Rhode……等等，（第二第三流的作家更不必說了。）他們每個人的作品多者四五十種，少六十餘種，爲什麼從來沒有一本介紹過來呢？「當時，程先生說。未嘗無同感，「問題是，從事翻譯偵探小說者太少，我一個人自然無能爲力。」我跟程先生是不客氣的，我當時還會勸他：「與其爲了喜歡他的「多動作」而去翻譯所謂「現代羅賓漢」的「聖徒奇案」，（這種作品，不能視爲正宗偵探小說；且這位作家在今日歐美 Mystery 作家中

亦只是第二流人物。）也不如翻譯同樣以「動作多」討好讀者的 Sam Spade 諸案（Dashiell Hammett 作品。）程先生聽了亦蒙予以首肯，但他總是不勝其「寂寞的獨步」之感，一直歎息着「爲什麼沒有人跟着我來？」

三。顯著的進步安在

如果以福爾摩斯諸案爲尺度，來看近代的新的作品之進步，簡單地說來，可以分下列幾點來說明：

（一）福案雖已着重「心理學」，但其破案之線索，仍有賴於犯罪者在犯罪前後所自己留下的痕跡，如手印，脚印，香煙灰，泥地上汽車胎的痕跡，以及疏忽地遺落下來的東西等等。但是，伊勒萊昆說得好：「世界上那有這種笨犯人，明知手印脚印等是要給偵探注意搜索的而還自己留了它下來呢？」他又說：「如果還有手印脚印等遺留下來，也只能是犯罪者故意把不屬於他自己的手印脚印遺留了下來以使偵探們根據看它而走入歧路而已。」所以，阿茄莎克麗斯丹筆下的大偵探 Hercule Poirot 偵探起離奇莫測的案情來時，總要說「我用的是我的小小的藍色的腦子的細胞」了。事實上，近代的第一流偵探小說作家的成功的作品，已經不再讓犯罪者留下那一類愚笨的線索了——現在的線索總是「犯罪者的心理上的漏洞」，每一個偵探總是從事實的開始與發展中把凌亂而奇怪的案情「拼將起來」使它們在合理的邏輯下獲得解釋，然後按步分析，逐層解剖，而令其水落石出了。

（二）像 Philip Mac Donald 的「Gethryn 探案」有一次在扉頁上所寫明的，「本書讀者在讀此書時，與書中的偵探處在同

一的地位上，凡是偵探所知道的線索，也就是讀者所應該知道的線索，沒有任何一點是隱瞞着保留着的。所以，作者已給讀者以一個跟那偵探一樣的破案的機會，如果你同樣聰明的話，你也可以不等到讀到最後一章而就指出那罪犯，並合理地明瞭全案的內幕了。」所以，在你讀着那些作品時，你顯然有着較多的趣味，正如做一個幾何學的習題一樣，你也儘有根據了他所 Given 的條件而逐步行進，終於給以 Q.E.D. 的可能。如伊勒萊昆的諸案，在案情發展至最後階段時，書中的偵探說了一句「我已經明白了，我已經知道了誰是那個兇手了」以後，作者就會接着來「向讀者挑戰」(Challenge to Reader) (註八)，讓讀者自己動一動腦筋，「試一試你自己的偵探身手！」這種趣味，在以前的偵探小說裏是不能有的。

(三)「偵探小說」這四個字現在已名爲一個混統的總名，事實上，像秦瘦鷗先生翻譯過來的幾種愛茹華萊斯的作品不能稱爲「偵探小說」(Detective Story)而祇能稱爲「兇案奇情小說」(Muder Mystery)，而像程小青先生譯的幾種「聖徒奇案」，(我上面亦已說過)既非「偵探小說」，亦非「奇情小說」，而該說它們是「罪案小說」Crime Story。在歐美，分別是很明顯的。這中間，真正的偵探小說自然評價最高，而作者亦較「高級」。總之，今日的偵探小說已經純粹是「心理的邏輯的產物」；國人讀華萊斯諸作而喜其縱肆幻奇者，如復讀今日之 Mystery 的新作，也許不免要自覺其「上當」了。

(四)在福案中，除犯罪者所留痕跡已被今日之作者公認爲偵探小說之一大弱點外，其他如「化裝」「跟梢」等等亦都不能

不說是「大偵探的末技」了。所以，在新的作品裏，茄納的若干案即會以此(他常雇用一個跑腿偵探替他做向嫌疑犯跟梢的工作)而被詬病。而另一個作家 Rex Stout 的「尼羅華爾夫探案」中的偵探即以「坐在圈椅中的偵探」爲號召，他照例是「足不出戶」。祇是根據了別人的報告而予以推斷的。此外，還有另一個偵探，在作者筆下，還是一個瞎子呢。

(五)最後，以出版數量及篇幅言，今日之新作已有令人「讀不盡」之實際狀態。我有一個美國朋友，他在美國，經常把各書局新出版的偵探小說寄來，可是我終於吃不消了，我寫信去告訴他：「以後我祇要 Queen, Christie, Carr, Dickson, Gardner 等五個人的作品，除非其他作家之新作品有特殊成就(可看紐約時報之「偵探小說周評」)，否則，可不必寄了。」但是，就說這五個人的作品罷，單是勝利後迄今，我就收到了十四本之多。有一個朋友也是偵探小說迷，他會統計過勝利後在上海買得的美國偵探小說，(當然祇是一小部分，但其中多廉價重版書。)一共就買了五百多冊。大概以最近的產量來說，在英國，每個月至少有五種，在美國，每個月少則十種，多則二十種(重版的廉價書自不在內)，而且，全部是長篇——短篇的倒爲數很少，因爲，短篇偵探小說既難寫好而又買不起錢，祇是幾家雜誌的特約作品而已。

四·幾種偵探小說雜誌

偵探小說的雜誌，在美國是很多的。但從「偵探小說的文藝水準」來鑒別，其中大有高低。高的，不單祇登名家的「標準的

偵探小說」(標準的 Detective Stories)，而且還有學理的探討；而低的，則十九是「野人頭」，或以「True」為號召，或專作海關天空的不近情理的胡謔，或是所謂「Hard-boiled」這一派，以上海人所謂「結棍殺捕」為主。

上海所買得到的偵探小說雜誌中，自以 Ellery Queen's Mystery Magazine 為最佳，每月一刊，其中有名家新作，亦有從十年前名家舊作中挑選出來重刊的「佳構」，偶有著名批評家 Howard Haycraft 的「偵探小說評話」，尤為偵探小說迷不可不讀之參考材料。其次，為 Rex Stout 主編的 Mystery Book 亦為月刊，內容亦尚精美。至於其他的幾種「大型」的偵探雜誌則除了好奇的婦女們也許可以在「本來可以不求甚解」的消遣要求下作為「閑食」外，真正的偵探小說迷是不會對它們發生「食慾」的。

事實上，要說「最高明」，你決不能放棄一本「培克街雜誌」(Baker Street Journal)。(你一定知道，培克街是柯南道爾氏筆下的福爾摩斯辦公室所在地。)這本雜誌是由當代幾位偵探小說權威作家與權威批評家所主持的，它是不定期刊，且不要錢。大約一年出四冊，內容甚多上品，常有重要論文發表，尤其不能放過。

至於「低的」，我以為「黑面幕」(The Black Mask)雜誌也還值得一讀。這本月刊，最近內容略覺不如從前飽滿。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目前所有的偵探小說名家幾乎十九是從這本雜誌裏「起家發跡」的。在前些時候，常有一些初出道的作者，因為在這雜誌裏發表了一兩篇「嘗試作品」而贏得了出版家的注意，且

樹立了聲譽的基礎，所以，直到現在，它還相當受人重視，認為「偵探小說新人的入口處」。

(註一) 張天翼先生尚未成名時，倒曾以「張無諍」的筆名寫過好幾篇偵探小說，實在不壞；可是到了他成名以後，那些小說便成爲一個逝去的「污跡」，似乎連他自己也不願意再承認它們的曾經存在了。

(註二) 一位美國記者曾跟愛倫堡氏談起流行世界的福爾摩斯故事，愛氏說：「蘇聯青年是被禁止閱讀這種作品的；因為它是含有毒素的標準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罪惡性的產物」。

(註三) 據我國的調查，「袖珍小叢書」(Pocket Books)中所選印的各種偵探小說，在上海的銷數，即遠超過同一叢書中其他文學名著之上，尤以「潘萊梅遜探案」，「伊勒萊昆探案」及「漢格爾包羅德探案」諸作，(該叢書中共選刊四十餘種之多)為深博中國讀者歡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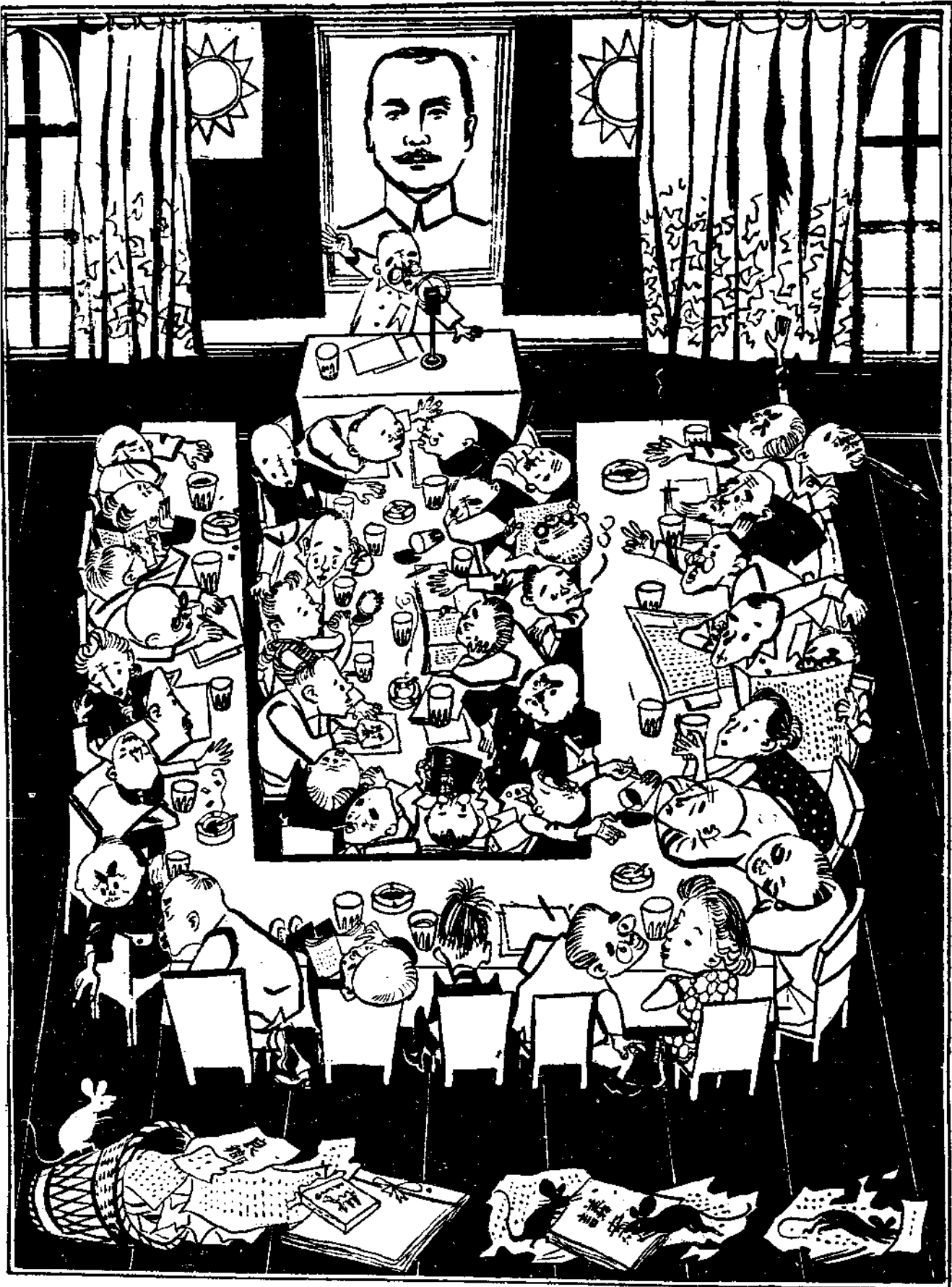
(註四) 「Lost Horizon」及「Randon Harvest」兩部暢銷小說之作者，美國著名文學家 James Hilton 對偵探小說之評語。

(註五) 寒家集腋，頗願與同好共之。本刊讀者中如亦有此嗜，在「不致久假不還」的條件下可以出借。惟欲借者請先購一二新出版之偵探小說留置我家，藉為交換與保證。(投函可由本刊轉交。)

(註六) 愛倫堡所著「杜賓探案」中第一案「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以一八四一年發表於美國 Graham 雜誌，恰逾百年。

(註七) 這比例是過分的比較正確一點說，以福爾摩斯諸案與近年來的偵探小說佳作來比，應如十年前的汽車比今年的新型汽車蓋汽車總是汽車，惟老式汽車，現在看來不免簡單而缺少活動力耳。

(註八) 伊勒萊昆刊有專集一種，即名 Challenge to Reader，內容即為「提供了所有的事實，而讓你去猜全案的內幕。」(此書已有「Mercury Mystery」之二角五分廉價版。)



• 作英漢樂 •

議 會

飛行的電報——信鴿

鄭 鴻

在科學發展到雷達能通月球，無線電能控制火箭和飛機的今天，許多人一定很驚訝，現在的信鴿——這個古老的軍事交通工具——依然佔着極高的地位，被人不絕的利用。這些不出聲的通訊兵，在第二次世男大戰中，在許多次軍事行動中，盡了最大的責任。

其中有一只鳥叫做莽林喬 (Jungli Joe)，祇不過四個月大，就裝在降陸傘匣中，隨着一隊空中巡邏兵深入緬甸的日本戰線內。但是在降陸時，一個無線電發報員不見了，於是這一小隊人便和總部失去了無線電的聯絡。

莽林喬就在一隻小的竹籠中，大概有七天光景，同時這一單位的人搜集了許多日本兵的地位以及調動的極可貴的情報；最後將它放出樊籠，它帶了極緊要且秘密的情報，飛越二百二十五英哩的鷹鷲時見崗巒起伏的山地。它終於將情報帶給了聯軍，因此聯軍克復了許多地方。

另一次，聯軍一小隊守候在緬甸和暹羅的邊境，遭遇大隊日本兵的突擊。所有的電碼爲了恐怕落入敵人手中而加以毀滅了！於是在區的聯軍司令和這一撤退中的小隊失去了聯絡。後來派出一架米契爾式轟炸機，帶了一隻五個月大藍面頰的「緬甸皇后」去偵查；最後「緬甸皇后」乘了降落傘，安全地落入地下部隊之手。這隻鴿子在早上六點鐘帶了信訊起飛，途經三百二十英哩的緬甸山地，於同日下午三時抵達自己的鴿棚。可是，它以前僅受過十一個星期的訓練，最遠離基地至一百二十英里來回訓練而已。

另一隻鴿子叫 (GI Joe)，曾在意大利拯救過聯軍兵士一千名之多。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八日晨，英國步兵第五十六師要求空軍合作擊破高爾維維克契 (Colvi Vecchia) 村的德軍堅強防線。當聯軍飛機正待出發轟炸敵軍防線時，GI Joe 帶來了一個情報，報告聯軍已將該線攻佔，飛機不必再出動了。它來得正是時候，它這一次飛了二十多哩路，僅費時數分鐘。目前它已經退伍，回到紐傑賽州 (New Jersey) 去了，最近它曾榮譽地獲得倫敦市長的特金獎章，它是第一隻非英國的鳥或動物而能享受這種特殊榮耀的。

在瓜達加內爾 (Guadalcanal)，一個信號兵接到上峯一個情報，安放在玻璃包壳中，將它繫在黑色的海里根 (Halli Gan)——一隻美軍的信鴿腳上，將這隻信鴿在日本兵密集的



• 「緬甸皇后」的藍面頰 •



炮火之下放了出去。

不幸，子彈的碎片擊中了這信鴿，落在荊棘叢生的地上。這一個情報當然不能及時而至，照理是二十分鐘的傳遞是夠了；但是五小時之後，海里根帶着混身血跡飛到自己的鴿棚中去，腳上還擊着那一紙情報。

在法屬摩洛哥，有一隻藍面頰的阿斯托女爵士 (Lady Astor) 的鴿，飛了九十哩，帶來一則極重要的戰略上的消息，當他力盡而落入信號隊的棚裏時，他的喉嚨上中了兩槍，翼上一槍。

它給報紙帶來了戰訊

軍伍人中當然認識這些有翼的通訊兵；隨軍新聞記者爲了交通工具缺乏，也借重於這些鴿子。

戰時，報上的新聞常在日期的一行上加上「信鴿轉」的字樣；而所轉的新聞都是很精彩的。譬如在北非，英國新聞處路透社記者大衛白朗 (David Brown) 由信鴿送上新聞一則：「加夫沙 (Gafsa) 美軍於十時挺進，意軍於半小時後撤退，十一時美軍佔領該處，僅遇落後步隊之抵抗而已。」這是第一則佔領加夫沙的新聞，由楊克 (Yank) 飛行一百十分鐘，經九十哩而帶到。後來在非洲幾次的軍事行動中，楊克又傳遞了許多重要消息，大展其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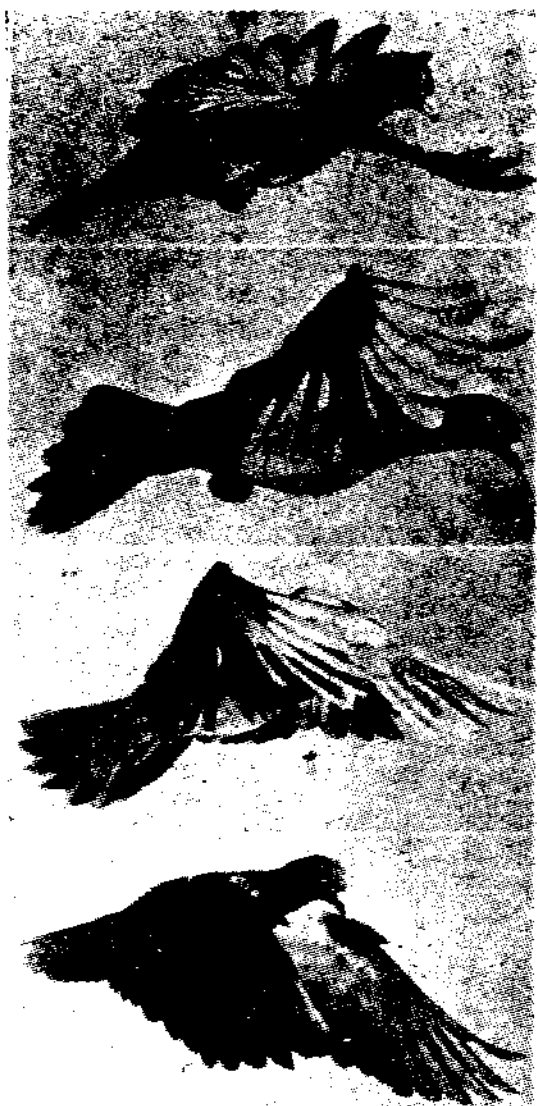
此外，有一隻藍面頰的第七百八十三號信鴿，飛行四十分鐘，經過四十哩路，第一個傳遞吐尼斯 (Tunis) 德波達 (Tebouda) 鎮佔領的新聞，聯軍在該處激戰了好幾天，由此而先後攻克了皮才德 (Beche) 及吐尼斯。

這些不過是在戰事中數千隻信鴿中的極少幾隻罷了；一隊信鴿在一月中即可傳遞六千次消息。第二次大戰結束之時，陸軍信號團信鴿服務隊訓練了三千個兵及一百五十個軍官，專門負責管理信鴿。編成各小隊在各處戰區服務。大半工作是和特務機關配合着，專擔任戰線之後的活動。

軍中的信鴿彷彿平民一般，往往會遭到極大的變動。它的家時常在移動，它的習慣時常在轉變，它的任務是新的，生疏的。這些鳥必需經特別訓練以適應專門工作，完全視所屬軍中的那一部門而選。它知道它的任務，它也許坐在吉普車中，或船上，或飛機上；或者背在人身上，或軍犬背上；或者在秘密使命時關在一個不見光的地方。舉凡陸軍，海軍，海岸巡邏部，海軍陸戰隊足跡所到的地方，信鴿亦能到。



• 喬林林的綠戰軍日向緬入深 •



• 信鴿的飛行姿態 •

一小時飛行五百里

戰時，陸軍信鴿隊訓練了五萬四千隻信鴿，其中三萬六千隻送到國外參加戰爭。

訓練信鴿的方法已進步了許多，軍中信鴿之速率和距離不時在增加。目前，在理想的情形之下，一天飛五百哩，一小時七十哩，乃是司空見慣，不足為奇的事。在第一次大戰時，放出的鴿子能有九成飛回原棚已是天大的喜事，現在放去的鴿子有一二隻不回家便成了不小

的悲劇。

在聖經的故事裏，白鴿已為那亞(Noah)傳遞消息了。用鴿子來通信信息差不多和沙羅門(Solomon)以及古代的希臘人一般的古老，他們大概都是從波斯人那邊學得訓練鴿子的技術。希臘奧林匹克(Olympic)的勝利者都用鴿子把他們的名字帶回家鄉去。

羅馬時代，鴿子的價值非常貴的。鴿子的成為軍事交通利器，證諸史籍，約在公元前四十三年，當時白魯得士(Brunus)被安東尼(Antony)圍於穆帝那(Mutina)，奧克大維納斯(Octavianus)得鴿信而舉兵解圍。

在一千一百五十年，蘇且曾在巴爾達(Baghdad)設立了一個真正的鴿信站。十字軍東征時，回教徒即以鴿子傳訊。法王路易十一舉兵埃及(一千二百四十九年)，他到達米太(Damietta)的消息，即由鴿子傳到開羅的蘇且那裏去的。

十九世紀，普法戰役，巴黎被圍經月，有十五萬官方信件，及一百萬私人信件，都是由有翼的使者送進城裏去的。

潘興將軍是信鴿隊的創議者

鴿子的特點不久引起了國際的注意，德國首先設立軍用鴿棚。鴿子介紹到美國軍隊中去是一千八百七十八年的事。最初有一個信號官到費城(Philadelphia)買了幾頭鴿子送給陸軍第五十一團馬爾斯上校(Miles)。但是試用結果，因為西部天空鷹鷂太多，以及乏缺經驗，所以並無多大成就。後來在佛羅里達(Florida)，及墨西哥邊境試驗，祇有局部的成功。



在第一次大戰時，軍中並未特設信鴿隊，不過一兩個司令官個人施用而已。一九一七年七月，美國遠征軍總司令潘興將軍 (Gen. Pershing) 發了一個電報，力主設立信鴿隊，同時他的主要信號軍官受了法，英，德國等施用信鴿的刺激後宣稱：「此項工作之意義重大是無庸異議的」。於是鴿子便成為正規的軍事工具，在第一次大戰中，有幾隻鴿子的確出過很大的風頭。有一只叫做雪阿爾 (Cher Ami)，飛了二十五分鐘，經過二十五哩，為失去聯絡的一個步隊傳遞了求援的消息，結果雪阿爾因此一足受傷，同時胸口為彈片擊穿；「威爾遜總統」為了完成任務而失去一足，它們的屍體至今尚保存在白宮中任人瞻仰。另外一只叫「馬客」的 (Mocku) 也在戰時受傷，得有法國十字勳章；照鴿子的通常壽命是由五年至八年，它却活了二十一年。

還有一只叫做「凱撒」(Kaiser)，原是德軍的信鴿，被美軍擄獲。第一次大戰之後，移至美國，到今天還健在，已有三十歲了，(相當於一百三十五歲的人的高齡。)他和別的鳥是分居的，住在一間白色的棚內，「美麗」女爵做它伴侶，它的鴿棚中有電熱設備。幾個月前，「凱撒」生了病，看樣子活不長了，軍事當局特請史密斯沙寧醫學院 (Smithsonian Institute) 秘書，韋得摩博士 (Dr. Weimore)，在它未死之前醫治它；但是這位專家醫術高明，又把它救活了。現在他依然很健旺，將做三十大慶了。

近年來，各國軍隊都比不上美國那樣化了精力和小心專門從事訓練信鴿；可是美國海軍方面的努力也不亞於陸軍。

養鴿人都是最細心和最有耐性的人，訓練戰時信鴿是一星期七天的工作，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簡直毫無休息的時間；他們的報酬是寄在鴿子身上，希望異日它能救了一個人，或者傳遞一個重要的消息。

美軍信鴿都是經過仔細的甄別才選出來的，身材必需短小壯健，寬胸，後部輕而仄小，從上看下，像一只等邊三角形。腿要短，翅膀富肌肉。至於色彩並不重要，不過色澤豐潤的鴿子是健康的象徵。白色及淡色鴿子最好不用，因為顏色太鮮明，容易被猛禽所注意。體重雄者自十四兩至十七兩，雌者自十三兩至十六兩。這些所以都要考究者，都是因為要求其飛行速率能快，行程能遠。

訓鴿人禁止它們自由戀愛

雄鴿求偶時，常常引頸啼叫，高視闊步，把尾巴伸開。它在自己看中的同伴前，有時把尾部展得開開的。假使雌者接受它的請求，大家便交換親吻一番。雄者這時張開尖喙，雌者以喙伸入其中，於是雙方算是「訂終身」了。

不過訓鴿的人却禁止它們自由戀愛，他們把一對一對都選定好了，以收優生之道。鴿子們都是一夫一妻制，而且一旦結



• 母 鴿 與 小 鴿 •

合，從不會鬧離婚的。訓鴿人通常祇准它們一年「好合」三次，次數視氣候而定，大概是二月，三月，四月之間。配偶之後，將陶器或木製的巢盆放在每一間格中，其旁舖以烟葉及木片等物。

孵蛋時一次兩只。第一只是在鴿子要孵時之第七日和第十日之間的任何一個下午放入，第二只是在四十四小時之後。不過孵出的小鴿，往往大的會弄死小的，爲了「防患未然」起見，將第一只放入之時却不令它的父母去孵，必需在第二只安入時同時着手，如此孵出之時，相差最多一小時。孵蛋所費時日，約在十七，十八日。

孵時，父鴿母鴿調班工作，母鴿大概在下午四時起至翌日上午十時，其餘時間由父鴿代勞。父鴿母鴿均以鴿乳口喂小鴿。

小鴿長大至五或六星期，均打針防「鴿痘瘡」——這是鴿子最普通的疾病。其法即從鴿胸部摘去羽毛六七根，以痘苗種入腺胞。

所有鴿子，除去傳種接代而用之外，在生長後二十八日起，即加以訓練，除非它們是普通傳信鴿，而無特種價值。不過在訓練過程中，雖然父母鴿都是品質優良的，但子孫中難免有許多鴿子因爲成績太差，而受到淘汰。

鴿子能從遠難距之處，飛回家來，這是自然的天賦。但是將它發展的能力發展至最高度，能够替人類做最大限度之用，必需繼續不斷的加以訓練的。

小鴿剛能飛時，祇准在鴿棚附近來往，使它們熟悉自己的老巢，以及周圍的地理形勢。到了二十八天，乃可稍稍在離棚不遠的附近飛行。一俟小鴿翅力增強，便將它們裝在籠內，送至遠處，再放它們回家，初步的目的是以一百哩爲最好。但放鴿之處，最好是和異日學成，參加服務時的飛行方向一樣。

每次，小鴿飛回棚時，訓練人誘之着陸，儘量使其回棚迅速。最好是吹口哨，一邊敲裝食品的錫罐來誘致。等到鴿子回棚後，必需以它最喜愛穀粒來獎賞它。

當訓練一開始，便不可中斷；這當視天氣而定的。不過訓鴿人需儘量利用好天氣，因爲不及時努力，天氣惡劣會使它消耗精力過多，而它的胆力亦因此漸漸降低。

我們普通將訓練分成兩大類：短距離，和長距離。小鴿或幼鴿之訓練以一百哩爲限度，特別好的小鴿，在第一年，有時



亦教飛五百哩的。鴿子長大了，訓練亦加緊，飛行標準最後的目標是一千哩。在良好情形之下，鴿子通常都作長距離飛行；一直到五歲，七歲的高齡。

流動性的棚

第二次大戰開始之初，大家認為鴿子的訓練僅是能夠飛回固定的「家」尚不能算是滿足。於是技巧和技術方面再大加改良，在這次新戰事中，完全是着重在不時的變動。

爲了配合近代的千變萬化的軍事行動，我們開始利用自由移動的鴿棚；在一九四二年之初，我們有五節鴿子車，都可用吉普卡來拖動。

這是一個革命性的觀念，尤其在訓練鴿子方面。於是鴿子變成了旅行者；它們的家便在拖車中，隨吉普車到處停駐。我們的工作便是如何訓練它們，教它們能回到一個時時在流動的家中。但是鴿子在這樣的機會中充分表現了它們的高貴品性。

在我們發展的這個制度之下，鴿子能離巢而居時，便開始訓練。訓練人老是在鴿棚裏，喂鴿同時給它們喝水，儘力叫它們馴服。

一俟鴿子能振翅而飛，便在一个將近傍晚的時候讓它們起飛，却不教它們吃東西。它們因爲肚餓，而黃昏已近，便無暇優哉游哉的飛行，然而却時時注意周圍的地理形勢。

在訓練之時，這個自由移動的鴿棚天天在調換地方，不過總在一清早，而所移者距離不遠，大概一哩光景。等鴿子翅力強壯，便五哩一搬，但却絕不可搬回原址。

這一個訓練方法可供給任何司令官通知甫下即得鴿子作交通工具。流動鴿子便移至新址，在第一個夜晚鴿子便放在鴿籠中，在短距離之外試放。五天之後，訓練人可報告司令官鴿子已可待命出發，大概在五十哩與百哩之間，可自由來回。七八天之後，在信號隊不斷努力之下，便可作遠距離飛行。

甚至信鴿亦訓練夜間飛行，要訓練它們改變習慣，白天睡覺，夜裏飛行，需要極大耐心和毅力。

另一種特種訓練，便是來回飛行。這是經過在一處吃東西，和另一處喝水睡覺等訓練成



• 鴿信的管信璃玻背身 •



功的。

在我們訓練之時，並不用什麼艱險的方法，譬如教這一隻信鴿飛去，而讓它知道它的同伴有人拘禁，教它嫉忌，不由得回不來。不過，鴿子們過慣一夫一妻制，這一方法是否合用尙有疑問，而訓練好的鴿子絕不需用這種方法的。

如賽跑的馬，拳擊家，足球員，或其他運動員一般，信鴿亦需要不時的運動，以保持體力的壯健。同時，衛生方面亦需加以特別注意。

像馬一樣的大口喝水

鴿棚裏必需貯滿大量的飲水，因為鴿子很喜歡喝水，同時在熱天，喜歡洗澡。鴿子飲水和他鳥絕對不同。喝水時，不是以啄浸汲，而點頭不已，它却將喙深浸水中，像馬喝水一般，大口的飲。通常水池，蓄池深度在一吋半和二吋之間。我會聽到鴿子在飛行時，掠過河面，嚙住一口水，不過這是很罕見的事。

餵的太多，亦非善策，這樣要弄壞一隻良好的鴿子的；鴿子吃得太多了，身子便變得笨重臃腫。在訓練時，一天祇餵兩次，一次在早上，份量稍輕，一次在黃昏歸來，食物豐富。假使訓練在一次以上，鴿子飛回時，必需犒賞以精緻的穀類。鴿子的食品包括豆芽，麥穀，嫩草及粗粉。

天空中不時有猛禽攫害鴿子，如隼，豬鷹，鷲，鳶等等。尤其是隼，敏捷，堅強，兇猛，是鴿子的致命的敵人。通常鴿子可以其速度和巧避躲去它們，但是我們的信鴿總不免被它們所襲擊，帶着遍體鱗傷逃回家來。在猛禽特多的區域，守衛人常備射槍防禦的。

我會看見一頭巨鷹蟄伏着，打算襲擊一隊正待放飛的鴿子，有時巨鷹餓極，會冲在鴿子籠的鐵絲網上，攫奪鴿子而食的。在訓練時，鴿子常因此而損失，愈大愈好的鴿子，其損失愈小。因為它們是敏捷勇敢。它們在遭逢危險時，速度特增，巧避的方法亦特別多。

不過有人一定要問：「它們為什麼一定要飛回家？」



• 鴿信的中棚鴿活動 •



大多數鳥類，有些哺乳動物，和昆蟲有着不可思議找路覓道的能力；鴨子，鵝，燕，每年遠飛數千哩去實行移居，這些都是今人匪解的自然現象。鴿子這一方面更盡了最大的表現。

鴿子怎麼會回家的？

鴿子好像有着很好的記憶力，它們常常被人賣去，不久鴿子又會飛回來，否則便受買主的終身監禁。歷史上常有記載：鴿子經過七八年，飛越數千哩，回到自己的舊居，有人以許多學理來說明這件事，包括記憶力，光線，大氣流通，磁性，無線電波，以及其他，但是科學絕對回答不出這個謎。

曾經有人報告，鴿子在近無線電台處放出，不久便會迷了方向，於是我做了好幾次實驗，利用長短周波來測驗他們的反應。雖然鴿棚附近，無線電，雷達，以及其他電氣交通工具密布，但是實驗了幾日，從不見因此而失落一隻鴿子過。同時我尚以磁性來試驗，不見有何成績。不過，有一次我在紐傑賽州(New Jersey)訓練鴿子，那處是磁性極強的地方，有些鴿子放了出去，回不到老巢來，有的回來了，亦在數小時之後。這真使我大惑不解。

有人認為鴿子所以能回家者，因為它們的目力甚強。我們知道鴿子的目力極強，尤其在訓練期中，可明白的看出。我當然明白，鴿子在短距離內，可憑目力一點，來說明它的「回家」的能力。不過鴿子放在一只不見天日的盒子內，關在快車內至千哩之外，結果從一個地形完全不熟悉的地方飛了回來；或者遠在三百哩之海面上放飛，四面毫無陸地跡像，猶能飛回家，豈能證明目力的說法呢？

許許多多的證明失敗之後，大家又舊調重彈說道：「鴿子有第六知識，它簡直就知道回家的方向。」然而，在這許多疑惑中，有一點我們是知道的，能遠距離飛行回家的鴿子，它必需是一個好的傳統家庭裏出來的子孫。必需有智慧，體力充沛，而且是訓練過的。

假使你一定要問我：「鴿子怎麼會回家的？」我祇能回答你：「你去問鴿子好了！」

在高空中不需要氧氣

小的陣雨和霧雨，對鴿子飛行能力亦有影響，因為鴿子身上的羽毛潮濕了，飛行能力減低，甚至會因此飛不起。雪，雨，霧，霜亦是一樣。但低溫度倒是無所謂，因為鴿子的體溫是華氏一〇七·二度，它身上可以發出充分的溫度，能够飛行於極冷的空氣中。

當遇到頂風而起飛時，鴿子也像別的鳥一般，靠近水面或地面作低飛。我曾見過一隻鴿子，在船上放出，飛出船身，忽又低飛，水中波浪時起，鴿子好像是隨波逐流的飛着，有時似即在波浪之中。

鴿子飛行高度通常是六百呎，但是我們和空軍合作的試驗，鴿子並不需氧氣補助，而飛行於高空。首先我們是在一萬五千呎高空，它們並無病態，於是二萬呎，三萬呎，最後在零度下四十五度的三萬五千呎高空。我們都身被重裘，面帶氧氣罩，但它們却在籠中坐着；眼睛半開半閉，不時振拍翅膀在禦寒。他們不論飛得多高，似乎並不需要什麼氧氣似的。真弄不懂它們是怎樣過來的。

風沙和塵灰似乎並不足以使之停飛，因為它有着的一雙第三張和透明的裏眼皮，塵沙絕對走不進。我們發現在沙漠中，天氣太燥，水亦缺乏，鴿子限飛行百哩之地。在沙漠中飛行百哩，鴿子便要減輕體重數兩。

我們以為上午九時以前放鴿最適宜。山地若近沙漠，鴿子便可和裏面山谷發生關係。我們常發現油池旁邊，常有死鴿；大約它們都誤以為水，吃了下去，油浸五臟，以至不能起飛了。

在莽林之中，猛禽和瘴氣都是鴿子的致命對頭。最令我感到興趣的是訓練水上飛行的鴿子，如船上到陸上，陸上到船上，或一島至一島。通常鴿子不願在大量的水面上飛行，它們總是依着湖邊，或灣邊飛行，不取對穿的捷徑。但是在一九四二年，這個新穎的訓練開始，蓋取其水陸兩用之便。於是我常至東岸各州及墨西哥灣去。

我覺得訓練水陸飛行並不太需要，因為鴿子是怕水的，它從船上放出，便取最近之道回家。它所經的道路絕不會錯，不論在離岸多遠的海面上，總能回家。

鴿子總是放在甲板之下的艙內，船離岸而去，它們是見不到陸地的；放出之時，却四面是海。有一次在霧中試放，它却仍能飛回。它們在海面上的速度是比岸上速度快得多。

但是自岸上的訓練比較困難得多了，祇有在剛學會飛時，便把它的棚放在船上。每天讓在它們在瞭望台上自己的棚，和四面的海水。絕不讓它們在訓練作陸空之飛行，它們絕對是水陸兩用的。





在這個訓練中，有一只是失落了。它站在烟囪旁，讓烟給迷着了眼，因此失路。我們幾乎又要失去一隻，因為它和海鷗一起飛着，想跟它們飛上岸去。

和平之後，軍部把剩餘的鴿子賣給私人，作為飛行比賽之用。在美國，以及他國這種運動是很普通的。尤其在比利時，他們有一個鴿子俱樂部；一八一八年在那裏舉行了第一次的百哩競賽。一八二〇年，從巴黎到里昂，三年後，作橫渡英法海峽的比賽，從倫敦到比利時。

鴿子會步行回家

有許多熱心的養鴿人會告訴你，鴿子這樣東西甚至會走着回家。——真的，有許多可靠的記載曾說明同樣的故事。克倫司(Clarence)就幹過。

克拉倫司的棚家是在福特梅特(Forte Medle)美麗蘭州(Maryland)。一天，照例的訓練，他和別的鴿子在離開不遠的奧拉唐東(Odenton)放出。在日落之時，各鳥都安全回家，唯有克拉倫司却不見。不知是為什麼原因。

第二天，有一個士兵朝奧唐東的路上走去，他看見了克拉倫司——走着回家！大概他曾跌入油池，羽毛被油染上，不能飛行，他是一隻負責任的鳥，他拖着身子，一拖一拐的，彷彿一個步兵，朝福特梅特走着，走回家去。一只走回家的鳥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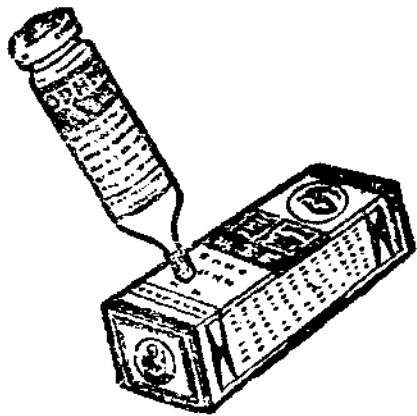
安目

水藥眼



主治

暴赤起星 風火腫痛 翳障滿目 迎風流淚 畏光羞明 黏眵模糊



出品 房藥大美華 海上



夜森林中的遊獵女郎

饒絃平·文 里予·圖

花腹蛇般斑斕的黃昏，把它的舌子輕舐在茜娜那間祇有正午纔看到太陽的屋子底窗簾上時，這個吉卜賽女郎纔睜開遺留着永遠閃爍倦意的睡眠，打了一個呵欠。屋子裏是昏暗的，四壁亂堆着茜娜的蓑衣，缺了底從舊貨店淘下來的高跟鞋和三角褲。一張退脫了漆的小圓桌上，還殘留着昨天晚上和男人喝過酒的空酒瓶，白圓瓶上，印着俄國上品專製伏脫卡佳釀的金字俄文招貼，好像儲着整晚上瘋狂情慾的醉意。用一個香煙罐頭墊住壞腳的木床兩頭，也懸滿了破舊的絲襪，黑紗的裙子，紅綠花條紋吉卜賽女人所特有的衣服，和粉紅色的頭巾。一罐從美國貨攤上買來樣品式的旁氏香粉，沒有蓋的拋在地上，污舊的粉撲也落在牆隅。牆上誰個天才者，畫了一雙着黑襪子跳康茄舞的半截大腿，而且簽了一個字，構成一枝箭穿着兩個心的圖案，靠裏邊，沈默的壁上，掛着一個鑲着銅鈴子的小皮鼓。在黃昏的暗霧中，隱隱浮着一抹病態底鮮艷的色彩，她把那畫破了玻璃罩的電燈扭開，使室內再塗上一層黃色的光暈。她側一側身，那圓熟少女豐滿的乳房，就露在淡青色薄柔綢衣的外面，她的肌膚是黃而帶褐黑的，好像混合了印度人的血液，緊湊地顯出那一身的體態與輪廓，她的赤腳與半個大腿也裸露在那短綢衣的外邊。

在燈光下，那深深的大眼與長長的睫毛，藏着野性的慾望，塗得殷紅如血的小嘴唇，和她那暗褐帶黃色的臉龐，更好像生長黝黑色森林泥土中紅色有毒性的鮮野花，在闇夜中吐露着芬芳。一個年青的吉卜賽女人是沒有煩惱思想的，她們所看的任何世界都永遠在黃昏裏，慵懶的，黯淡而有詩意的，浸在盡情的歡樂中。她們雖知道衰老和貧困會來臨，但他們並不想計算明日的幸福與即時歡樂的比重。來斤斤於生命的價值，她們，一切遊獵園中的女人，祇求每天簡單的歡樂生活。

茜娜連錢也沒有，祇用眼睛來看出時間，吉卜賽女人不像俄國女人那樣愛扮着高貴西洋女人，她們的膚色與性格，似乎有點像西班牙人，可是永遠使歐洲上等人看得那樣低下，她們扮不像，她們沒有錢，却有銅的手鐲，花的玻璃首飾和項圈，來增加她們的美麗。

茜娜從漸漸黑下來的天色，看出她該是起身的時候了。

於是她坐起來，喚着樓上的茄亞老太婆，弄點水來化妝，吉卜賽女人有個怪使人受不了的習慣，不愛乾淨，許多年青的女孩子都懶得沐浴，也許她們都是那樣流浪地太窮了吧？

茄亞提着水壺下來了。喃喃地說：她的兄弟西盧亞又偷着她

的錢袋去喝酒賭錢去了。西盧亞喝醉時，連酒排間裏的手風琴也懶得拉了，深夜被人牽到街上來。

茜娜和她兄弟有過關係的，不願聽她的話，她祇是說：

「妳該藏好你的錢袋呀！」

老太婆又喃喃地上樓去了。

茜娜洗完了臉，在地上找到了粉盒和粉撲，修飾了一陣，忽然想到昨天晚上，那個男人用那粉撲搔着她的身體，不禁笑了起來。

她換了那件僅有的一襲黑紗衣，一雙舊的高跟鞋。再在髮下插上一朵紅紙花，把嘴脣塗得更紅點。把那小門一關，就走出弄來，外面天已全黑了。燈光從每家窗子裏發射出來。

天上佈滿了星，傍晚的風帶着夏夜蒸熱捲向街頭，弄堂口和街沿上，坐滿了半裸的女人和孩子，揮着扇子談天，買棒冰的用力敲着箱子。那家糖菓店的無線電吉卜賽小曲唱得特別響。每家店裏電燈輝煌，街，綴成燈的海。BAR是人

氣的，門口全停滿了吉普車和擁擠的三輪車黃包車，車夫們用鮮毛巾揩着汗，啞着嗓子喚那些帶一點醉意的水手們，招攬他們到那些淫窟的所在處。許多嚴重的懷鄉病，也就在酒排間中的煙霧，女人的譁笑，烈酒和狂亂的音樂中遺忘了。

茜娜走到大街口，那寬闊修長整天為喧嘩與馬車人羣紛擾着的馬路，正是夜遊者的游蕩園，商店的燈彩是園中的火樹銀花，



奇異地開在消費者的心理上，游泳在膨脹的通貨河流中啊！用霓虹燈綴成許多怪異的名字的酒排間餐室，就是無數的陷阱，遊蕩者把她們當作了小狐狸，麋鹿，美麗的白兔。而她們也就在這繁華夜的園林裏，用妖艷的容顏，肉體，和迷人的溫柔來忍受男子們的殘暴和銀彈。

「卜個幸運啊！今夜該有怎樣一個男人挽在臂上？懷着美金的爛水手？強健的羅宋朋友？黃臉的中國人？也許一個貧窮的

吉普賽小偷香音樂師？」

茜娜在那廣濶的人行道上走着，準備到藍色的酒排間去。路上，又碰到了一羣同伴，麗莎，小得祇有十七歲的野姑娘，皮膚比茜娜還要黑，頭髮却捲得真美麗，她穿着紅花的西裝，新買的一副墨西哥式的大耳環，真和他的年齡不相稱。還有安莉薇黛，鬼靈精，圓長的臉帶白的肌體，白俄系的吉卜賽人，那透明水晶球的藍眼睛，就够使人消魂的，可是她的老親，那個老太婆，却老愛帶着她的弟弟杜蒂跟在她身邊，有些客人叫她老獸物，可是另支些錢或算一個命就可把她扯開了。

她們愉快地一齊走着，用眼睛看每一個向他們注意的男人，她們沒有手皮包，甚至常常身邊不名一文，有錢票塞在腰間或襪子裏，她們很少有多餘的錢，家用錢不會準備到後天。有時一個晚上一無所獲，連酒醉的水兵身上錢也偷不到了，因為他們早已兩袋空空。當她們的所得，連陪伴喝酒的佣金還不够一頓晚餐時

，她們祇希望遇見一個請她們吃東西的客人也就滿足了。

藍屋酒排間裏的電扇在四壁噙噙響着，却扇不開酒味與汗氣凝結成的煙霧。

茜娜和麗莎擠在一羣空軍和水兵的中間，一個巨大手臂的水兵把麗莎高舉在空中親了一個嘴又拋下來坐在膝上，旁邊的人笑起來。茜娜也給一個黃色制服的空軍拉到椅子邊去喝酒。祇有鬼靈精的安莉賽黛躲到她熟習的俄國老頭子身邊去了。那老頭子一個月總要貼她些錢的。

茜娜的身軀被白色水兵制服的手攥得緊緊地「兩杯威士忌！喝呀！沒有靈魂的人兒！」

火熱的手在火熱高聲的胸膛上游移着。茜娜習慣了男子們的需要。她祇要他們喝醉就行！五千元一杯威士忌，四成佣金。但是醉了以後所喝染色的糖水，却是酒排間老闆們的純利了。

茜娜不但做媚眼，用紅唇無盡止貢獻在舌尖下的狂吻，把有力的大腿壓得更緊一點。而且在歡呼的拍手聲中，跳了吉卜賽人的土風舞，唱着鄉祭的民謠曲。誰還會想到明日是怎樣一個世界呢。

許多像茜娜這樣的吉卜賽年輕女人，俄國女人在酒排間中，渡過了上半夜以後，有些美國兵士們，就醉得跌在街上，由同伴扶上吉普車，從冷靜的長街上馳去，臂上圍MP黑布黃文字的憲兵白色巡邏車，也離開了許多彈璜短門的酒排間和夜總會。這纔是真真夜之遊獵者的時候了。

那些愛好深夜地窖酒窟中情調或密室中旖旎風情與街頭奇情

艷遇的男子，這時纔出現在那燈光疏落，冷靜了的幽涼街上，以散步的情緒吹着口哨，他們如山貓般注意每一幽暗角落裏的影子，每一條里弄門前徘徊裝着悠閒回家或借火點香煙的女人。那些游獵者都懂得黑暗中耳語的祕訣。

許多在酒排間中，被美兵們帶到臨時公寓裏去的女人，不一定是真正街頭的游獵女郎，或者祇是爲了愉快的衝動以及附着於經濟上的戀愛遊戲，在酒排間或夜總會裏的女人也分成兩路，有些可以隨便跟人走到任何祕密的所在，有的吉卜賽和俄國女人却規規矩矩趕到家裏情人的懷裏去。真正的夜之游獵女郎也許不到酒排間和夜總會去。因爲她們太放浪於肉體的施予，連有些酒排間的跳舞女郎也看不起她們。她們常常是酒排間中過了時的宿貨，其實酒排間和夜總會中那些自視爲尊貴的女人，不過要奢華一點派頭的男子出高貴一點的代價，帶着上等或祕密私居公寓中獨佔罷了。

而彷徨於街燈之下的，那常是缺乏女人高貴營養的可憐虫。從杜美公園樹林中最冷僻的克林姆官酒排間的路上起，一直到華龍路口，都有她們的蹤跡。有時刮着風，街燈半明半滅，突然在那圓門的弄口伸出一個女人的臉，搽得紅紅的，可是那只能在閃動的燈光陰影下，看出一點線條的輪廓，如果你把火柴一亮，你將會被那些俄國女人額上的繡紋與饑餓的愁容所嚇倒，她會對你做一個慘笑，喚着哈囉時，你已經加緊脚步了。可是每夜，還有高興的醉漢，把她們當一隻美麗的花鳥，來買取她們殘餘的艷情。

還有更樓檻的吉卜賽女人，她們甚至比茜娜更年青，可是過

度強烈的荒唐使她貧無立錐。她們獵獲到一個怪癖的男子時，約她在弄弄中，石級邊，公園的草地上，做着任何猥褻的事都肯屈從着。她們好像地獄中的垂死的瘋狗，喘着最後的氣。

除了這些森林中奇異的野獸外，便是像茜娜這類的麋鹿與白兔了。她們的影子使每一個遊獵者跳起來直追着。

茜娜從藍屋中出來，美蘭的影子，在燈下一閃時，一個斜帶着草帽含着煙捲的中年男子，就如獵犬般竄過來。用一種嗅覺的聲音說：

「哈囉！一個兒走着不寂寞麼？」

「寂寞？這是幽靜有意思的晚上啊！」

「那我們過一個有意思的晚上吧？」

「你說吧！到我家裏去？還是俄國人的夜酒間去通宵？」

「如果妳有興趣，再去小酒吧去喝上幾杯。」那個帽子下的臉抬起來了。是個中國人的臉。也是黃黃的，很瘦削。

茜娜笑了，街燈的光落在她的臉上。

挽着肩膀，茜娜的臉和鬢上的紅花，壓在那人的胸前。穿過黑靜靜的夜街。他們已獲得快樂的驛站了。

遠遠高聳着的大廈，每個窗子的帘縫子裏，隱吐露着光霧。

「絲帽夜總會」門口的招牌，還在反射光下，懷着一夜疲倦。



在金神父路與莫利愛路口的交叉路口上。俄國小餐館全掩上了門，只有一家小煙紙店舖門的小圓洞口露着。夥計輕輕啣着流行小調。對面店裏的石階，却還坐了好幾個俄國女人，她們赤着脚穿着拖鞋，作午夜幽談，似乎從夜總會回來不久，她們怕屋子樓上太熱，而在街沿上乘涼吧！那些女人，如果你們很酒瀆地去兜攬她們，也許會有意外的。一個新鮮晚上。

對着那石階的一條里弄，門口那攤頭夥計已收歇搭起木板高臥了。可是茜娜却和那男子走向

那對着一家俄國餐館後門的人家，鐵欄柵門半開着，院子裏堆滿了破沙發和爛什物。再推門而入，便是幾張簡陋的椅子和舊沙發，幾個俄國人和女人在那裏喝着酒，破壁爐邊一張單人沙發坐着一個老頭子啣着俄國歌。蘭莎和那老太婆也在那裏，這野雅的小吉卜賽姑娘是永遠不管日夜遊蕩

着的，她又在那個半俄半吉卜賽民族的考爾夫擁抱着賭酒。茜那同來的中國人，可說是奇異的顧客吧，誰都那樣看他們。他們吃着十分劣味的色拉和啤酒，有的只喝一杯不便宜的伐脫卡酒，如果拉手風琴的吉卜賽男子來了，也許在深夜不怕驚動四鄰的奏上一曲，在這簡陋得可笑的破舊的屋子裏，便如那舖着紅色枱布的地下酒窟一樣，在黑暗的弄中，飄出女人幽怨的俄國戀歌。

茜娜真的覺得有點醉，那個瘦長的中國男子也在刺激中感到

一點靜坐的疲乏。

於是她想了那零亂的家，她本是希望那客人帶她到另一個住處，或者借一宵俄國人的小房間。因為在游獵區女郎徘徊的小弄中，或由街邊直上去的過街樓上，常可以弄到一個臨時舒服的寄宿舍的，而且至多加利金一二萬元一晚吧，可是那個客人除了在茜娜的耳邊說：『好吧：依你五萬元全夜，我們走吧，到你們的家去！』一邊掏出皮包來付那裏的酒賬，一邊又親了一下茜娜的唇說：

『親愛的吉卜賽女郎，這是全夜的半夜了。時間上你佔了折

頭的便宜啊！』

茜娜咬了一下他的嘴唇，兩人挽着手走出那夜酒間的小鐵門了。

夜風吹着街燈搖曳着，照着一對男女的影子，走進一條很僻的吉卜賽人住的里弄中去。

今晚，茜娜那張用香煙罐頭墊着壞腳的床上，和缺乏燈罩的光下，又將構成一幅新的游獵了。

破舊的窗帟已拉上。牆上畫着跳康茄舞的半截肉感大腿不見了。

地址：南京東路六百號

店商利薄一唯

同茂盛

綢布莊

抱服務精神定價低廉

綢布呢絨一律加三

為顧客設想花色美備

電話：九一六六六號

幻覺

• 上 •

徐 訥

天是陰的。灰藍色的雲，濃濃淡淡的一層一層，一片一片的從南向北飛去。淡月還留在天空，星星都已零落，風很大，把手電筒插在衣袋裏，拉着帽邊，豎起衣領，望着白亮的東方，費勁地走向觀日岩去。

觀日台下是凌亂的石岩，在那塊平頂的大石下，我又看見了那個和尚，他還穿着灰色的博大的僧衣，戴一頂黑絨線的僧帽。就在我快走近那些石岩的時候，他忽然轉身跨到下面的石岩。見了我，毫不驚奇而非常客氣地說：

『您早。』

『早。』我喘着氣說。

『今天又看不到日出了。』他說着似乎叫我不要多費事的上去了，他很敏捷地從石岩一級一級的跨下來。

『是麼？』我淡淡地說着還是走上去，回頭望他，他已經毫不理我逕自下去了。

我住在南嶽上封寺凡五天，從第三天起，天天一早就到觀日台來觀日出。我天天都看不到日出，但我天天都碰見那個和尚。從上封寺到觀日台有一里之遙，我去觀日台一天比一天都早，今天我出寺門時還用手電筒照路，但是那個和尚竟天天比我早來。

第一天我是在路下碰見他的，我們有幾句寒暄，我知道他也是上封寺的和尚，那天天已很亮，所以我得看清楚他的面目，他長得眉清目秀談話時嘴唇露出白齊的稚齒，眼睛閃耀熱情的光芒。笑容似乎永遠掛在眼梢下，好像很懂得情趣似的，但沒有淡泊超脫的味道。如果他是一個大學生，騎師，球員或者空軍，我一定很喜歡他，但是他竟穿一件灰色的僧衣，領間露着潔白的僧衫，頭上戴着烏黑絨線的僧帽，腳下穿着挺直潔白的僧襪及灰色無瑕的僧鞋。我不喜歡年青的和尚，對這樣風流瀟灑的和尚我尤其感到膩俗，而且第一天他就是說那句掃我興的話：

『今天是看不到日出了。』

第二天他又說了一遍，今天他仍是說這句話，我心裏更感到不舒服，我決心下一天要比他先來。等他下來時，我也同樣說一句去掃他的興。

我存着這樣的心，於第二天早晨，天沒有亮就登上了觀日台。

風很大，滿山都是烟霧，雲山雲海在我四周上下馳騁，疏星與殘月，在天際時隱時現。

他果然還沒有來。附近四周都沒有樹木，沒有一個其他的生物，偌大的宇宙中只有我衣袂與雲瓣的飛揚，我像是古代的名將佔領了山崗，在灰黑的烟霧中，默然體驗到天地的悠悠。

突然有電閃飛來，劃破了雲層與山谷，接着是一陣黝黑，於是又是一個電閃。星星點點零落，灰雲藍雲層中，東方啓示了一條銀白光亮。

我開始意識到那位應當來的和尚，回頭來望，果然看見一個黑影正要從石岩上來。我於是回身從石岩跨下來，大聲地說：

『愈早。』

『早。』他似乎並沒有注意到我驕傲的聲氣，態度泰然的說。

『今天怕又看不到日出了。』我說。

『今天一定可以看到的。』他肯定地說，就又一歩的跨上來。石岩的堆積是凌亂的，級層的距離高低很大，但是他跨得毫不費力。

他的話很出我意外，我一時竟無話可答，自然也不想下去，於是假作迎他上來似的等他，待他上來了同他一同跨到台頂去。東方天空的那條銀白的光亮像背後有電火在燃燒一樣，白光一縷一縷的跳出來。四周的雲天滲成灰白又慢慢地變成了白亮，而那白亮的條縫已裂成了銀渠，銀渠逐漸地寬闊起來，中間有金光跳出流出瀉出奔出，於是雲天汎出無數的金波，金波淹沒了銀渠。接着金波凝聚成紅練，一角紅球從地平線上浮蕩起來，一跳一躍，時浮時沉，半吞半吐，忽縱忽斂像含羞納嬌似的伸出來。我目不轉瞬的望着天際，已忘忽了我身旁的和尚。這時我才注意到他早已不在我的身邊，他還在觀日台石岩平面的右端，離我約有二十步之遙，用打坐的姿勢坐在那面，凝神注睛在天日之中。

太陽已經正個的浮上來，四周的雲彩從金紅金黃淡開去，白色淺紫，淡灰銀藍，散聚在條紋斑斕的天空。於是我望見遼闊的煙霧籠罩着的幽綠灰穠的山野，越過山野是一個青葱鬱郁的山峯，看來是低於我們所據的峯巒，但太陽這時候正從它的後面湧上

來，一縷一縷的金光照出那蔥蘢的翠叢，閃着點滴斑斕的反光，浮起一層層縹緲變幻的水氣。

天已經亮了，風小下來。我深深地呼吸着，開始注意周圍的環境，漫步到右端去。

那和尚仍在那面打坐，嚴肅端莊，極目於蔥鬱的小山。凝神處眼睛灼爍，銳利如劍鋒，但沉着深邃，完全是發於心底，具有信仰與至誠的激動。面孔一無表情，但似乎很用力，像起了微微的痙攣。兩手屈在腿膝間，握着唸珠，但並未在數撥，嘴唇堅閉，也並未唸動。

我本想同他說話，但一看他這樣虔誠的坐在那裏。我精神爲之一變，一瞬間我對他有一種說不出崇敬的情感，我不敢打擾他，在稍遠的地方注視他面部與眼睛的變化，他面部的肌肉似乎有一種蠕動。

本來不正的前額有好些小塊聳起，兩頰發紅暈，似乎瘦削許多，好像他在一瞬間老大了多年。忽然他眼睛閃出奇光，潤濕的光暈凝聚着，有淚從他的眼眶浮出來。

我對他崇敬的情感，已變成了驚懼。我不覺叫出：

『師父，你……』

他似乎一點沒有聽見，身體漸漸前斜，眼睛張得可怕的圓大，嘴唇微微顫動。我瞻望他所注視的前面，見太陽已經穿着雲層上去，萬條的金鍊投在蔥蘢的小山峯頂，天空碧藍，紅霞銀雲駛遊着如輕裘浮錦。我凝視這無限的景色許久，看太陽逐漸昇高，幽綠灰縷的山野慢慢清澈起來，才再注意到我右面的和尚。

他這時似乎已經由激動回到了平靜。端坐得比較安詳，前額的小塊已經平復，兩頰也豐潤起來。眼睛閉着，嘴微顫着似唸些什麼，兩手數撥着唸珠。

我看他像在那裏入定，自然更不敢擾他，祇站在較遠的地方望着他，我對他一時有許多好奇的疑問，但尋不出較好的解釋。

現在太陽已經很高，兩山間的山野更見清澈，田隴阡陌，人煙村落，隱約可見，而對面蔥鬱的小山，也似乎離得更近。天色碧藍，雲縹淡遠。和風輕拂，全無日出前之厲急。突然，我右面的和尚霍然站起，深深地呼吸了兩下，意態瀟灑地回過身來。他似乎到那時候才意識到我的存在，但並不驚奇。活潑和藹，眼梢掛着微笑地說：

『先生，你看到日出了。』

『是的，師父。』我說時驟感到我自己的淺俗渺小，於是接下去說：『自然我所見的只是浮淺的現象。』

『你是說現象的下面還有什麼神祕的實在麼？』

『我想一定是的，像你所見到一定不是我們這種凡人可見到的。』

『這個你怎麼知道呢？』

『我想這同書法家看字，畫家看畫一樣，同常人所見到的不同。』我說着又覺得這個比喻不十分精確，又說：『自然這只是技術的觀摩，而自然界是貫通宗教的情感的。』

『宗教情感……』他低下頭，笨拙地自語着。

『是的。』他又恢復瀟灑和藹的態度說。於是看我要下去的樣子，他也從觀日台跨到下面的石岩去，我就在他的左面。

『是不是你因為由此可以悟道參禪呢？』

『悟道，參禪……』他自語着，浮起了一種癡笑，這種笑法在他是少有的表情，而我竟喜歡他這個癡笑。可是他忽然抬起頭來，恢復了舊態，露出了白齊的稚齒說：『先生，還預備住幾天麼？』

『我想再住兩天。』

『這裏幾處名勝都玩過了麼？』

『是的。』我說：『而上封寺竟是這樣清靜，多住幾天也很有意思。』

『……』他不響。

『一共有多少和尚。』

『三百個。』他心不在焉的說。

『似乎都很年青。』

『不見得。』他似乎不喜歡我嚙嘛。

『至少你比我年青。』

『不見得。』

這時候我們已走回了石岩，往山坡下去。我說：

『你出了家很久了麼？』

「四年。」

「讀過大學？」

「是的。」他不理會似的說。

「厭世麼？」

「哼……」他一聲癡笑。

「失戀？」

「哼……」又一聲癡笑。

「看破紅塵？」

「哼……」又一聲癡笑。

走下那山坡，就到了回上封寺的山路。他似乎不耐煩我的嘈囂，也就不說什麼了。

到了上封寺，他又用他常露的笑容同我告辭，從此一天中就沒有再會見他，而我的心裏竟整天忘不了他。

第二天早晨我又到觀日台去。天色還是朦朧糊塗，但是我一上石岩，就看到他在台上散步。我用手電筒照着他說：

「你早。」

「你早。」他說：「今天又看不到日出了。」

他雖然那麼說，但並不下來，還是在台上散步。我上了台，望望煙霧瀰漫的四周，看已白的東方天色，彼此沒有說什麼。那天風雖不大，而陰雲時聚時散，看來他的話是對的了。我於是開始問他：

「看不到日出，你就不打坐了。」

「是的。」他站住了說：「看不到日出，我也看不到什麼了。」

「看不到什麼？」我好奇地問：「難道你所看到的神祕是依賴日出的一瞬間的啓示麼？」

「也許。」他說：

我看他不願意我問他這些，我就另外尋話同他談起來，不知怎麼，這一談就談得很投機。在天色大亮，相偕回寺的途中，我們談到了茶，他告訴我這山上並不出什麼茶葉，可是他自己講究吃茶的人，他藏有很講究的茶葉，叫我夜裏九十點鐘的時候到他

的房間去。

回到寺裏，他告訴我他房間的所在，就匆匆的走開了。

一天中我沒有見他，到夜裏，我尋到了他的房間，我先從玻璃窗上看到燈光，於是我輕輕敲他的門。他像是有準備似的來應門，接着就殷勤地邀我進去。

他的房間並不大，但是整潔萬分，一塵不染。桌上的煤油燈在他的房內似乎倍增了光亮。傢具都是金漆的，閃耀着反光。但靠左面放着一張未漆的板桌，似乎是剛搬進來的，桌上放着黃泥炭風爐，上面煮着水，旁邊是精緻的茶具，放在一隻黑色福建的漆盤上。

我被邀坐在一把金漆有黃色墊子的椅子上，我就座的時候，看到一付對聯，我沒有記那上面的聯語，但我注意到寫着「墨龍和尚法正」字樣。我坐下的時候，他又去注意風爐，我看到我對面牆上一張油畫，畫的是江南鄉村的風景，田野，小河，短橋，綠樹，水車，就在最近的水車地方，樹蔭下坐着一個女孩子，面目不清楚，手裏拿一根閒草，嚙在嘴上。我雖是望着那幅油畫，心裏可惦記着他的名字。所以在他回身來招呼我的時候，我問：

「墨龍是你的法名麼？」

「不，」他眼梢掛着笑容說：「是我的別號，我的法名叫大空。但不知怎麼，人們反只知道我的別號似的。」

「是因爲你畫龍麼？」

「也許就是因爲那個緣故。」他說着，一見泥爐上的水正開，就去泡茶，是一把紫砂茶壺，很小，他倒了一杯給我，他說：

「你先嚐嚐這個，回頭我還有別的茶葉。」

「我對於喝茶是外行。」我說着接了茶，心裏可想到我在寺中客室裏所見的淡墨行龍等畫圖，我想一定是他的手筆。我喝了一口茶，又注意到對面牆上的那幅風景油畫，我問：

「您可是畫中國畫？」

「自然，」他說着看我在注意牆上的油畫，又笑着說：「那是十多年前的玩意兒了。」

「那也是你畫的？」我問着站起來仔細去看那畫。

「不成畫。」他說：「不過過去的作品只剩了一張，所以留着。沒有什麼道理。」

不知怎麼，我忽然看出那幅畫上有一點心理的錯覺，在那幅畫面上，主題自然是最近的樹蔭與水車以及水車旁的女孩子，但是畫家似乎有過份在那個女孩子身上尋求什麼似的。這現在想起來該是一種因緣，我把這些感覺同那天與他的對白與癡笑聯想起來，我很想問那個女孩子是誰，但恐怕觸惱了他。措辭了半天才說：

『這個女孩子真幸運，可以在你的畫中，在這個名山名寺中長存着。』

『幸運？』他露出意外的癡笑，用不平衡的語氣說，但隨即平靜下來轉身到我座位旁几上爲我斟茶：『茶葉還喜歡麼？』

『好極了。』我說着回座。大家半擱沒有話說，細味着手中的名茶。他微顰着，目光望着空虛，若有所思，我說：

『這茶真好。我是好久沒有這樣清靜的享受了，在這樣的環境裏四週萬籟無聲，能够同你一同喝這樣的茶，這是再美麗不過了，將使我在以後勞碌的生命永遠記得今天的夜裏。我希望我們可以盡情地談一夜，比方說，你那天告訴我你出家才四年，但是你沒有告訴我爲什麼要出家？我相信，在世俗中忙碌的人，一旦到這樣的高山古寺裏，很容易動出家的念頭，比方我在這幾天中也時常想削髮爲僧，但是一想到父母妻子，朋友社會，就很難下這個決心。你年紀似乎很青，怎麼能獨有這個因緣？可是宿根比較清靜嗎？』

『緣，是的，一切都是緣。』他說：『我是學藝術的，我是崇拜美的人，出了家以後，我才獲得了美的正果。』

『但是藝術家與宗教似乎並不是依賴同一種宿慧可以體驗的。』

『但是佛法無邊，它是超宗教的，它只是一個境界，這個境界可以容納一切，諸凡宗教，藝術，哲學，科學的極境，任何人的體驗就自然而然進了這個境界。』

『可是佛教的理論同科學總有矛盾的地方。』

『其實佛法並沒有理論，任何的理論都是佛的理論。它是一種人的體驗上的境界，研究一切純學問的人，到了最高的體驗境界就進了佛了。』他和藹而安詳地說。

『這是我第一次聽見的新鮮的理論，似乎同許多高僧所說的都有出入。』我說。

『這不過我個人的體驗，而別人自然有別人的體驗，這些體驗都不成爲理論。總之人人不同的體驗都可進於佛，這也就是因爲佛法無邊的。』

『那麼你可以告訴我你的從藝術到佛的經過麼？這一定是非常有益於我體驗的。』我說。

「我從小愛好藝術，愛好美，我追求美，陶醉於美，但結果我反而墮入於最醜惡的虛幻中，我不安於痛苦，但不能自拔，一直到我出家了，我靈魂才平靜安詳起來。」他忽然露着淡淡癡笑說：「這是很平常的經歷，但人人接近佛的經過實質上都與我相仿的。」

「你以前沒有家庭。」

「沒有。」

「沒有結過婚？」

「沒有。」

「戀愛過麼？」

「是的。」他說：「但是真正愛情的美麗，我在出家後方才體驗到。」

「這個我可不懂了。」我說：「出家人難道還以色爲非空麼？」

「這個因爲空即是色，一切純美的東西原在大空之中。」他笑着站起來，又到風爐邊去弄茶，於是他說：「我現在給你嚐另外一種茶。」

窗外有竹，遇風蕭蕭，這是初秋的夜晚，淒切的蟲聲啾啾可聞，正顯得這世界的清靜，他沏了茶，這一次他用的是一隻圓形的碧綠的瓷壺，沏好了，倒到茶杯又倒回去，反復地倒了好幾次，最後倒了一杯給我，茶杯也是碧綠的，但杯裏則是潔白如玉，我淺淺地喝了一口，這是我平生最欣賞的一杯茶，它不但像洗淨了我一切胃裏的污濁，還像洗淨了我腦裏的雜念。

「我倒並不是怕告訴你我過去與現在的體驗。」他也同樣的拿了一杯，坐下來說：「而是在我覺得很平常的體驗，在別人以爲是神奇的，荒誕的。所以還是不說爲好。」

「許多宗教上的體念，我雖是不信，但我向來是尊敬的。比方基督教裏就有見上帝或聖母的傳說，我想信仰所到，這也許可能的。且不管他是幻覺或是實體。」

「其實幻覺與實物也很難分，實體是多數共同的幻覺，幻覺則是個人的實體。」

「這也許是真理。」我說。

「那麼請你不要驚奇，我來告訴你這幅畫，那畫在你是一幅平常的畫，在我則是我的過去，我可以隨時從那畫框裏進去，向

那田陸走過去到每個水車的旁邊，我馬上可以聞到那田野的氣息，摸到那樹，那草，聽到水車的聲音，看到那牛遲緩的步伐，看到那個女孩子，她叫我：

『墨哥！』

2

『墨哥，墨哥！』這是誰叫他呢？一個女孩子的聲音，這樣早。他猛然想起來那是地美，一定是地美，是他約她一同去繪畫的。

那是二十年前的事情，李墨龍剛剛從美術學校出來，到他的姑母家裏去過夏。

這是一個僻靜的鄉村，村後三里地左右是山丘，村前是一條小河，河外是一片禾田，沿河有許多水車，安置在樹叢下面。當墨龍走到這小河的石橋上，正當夕陽西墜的時候，河面閃出鱗鱗的金光。他回頭望去，聽到水車軋軋的聲音，覺得那樹叢下的幽暗處，有一種神祕恬靜的意境，使他想到荷蘭風景畫中的磨坊。

——那末我明天早晨就先從這裏下筆吧。

第二天早晨，墨龍就在橋上展開畫幅，那時水車聲軋軋作響，河面金波閃耀如錦，一眼望去，沿着河岸，有四五部水車可收入眼簾，在橋端一架最近水車上，樹叢裏藏着神祕的恬靜，耕牛一隱一現的在轉動。就在這神祕的恬靜之中，他驟然看到樹蔭下坐着一個姑娘，坐在那面，從他們的距離，很難看清她的面部。但是她的存在，的確把這幅畫點染出一種色彩，而她這種凝思的態度，正是墨龍所要表現的這田園的靈魂。

墨龍幾乎跳出繪畫的心緒，他覺得這個凝思的姑娘對這農村的風景的反應，竟是完全一致的。他很想過去同她談話，但是他……雅不願打破她恬美的凝思，於是他就動筆繪這幅難得的畫景，無形之中他已經把這個姑娘做主要的對象，整個的田園好像是她的陪襯了。她穿一雙布鞋，赤着腳，黑袴的袴腳縮在膝上，藍色的上衣，短的衣袖還捲起着，小肘正支在膝上，手中似乎拿着一根草或者一根樹枝，一端正在嘴裏啃着。頭髮不長，但還束成兩個小髻在她的耳後。眼睛凝視河面的金光，一直凝坐着。地美於是就這樣留在墨龍的畫裏。

後來墨龍知道這個姑娘叫地美，是他姑媽的鄰居，但是他總沒有機會去同她談話，雖然有幾次她到他姑媽家來，但一見墨龍

她就走開了。

一直到有一天，因為十幾里外有一個廟會，墨龍的姑媽僱一隻船，陪墨龍到那天去玩去，同去的人中，一個就是地美。於是他們有第一次的談話。也是第一次墨龍真正看到地美的面容。她有一雙靈活的眼睛，開朗的眉毛，美麗的嘴唇與如珠的牙齒。鼻子雖然很直，但似乎欠高一點，不過在她圓形的臉中，反顯得無限的天真與純潔，在一個會畫畫的眼光中，像墨龍這樣的性格，很容易聯想起「面如秋月」古舊的「形容」，在這次同船的機會中，他知道她曾在附近小學畢業，此後教育她的只是三天到一次的報紙。她現在還只有十八歲，這是一個還不知道人生中年齡大一年痛苦多一年的時代。

太陽時隱時現，也有點風；蟬聲的噪鬧更顯得山路的寂靜；四周的樹林閃着可愛的翠綠，似乎減少了夏天的熱光。地美拿着一頂小傘，在前面走着，墨龍時而走在她的旁邊，時而走在她的後面。這鄉村風光是墨龍的新天地，而地美的靈魂尤其使墨龍驚奇。她竟知道這裏每條路，認識每一種植物，她知道牠們的存在，生長，什麼時候開花，什麼時候結實，她還告訴他氣候的變化，土地的性質，以及風雨的脾氣。當墨龍攀折附近的樹枝時。她說：

「當秋深的時候，這個山上什麼樹都凋零了，只有牠還青綠着。」

「那末秋天這裏是很沒有意思了？」

「爲什麼？我們大家來砍柴。」地美說了，忽然她很自然的把傘交給了墨龍，過去俯身去折一種嫩綠的植物，她說：

「你知道這是什麼？」

「……」墨龍還沒有回答，地美接下去說：

「這是野蕪可以吃。」說着她折了好幾根站起來，一面走，一面剝一根野蕪的外皮，最後她折一段，給墨龍說：

「你可以嚐嚐看。」

墨龍有一點猶豫，但是她自管自吃起來，墨龍笑笑也開始吃了。她說：

「怎樣？」說着臉上浮起問語的笑容。

翻過那座小嶺，是一個小湖，她們走到湖濱，濃郁的樹蔭覆蓋着碧綠的草地，四周沒有一個人影，蟲噪鳥鳴倍增了這宇宙的寂靜。

「我們在這裏歇歇罷。」就在那個樹蔭下，墨龍坐下來。

地美沒有說話，自管自剝另一根野蕪，很自然的坐在墨龍的對面，接着遞了一根未剝的野蕪給墨龍說：

「你倒剝剝看。」她說着自己咬根已剝的野蕪，並沒有望墨龍。但墨龍接過野蕪，可並沒有剝，只是望着地美。

「你笑什麼？」

「我笑你坐着的姿勢。」他說。

「你知道當我到這裏的第二天，你不是也這樣的坐在牛車邊麼？」

「你看見我？」

「不但看見你，我還把你畫在我畫的裏面。」

「你把我畫在畫的裏面。」

「怎麼！你不高興麼？」

「但是，你爲什麼不給我看。」地美說着，看墨龍不剝手裏的野蕪，她就折了手裏的一根交給墨龍。

「回家就可以給你看，但是你能看出你姿勢，看不清你的面貌。」墨龍咬着野蕪說。

「那還好，不然太難看了。」她含羞地笑了。

「怎麼，你不肯讓我好好畫張畫麼？」

「你不說已經畫過了。」

「那我是畫風景，你不過是風景的點綴。現在我想在這裏替你畫張肖像。」

「畫好了給我。」

「那末我替你畫兩張，一張給你，一張我帶走。」

「好，那末明天就畫好了。」地美爽快地說。

「但是只要一禮拜工夫，每天讓我畫一個鐘頭。」

「一禮拜工夫？」

「怎麼？」

「也好。」地美笑了，閃一下烏亮的眼珠，就低下頭去。

與徐訏談「風蕭蕭」

殷孟湖

收到你贈我的這兩冊厚厚的「風蕭蕭」時，原想再讀它一遍。因為我記得很清楚，在抗戰最苦悶的時期，在重慶時患着極度營養不良症的燈光下，我們同住在那家叫「湖北旅館」的小客棧裏，一張破舊的八仙桌上，我看你在一本朱紅色精裝的「新生日記」簿上寫下「風蕭蕭」的第一章，那時，我就說過：將來，「風蕭蕭」脫稿了，出版了，我該寫一篇「徐訏是怎樣寫他的「風蕭蕭」的」。可是，四年過去了，你到美國就擱了兩年，我也跟着勝利的歡聲重返上海，「風蕭蕭」的初版二版在以兜兄的慘淡經營下終於問世。但是，我們的苦悶竟更甚於湖北旅館時代了。你送我的「風蕭蕭」，印得那末漂亮，自然不是當年在湖北旅館夜夜閒談中所想到的。放上書架沒到一天，就被家人拉開了，傳着閱讀，如今已不知去向。據說此書銷路極好，便有人注意起你的版稅收入，我常常聽人說你發了財。我知道，一個靠寫作而生活的人，今天是無從發財的。你的作品總趕不上法幣的產量，同時更不會與黃金美鈔一樣瘋狂迷社會。聽着這些傳言，我不免有點悲哀。好像你是被諷刺了似的。倒使我更留戀於湖北旅館時代的情景了。

你自然不會忘記那時候，一個個寥落的黃昏，在香烟，清茶，橘子，糖菓，與閒談中過着，我們的生活幾乎和那時重慶的燈

光一樣，電力不足。我們墮落得只能用幻想來打發生命。尤其是你，太多的寂寞，太多的幻想。有時，會談着談着談起夢話來。你的幻想是基於你對人的熱愛，可是，現實中你遭遇到的都是冷淡與庸俗。於是，你便來編造故事。把生活中吸收得的片片斷斷，幻化成一個個瑰麗的故事。有人說你故事中的物都是神仙，這就點穿了你的秘密了——你的幻想使你不甘於冷淡與庸俗。在「風蕭蕭」中，你創造了一個個美麗的影子，而你自己，在寂寞中流落，流落，對着燈光嘆息。

不過我們似乎都永遠有着那末一種天真的勇敢。尤其你，什麼都打不倒，吃了拳頭還可以作為笑話來取悅。這份勇敢，我想，該就是幻想解脫了一切吧。也許可以說是一種對現實的淘氣與倔強，因之，你會換過不懂幽默者的詈罵。在人家也許是不由衷的偏見，而我們却覺得多餘得可笑。而可笑的背後又是悲哀，更增寂寞而已。

★

★

★

是不是應該先認識你的人，如後再談你的書呢？我想至少我是這樣的。

我們相識十年多，直到一九四二年同在湖北旅館相處時，我才發現你的無法解脫的寂寞。你給我的印象是複雜的。曾經是一

個商業社會中的穩重的職員，也會經是一個法國留學回來的極度浪漫的窮文人。其實，你什麼都不是。你會穩重得一如錢莊裏的老年賬房，也會浪漫得一如流浪漢。破落戶的氣質，加上詩人的夢，加上人生經歷的鍛鍊，於是便形成了一個放誕的紳士。但這個紳士的頭腦，總不能完美地指揮生活上的小節。

你的理智強得令人驚奇，而薄弱起來又令人驚奇了。對於心理學有過人的興趣，我總不免認為是少有着自卑感的。你是研究心理學的，在日常生活中，也喜歡隨時隨地研究人家與自己的心理。譬如，和人家交涉一件事，不論談得順利或不順利，回來之後，你會以很長的時間來反覆思慮。思慮你自己是否有說錯了的話，思慮別人某一句話某一個表示是什麼動機。又譬如半夜就寢以前，你鎖了房門上床，睡了十分鐘，又會下床來檢視一下房門是否果真鎖好。這些，即使是神經衰弱，那也是自卑感的作祟。平常，略帶自卑感的人，往往是謹慎，小心，穩重，事事不會越軌。但是你，自卑感以外更有詩人的狂妄。有時，會做出一些失常的事來，尤其在戀愛上，你就不容易控制自己。當你有了愛，便沒有任何世俗的顧忌了。

因此，容許我下個結論嗎？你的自卑感只管束了一部份，那另一部份便只得由你的氣質的自然暴露而放縱起來。由於這一放縱，你的熱情完全奔放到幻想中去，配上天賦感受力之強，你便成了一位小說家。

暴露在外表上的，你的一張臉就是兩個字：思索。高闊的額，濃眉，結實的鼻與嘴，削瘦的兩頰，都說明着腦的勞碌。而兩眼飄漾着無限的夢境，夢境使你笑，使你哭，使你愛，使你恨，

同樣，也說明了腦的勞碌。你與別人的來往，用的不是談話（你是多末笨拙於寒暄呀！）而是腦。

所以，在你的作品中，你「想」出來的，是深刻的，細膩的，周密的，而且美麗的。至於你的見聞感覺的記錄，便不一定強於別人了。

★ ★ ★

對於所有的人，你都用幻想的眼光來看；對於你自己創造出來的人物，自然更是毫不保留地盡情幻想了。「風蕭蕭」中，沒有一個人不是十足的幻想，沒有一個人不是完整的美麗。炫耀你的幻想力，你是成功了——不僅自己成功，並且把讀者教育了。你用那末明顯深濃的色彩來創造人物，使讀者能整個跌進你的熱情的夢境，隨着你的主觀的幻想而笑，而哭，而愛，而恨。「此人只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見，」人家批評你創造出來的人物離現實太遠了，但是，你的機智的技巧，使你掩蔽了其間的距離。套用「戲場情感」的名詞，你對於「讀者情感」的把握，是成功的。這一點，便使你獲得如許讀者的「着迷」。

在「風蕭蕭」中，你的技巧是高度發揮了。且挑幾個特別凸出的人物談談。

在凸出的人物中最凸出的，自然是梅瀛子了。雖然在故事中的重要性與白蘋是平行的一對，你在你的「工力」之下顯然梅瀛子更凸出的。你不僅創造了一個典型，一個個性，甚且還給她創造了一套身世來襯托。身世比較上是複雜的，但體格恬靜而溫良，這在一般聰明機智的女人中很少能有這種調和。但是，你筆下的梅瀛子竟是如此調和着。想來正是你寫白蘋時得不到的更深

刻的美。在白蘋出場時，我曾有一個小小的索引。索引自一件大衣上的——你在開始數章中所寫白蘋所穿的一件近似男裝式樣的春大衣，不正是在重慶某一次晚會中所見到的？我們見到的是一張圓形的活潑的臉，大眼，健談，胸無城府，用個英文字來稱讚，便是Gay得可愛。而後來，這Gay得可愛，就變為Gay得可厭了。在你筆下，白蘋就是這末一個人。也許最初寫着她，你雖想到過我們見過的那張臉，後來，却遺棄厭惡的種種，用過人的伶俐與慧心來使她發展。所以把犧牲了生命的惡運安排給她。你也不承認過你不喜歡書裏的白蘋嗎？但是，照你所寫的，白蘋的過人的伶俐與慧心，明朝得恰到好處，還是使人歡喜的。

當然你自己却在處心積慮地為梅瀛子給繪描得完美無瑕。

然而從梅瀛子身上，你又分出更深刻的一份主觀給了另一個凸出得幾乎破壞了整書結構的海倫曼斐爾。記得當你開始讓曼斐爾太太出場時，你雖問我？「這名字像一個美國人的姓氏嗎，不太特別也不太平凡的？」我說當然可以用。那時，我就預感到在這一位太太身上你將有所發揮了。果然，他竟把你的一套人生哲學，（說句笑話，是「女人的哲學。」）應用到這位太太的女兒海倫身上了。這時候，你正戀愛着一個十多歲的姑娘，你對於這樣一個徘徊於人生迷境門口，滿目絢爛，一往情深，近乎癡狂的姑娘的苦悶與希望自是懂得很多，而這很多是純主觀的。在當中，你用「我」字的第一人稱所寫的角色，確是愛着海倫。這愛，愛得真切，而又不得不以人生的體驗來規避，來打發。這一段故事，與其說是「風蕭蕭」故事中的一環，那毋寧說是作者盡情的發洩。

想我這樣點穿你不自覺的寫作動機的祕密，這是我所看到的你，與你筆下的海倫。

從整個故事來說，海倫在書中的地位是被作者過份專寵着的。作者用幾頁幾頁的篇幅來刻劃海倫的心理變化，更不惜叫許多別人為她思索，為她忙。而第一人稱的「我」寫給海倫的長信，正是全書中最精湛的一段——我想，原是你想寫給另一個真的女郎的？自然這真的女郎不配（實在是不可能）收受。於是，你把這份情感寄託在幻想中。你成功了，你滿足了，而在小說論小說，海倫這個角色，近乎京戲中為了扮演人的叫座而不得不特別增添幾段唱詞來爭取喝采，是顯得有點過份加重了。

從海倫身上看作者，是認識你最清楚的。同時，也正是你最自私的幻想。

不過，我總嫌她出現得喧賓奪主。

★

★

★

在你寫作「風蕭蕭」的過程中，我會見你忽而興高采烈，忽而鬱結。真有點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波折。有幾段，尤其是前半部，寫得絲絲入扣。在故事正待進展中，寫一段長時期的遊樂，介紹人物個性，運用當時上海的真實背景，運用得非常妥貼。可是，也經過了點染，淘濾，而通過你的幻想的。是不是你說的？「好的畫像比攝影名貴。」因為攝影在「像真」以外所能有的藝術，總比不上繪畫。那末，你所運用的當時的上海的形勢，場面，甚至於市容，也都「藝術化」了。

而有幾段小動作的設計，譬如，在桌子下面躲避一個人，而用自來水筆像在日本女人衣裙射上墨水等等幾段，直現得你無比

的聰明。又有些驚險場面，我却嫌你寫得太細弱。你是用工筆來描繪壯闊的，用心理的進展來寫驚險。但在這些「工力」中，看得出，你是切實苦寫，並沒有逞縱自己的才力，而確是虛心地來完成「鉅著」的。

可是，你那段時期在重慶的生活太不安定了。我看你天天帶着「風蕭蕭」原稿，那紅色封面的「新生日記」簿，白天到一家銀行去簽到，喝茶，談天，看報，而早退。「風蕭蕭」開始於湖北旅館的斗室。不久，搬進純陽洞山上的泥屋了，而你又爲出國護照事忙了。後來，護照辦好了，怕不是朋友們的逼，你還不會到北溫泉的數帆樓去埋頭十天把「風蕭蕭」結束吧？

看你從北溫泉回來，提着一隻大皮包，裏面裝了三本紅色封面的「新生日記」，都寫滿了的，你終於得意地笑了。顯得一身輕鬆？於是，我們又照例地在小樑子的叫「心心」字不准賣咖啡的咖啡室內坐下。這時候，離你開筆那天，已經一年了。

不認識你的人都在稱頌「風蕭蕭」。「風蕭蕭」中的幾個人物，不，該說是你的幻想中的男女，在人們的情感中出現。而認識你的人，則更爲關心你的生活起居與你的喜訊。是不是仍維持着一日三睡的習慣呢？你以爲睡眠必須分成短段，於是，當別人都睡濃了的子夜二三時，你起床了。我的工作適是半夜，常接到你的電話，可是，你却說：「正在讀書，」而不是「寫作」。也許，也許你在午夜夢回之際，有更多更濃的幻想；？當年在重慶，你寫「黃浦江邊」帶去的幻想，（你開始寫「風蕭蕭」時，記得曾經用「黃浦江邊的落日」的。）那末，我們又同回到黃浦江邊了，江水長流，水色長黃，今日的海，離你筆下的上海更遠

更遠了。人間是否有梅瀛子，白蘋，海倫……與你共遊，談話，以及共同來分担各種不同的情感？

「風蕭蕭」已寫盡了你的幻想呢？還是你的幻想已磨蝕盡你來。是天真的勇氣漸滅，還是寂寞的程度加深呢？

「風蕭蕭」以後寫得太少，太少了。並且作風似乎變得晦澀起來。我想再讀一遍「風蕭蕭」，想重溫你天真的勇氣融合成的「英姿」。把幻想寫得這樣狂放，如今有如夢之感乎？



虎標萬金油

虎標永安堂行
新加坡波羅街九七五號
(新加坡對面)
電話九一三五

寶大祥

· 莊 布 綢 ·

棉
布

呢
絨

綢
緞

總 花 鼎 大 勝 美 千 萬
匯 色 鼎 名 收 不 紅 紫

三 加 尺 足 創 首

觀 參 迎 歡 · 利 薄 準 標

橋 仙 八 海 上 · 號 新

門 東 小 海 上 · 號 南 · 店 老



關中記

王雪莊

筆者旅食陝西，歷時四載。教讀生涯，多與當地人士相接觸；轉徙諸縣，獲諸民間之風尚習氣。耳目濡染，頗有可歌可嘆可喜可怪之迹。乃者南歸省親，春暮鄉園，閉門思往，爰就旅中聞見，追而記之，略無褒貶，聊供談助云爾。

一：楊九娃

楊虎城，本蒲東山匪，小名九娃（陝人小名皆曰娃，機關學校工役亦曰娃，白髮門叟豁齒侍僕無不娃也。）及爲督辦，舊日黨類，謁轅門呼九娃者日必數起。楊皆善遇之。

某次奉命剿晉南亂幫，閱師開拔，楊登壇訓話，囁嚅有頃，忽大聲曰：『他媽的，我又不曾講個演子，祕書長要我講這演子；我也沒啥話，娃子們，一路出去，誰要拔了老百姓的蘿服，我就×他媽！完了。』

楊初次觀光首都，正當新生活倡行之始，回陝後每與人言，『新生活實在不錯，就是一樁事，「靠左邊走」，大家靠左邊走，那右邊誰走哇？』其腦筋簡單，可見一斑。

退隱後部從星散，近年尙偶然邂逅其舊日僚屬，輒喟然歎曰：『唉！雙一二替別人做了蠟燭，人家絕處逢生得有今日割據強佔之勢，而我們卻完了！』

九娃在西安尙有空房一院，一姪女畢業高中，年華雙十

，而橫眉岸額，家世已非，雖日榜賤賣，迄無敢問津者云。

二：岳上將的掌上珠

岳西峯上將與柿餅同鄉，出富平縣莊裏鎮，關中武將中之老成人也。故後門戶冷落，豐碑矗立蓮湖公園，風雨剝蝕，亦復式微。遺一妻二妾，煙霞癖甚深。無子，孤女名燕，癡肥而碩，唱秦腔楊氏婢慈雲庵，眼波流轉，頗能瘋狂座衆。數年前，負笈西京南郊興國寺中學，年已標梅，春色關不住。漸與某男生嫖，一夜，自習已罷，二人篝燈隔案對坐，攤書伴觀，而案下摸索，纏腿解扣，方欲入港，忽窗外磚塊亂投，驚散好事。從此佳話傳遍古城，而岳小姐芳名，遂成口碑。有家在西安菊花園，對門爲花紗布局職員宿舍。一河南會計員乘龍有幸，窗戶眉眼，竟成佳侶，此君人財兩得，侍妝臺惟恭惟諾，燕姐兒春意日酣，而君亦日趨黃瘦。成婚日有用黃牋書一聯致之，曰：

春到菊花園，從今獨捧河南蛋。（北人罵豫人之詞）
磚飛興國寺，可憶僧敲月下門？

三：城南三曲

出西安南關二十里，有鎮曰韋曲，自韋曲東折十五里曰杜曲，韋杜之間，坡原夾峙，南原曰神禾，北原曰少陵，中間公路坦蕩，水田盈望，是爲樊川故道。杜工部杜牧之皆居於此，杜詩韋曲花無賴，想見盛唐况味。小杜清明時節一絕，即成於杜曲，至於韋杜之間，桃花遍野，春暮三月，登少



陵原上，彌望皆紅，盛逾龍華。杜曲尙多酒家，賣「蔣酒」，味澀色淡，不甚醉人，據云係唐人釀法。酒旗招展青林紅杏間，但無脩佐，必須自備。陝西土語頗多可笑，或改小杜詩曰：「清明時節雨「嘩嘩」，路上行人真「麻搭」（困難也）；借問酒家在「啊搭」（哪裏也）？牧童遙指在「阿（讀如屋）搭」（那邊也）。

王曲距韋曲南二十里，居終南山麓，軍校第七分校在焉。關中老百姓頑固刻薄，一毫不以交接人，軍校所在，多佔用民間器物土地，頑民敢怒不敢言，異鄉人向受冷眼，至此爲之稱快不置。民間謠云：「將官滿街走，校尉多似狗。」又曰：「第七分校，白天睡覺，夜裏拆廟，不要磚瓦，只要木料。」可見其怨忿之深。

王曲爲漢外戚之里，韋杜爲唐室舅氏之族，當年甲第，已成廢墟，而今破屋數行，泥街半里，一可憐之破敗市集已耳。

四：老陝兒不洗腳

秦中八川，都仰於山瀑，秋冬多涸。飲用皆賴井水，井深在二十丈以上。關中西北兩隅，城村多在土原之上，或十數里不見井，以驢馬向川中馱水，得水兩桶，費時半日，故用水之節省，出乎想像。而生活習慣，遂墮污穢。

「老陝兒不洗腳，除非過大河。」過河則不得不脫鞋涉水也。腳且不洗，遑論沐浴。大便不用草紙，抓一把土擦擦尻子（陝人稱屁股曰尻子）。普通人秋冬皆不穿襯衣褲，棉

襖棉褲，過時向坑下一扔，天寒取出便穿，不晒不刷，油垢光膩如漆。被褥終身不洗，冬日曝於日下，即平鋪地上，任灰飛土沾不問也。新製春夏衣褲，穿後不換，積垢日厚，至破爛不堪而棄之，言衣服入水易破，不肯洗滌。到處有臭虫，人人皆生蝨，常人捫蝨撩天；（陝西人叫「編閒傳」）學生一面聽課一手捉蝨；街頭巷角，兩婦抱頭而坐，乃正在互相覓殺頭蝨。外省人視之不勝訝異，老陝兒不爲怪也。

老幼多不喜着襪，從高級革履到破爛毛窩兒，雙足一露，無不黑得發亮；對客敞腿搓垢，毫無所謂。

省西泮隴一帶，終身未嘗洗臉者大有人在，早晨起去，擦點唾沫揩揩眼睛而已。

五：所謂文化城

自周公制禮，歷漢唐偉業，而張橫渠立關學之宗，關輔一域，向稱我國文化之故鄉。不謂元明而還，其生活與知識，日趨降落，至近世而幾乎夷戎之孤陋。抗戰以來，南人入關者日衆，帶去新文化不少，西京一市，日益繁榮，省縣學校數目，亦與日俱增，似乎孟晉，而一考其實，仍屬可笑。勝利後明令以西安爲文化城，茲請一述文化城之文化！

西京報章，黨部有西北文化日報，青年團有青年日報，此外正報、益世報、西京日報、平報，不爲不多，皆日出一大張，而消息端賴中央社，地方新聞亦屬敷衍官樣，評論文字，所言範圍既仄，喉舌亦不敢盡吐。省市以外，讀報至少隔兩日，對此印刷模糊之「史」報，一般只因人事關係，訂



閱一份以了面子耳。

雜誌只「書報精華」一種，月出一冊，剪輯國內報章雜誌之有關新知識及趣味文字，尙算雅俗共賞。書籍刊物，以價太昂貴，書舖變成圖書館，有閱者而無購者。專科及中學學生，課本尙不完全，遑論其他。故學生之知識程度，可憐亦復可笑。某高中舉行辯論會，題為「中學生不應該戀愛」，正反兩面，各不相顧的各說一條，末了正面申其最有力之論說曰：「其他不說。只拿我們學校來看，男生一千三百餘人，女生却祇一百多，假如要戀愛，也不够分配。中學生一定不該戀愛！」一女生用是題作文，開宗明義，大書文首曰：「青年男女何時方可戀愛？其必需身強力壯，知識豐富，有地位，有經濟，而適當性慾衝動之時……」

某年春，某校國文教師出一文題「對於政治協商會議的感想」，一高中學生之文曰：「我國四千餘年以農立國，而惟今之世，實一商業世界，政府知商業競爭之重要，故召開會議，擬用政治力量，協助商業之發展……」云云。

所謂文化城，不過是兩三個學生以宿舍為旅館的專科學校，五六個校長飽囊囊，教員混麵粉，學生混文憑的高級中學，和一座藏書飽畫魚，門雖設而常關的西京圖書館，如此而已。

六：「興門北」體詩

陝中一度風行所謂「興門北」詩，大抵五言兩句，每句代表一件事，句中每字代表一件事中的經過段落。原自一中

學生，暑假後入學寫假中記事，作五言詩一首曰：「家住興門北（家住興平縣城門之北）多父供在堂（多虧父親供給在學堂讀書）假中無箇事，日攢仇妹房。」（此人與舅兄打罵成仇，日處妻室，故曰仇人的妹妹之房也）本屬粗鄙不通，以其想入非非，閱卷者逢人道說，滑稽之流仿其體制，遂成譏罵打油之品。

某年，教廳辦小學教師暑期訓練班，訓練期中軍事教官管理嚴肅，衆情埋恨。適省主席蒞臨視察，教官們當然逢迎忙迫，於是某班員成「興門北」上句曰：「教套尻擺忙」（陝人叫屁股曰尻子，「相公」叫「尻子客」，尻子客逢迎所歡曰「穿套褲」。此句意謂教官穿上套褲。尻子擺來擺去忙也。）

訓練班附近有土娼名花王者，往來門前，搔首弄姿，門警延頸側目，垂涎欲滴。好事者遂續前句之下聯曰：「王門警頸長」。意謂花王經過門外，警士的頸項即伸而長也。

「教套尻擺忙，王門警頸長。」可算是標準的「興門北」，陝人以讀音及土語諧趣，茶餘酒後，莫不暢誦而眉飛色舞。

筆者在某校時有一潘姓同事，與校側附小女教員某相戀，往來半載，好事不諧，女贈潘手綉枕套一事而結束。同人中遂盛傳「興門北」一句曰：「潘橋半送枕」，（潘某在蘆橋東——即附小所在地——半年以來，給送了一個枕頭。）久久不得下句，忽女母強女嫁與其姐夫（時其姐新故），女不得已從之，成禮九日，逃回學校，就潘商終身，兩方友人



從中湊趣，遂作夫婦，於是久懸之案，一旦而就，續句曰：「段（女之姓）姐（嫁給姐夫）九（成婚九天）回（逃回學校）攝。（攝者性交之代名詞，回校給潘攝也。）」

七：王陸一與牛肉餃

三元才子王陸一，風流蓋世，遺作曰「長毋相忘詩詞集」。于右任院長最信任，以中委兼監察院委員秘書長，寓屋數楹，在玄武湖上，作宮殿式，享用甚盛。

卅二年春，奉命巡視鄂陝軍風紀，中途擣疾。受治於西安某醫院。冬令初交，漸呈起色，臥院中調養。

一護士美姿色，待之久，王氏色性不改，朝夕相視，大起憐心。病既稍瘳，醫切囑飲食小心，一夕，女親調佳餚，作牛肉水餃以奉王。王倚枕賞佳人，玉指羹湯，愈吃愈香，一氣下餃二十枚，怡然就枕。

夜午，腸腹奇疼，急召醫士診視，知為胃出血，一時無法制止，晨雞甫啼，喉痰已湧，遂一蹶不起。西京市上，痛悼才人，陝西頭角之士無多，失此名宦，尤為省中莫大之損失。

歿後，于院長為之閉門謝客者三日。彼美人兮，後亦不知下落矣。

八：西京遊冶錄

章臺柳，北里花，教坊樂部，賀老琵琶，長安風月，自昔爭傳。近世以來，亦復與文化同命，繁華銷盡矣。抗戰以

來，西京市容日盛，外省人旅食者衆，游冶勾欄，遂亦隨之而興。

公開而著名之娼家，集於古開元寺，寺外表門，向東大街，正當市區中心鐘樓之下。入門越一曠場，舊殿居中，現作警局分駐所，兩側闢走道，南道列張揚式麵點舖，最著者為「如意春」之餛飩燒賣，某家之蔥油燒餅，午後營業，迄於夜午。南方旅人多趨之，陝人士雖或慕南式小吃，而震於開元寺之名，望門卻步，以為一入此門，盛名有累，迂頑可笑也。

北道戶戶相鄰，是為曲院，有京蘇揚合幫，混為一里，非南人不足辨之。生客入門，挑簾點名，選定一娃，延入房闔，瓜子一碟，前門牌香烟十支，名曰「開盤子」，近來盤子費為法幣五千。擺酒做花頭之類，一概廢除。初度即可住夜，規矩略如滬上公二，叫做「吃稀飯」，時價自兩萬至五萬不等。

勝利以後，開元寺雛娃之延請律師，登報與鴉婆脫離關係者，時有所聞。考其出路，似多從軍人以去，儼然官太太也。

三十三年春，開元寺接待夜廂，被薰香竊去隨身金飾者，不一而足。一度有小公務員某，入幕作賓，脫陽而死。事出意外，頗被敲詐，風揚月餘，始成過去云。

土娼隨處而有，陝西不論男女，矜持偽名，故此道雖俯拾即是，而門外問津，甚為不易。旅舍亦可代叫，品格俱在韓莊之下。且土產舉止粗魯，脂粉濃妝而內穢不堪，一無雅



趣。成交無別事，「滴活」（陝人燕好之稱）而已。據聞媚客無術，而強韌經久，恰到好處時，浪語豪野，又是一番滋味也。

城東北有一國民市場，清晨以前有鬼市，白天為雜耍之場，此中有雉，多為工人洩慾之具，孤貧羈旅，亦或誤入，春風一度，非向花柳醫院加倍完稅不可。

總之，陝中土風粗野，青年男女以性交為戀愛；普通人士，抱黃臉婆而樂事有餘；各省旅人，多係大腹商賈，漸皆萬金買妾，總作久長之計。勾欄曲院，只成無聊公務人員，及穿木裙之舖家夥計洗滌煩悶之所，實事求是，別無餘興。而開元寺之名，膾炙人口者，有識者視為慾窟，土包子（本省人）看作神祕迷宮爾。

至於開關飛機場以後，附近酒家櫛比，徵鞋侑舞，每次美鈔十元，不獨娼家之秀，趨之若鶩；中等學生之匿名而赴者亦復非鮮。勝利以後，吉普小姐，風華蓋世，則良家佳麗，伴洋人，招搖過市而以為榮矣。

九：各縣特產

臨潼韭黃——臨潼溫泉遍水，華清池外溝渠縱橫，盡是熱流。近城地主，皆闢地種韭黃（韭芽），肥嫩鵝黃，娛目可口。入秋產石榴，子大而多汁，南中所無。又柿子一種，大小如胡桃，甜如蜜，名曰「火眼兒」，亦屬殊品。

潼關高荳——陝人不善飲食，醬類尤少，潼關能製醬高荳，遂享盛名，隴海車經潼關華陰間，旅客必爭相購取，其

實鹹澀無味。

咸陽琥珀糖——略如江南麥芽糖，質硬色焦黃，嵌以胡桃肉，本地人矜為上品，筆者常承饋遺，不敢欣賞，以享糜五。

三元蓼花糖——酵麵油炸空酥，裹以糖膏，芝麻黏之，在陝西茶食中可稱佳製。另有糖餅一種，不足食，而名甚別緻，曰「推讓酥」。

岐山掛麵——黃白兩種，上者細如絲線，入湯即熟，偷下以雞鴨等湯，絕可口，尤宜於病中。

富平柿餅——最佳者曰合兒餅，兩兩相合，甘饒而鬆，惟一見其製作時，累累掛簷下，蠅集成陣，則雖美而輒不敢入口。

同州西瓜——多枕形，大小在二三十斤之間，粗老而汁甚甜。陝人吃服，必嚼生瓜子，謂不漲肚云。

彬州梨——彬州古隴州也，周室所興。產梨，皮碧色，多水，聞僅某鄉三兩樹，尚係本種，餘所產悉已變質矣。彬州以西產梨一種，秋末始熟，皮黑，瓤肉一吸而盡。冬日就爐火微烘之，常用可治咳嗽。

楊柳村女人——陝中少水，男女皆面有菜色，豐潤鮮艷者，萬不一觀。而岐山楊柳村，自前清即以產女人稱。自今表面觀之，古老笨拙，一無足取，而皮膚色細白，實非他縣所可及，即少年男兒，亦嫩白帶女兒氣。至其佳處，則在纏足之美，臀部之肥而那個之溫暖舒適，未嘗此道，不足與論焉！

陸都畫面

沈北宗

可以這樣的說：假使南京是我國的海都，蘭州便可稱之謂我國的陸都，尤覺巧合的便是南京古名金陵，蘭州古名金城，不僅名稱相對，尤其蘭州同時在地理位置上適居我國大陸中心，（我國大陸

的幾何中心在甘肅武威，相去蘭州不遠。）它在歷史上是我民族攻守征戰的咽喉，開疆拓土的出發點，不僅是西北的走廊，而更是西北的樞紐，外可以呼應新疆，內可以捍蔽秦隴，南北控制着兩翼的青寧綏諸省，今天又成爲西北國際路線的內門，開發西北的驛站，所以它同樣具有都城條件。

蘭州形勝

假如我們登皋蘭山向北遠眺的話，首先及目的黃河，從西方的羣山中傾瀉東下，更遙望西城郊距離二十餘公里的積石山脈蜿蜒東來，山勢豁然開擴，分走向南北兩面，便爲皋蘭及白塔二山，中現一大平疇，趨向城北，山勢又逼，黃河傍山繞成，便形成了「金城關」的天塹之險。

蘭州居拔海一千五百公尺的高原上，處於蒙藏高原的中間，四週高山環拱，同時也成了一個高原盆地。環拱蘭州的四面的山，和別處可不一樣，最大的差異就是在山上找不到一些石塊，一眼望去，全是寸草不生的黃土，即使在春天，依然是不見着上半點兒青蔥之色。因此這種地方教初打南方來的人們看來，簡直毫無生意，而且覺得意興索然。但最後我終究却在乏味中研究出來了一種另外的看法，這定論便是：鑒賞西北的山景，只宜採取陶淵明的「悠然見南山」的看法，愈遠愈好，要遠在天邊，在隱隱



約約底層層疊疊間才顯得曲線多姿，尤其在蘭州，是妙在高山雖多，但多得會使你沒有身處山中的感覺，「只緣身在此山中」，究竟此身覺得在山中不在山中，連自己都不清楚。

認識石田

我愛江南的水田，但當我來西北不久，却又教我認識了西北的石田，石田這名詞過去我在書本上早就看見，但至於它究竟是怎樣底一種形狀，我却始終對它不十分深切的瞭解，因此我於此便覺得「行萬里路」也許較「讀萬卷書」更爲實際而且重要。

「如獲石田」原是用來形容瘠薄的農田的。不謂在西北的黃土高原上，石田竟成了膏石，石田並非天造地設的，石田的墾拓全是憑着偉大的人力，在西北地帶氣候率多高寒，加以雨量的稀少，土壤中含有很重的鹼質，因此爲求適應環境挽救農田的缺憾，就產生這種石田。

石田又名砂田，它的種類有子砂田與棉砂田，青砂田與紅砂田，水砂田與旱砂田，新砂田與老砂田等的區別。

子砂田所鋪的係奉天的石子，棉砂田所鋪爲卵大或較小的砂石，青砂田鋪青石塊，紅砂田鋪紅色石子，水砂田是在鋪石後仍施灌溉，旱砂田則否。但普通砂田鋪石子僅三寸，旱砂田却在五寸以上，新砂田鋪砂的歷史不到十年，老砂田却至少在十年以上了。石田在西北，最爲普遍，以皋蘭，永登等縣尤著。

至於石田的功效，可說是在久居東南的人們所意想不到的：

因西北氣候乾燥，鋪砂後土壤毛細管作用散失，致土中水分不易上升，砂面蒸發遂此減少。其次，西北早晚氣候不同，對於農作物的影響很大，鋪砂之後因此吸熱及放熱的作用都可以藉此緩和，所以對於調劑土溫也不無功能。再加上西北雨量稀少，但在每逢下雨後，黏土便容易龜裂，以致很容易傷壞農作物的根部，鋪砂後非但雨點不會直接下到土上，同時更不受日光直接的曝曬，況且西北土壤多含鹼性，因此也可能為害於農作物，鋪砂之後，水分蒸發減少，而鹹性也就不容易上升。北方絕對與南方迥異，暴風是司空慣見的事，暴風起時有些植物往往能為它連根拔起，或者摧折，用石子鋪埋着植物的根部，可能增加它不少抗風的憑藉及能力。

鋪設石子的過程沒有一定的時期，但也可以說多為冬季農閒的時候，由十一月到翌年的三月之間。當他們開始鋪上石子的時候，必須先把農田深耕了幾次，同時施以基肥，把碎土粒，用「刮板」將地面刮平，再用石碾鎮壓地面，荒地先期犁耕，須經過一年半之後才能開始施肥，鋪砂厚薄約二寸至四寸不等，如以石子的數量作估計，每畝大概總得要十萬斤至二十萬斤的石子。石田的栽培手續，遠較普通水田及旱田要繁雜得多，不但費力費工，並且費用也大，因此在西北對於農家經營石田更有着一句俚諺，謂：「父親苦煞，兒子飽煞，孫子窮煞」。蓋當其父創業的時候，慘淡經營，確實辛勞不堪，及傳到兒子手裏，正值砂田肥活的當



兒，因此富足有餘，待至第三代孫輩時，砂田又已過時，家境遂又中落而形窮困。石田的利用時期，充其量在三四十年左右，所以每隔三十年之久，必須翻新一次，因為三十年之後，石卵，細沙，逐步混合凝結，鬆疏的作用已漸漸失去，同時細沙的滋養精華也趨向消乏。

蘭州一帶的石田，是相當耐人尋味的，瓜，菓，麥子，無不相宜，而且它的收成較之普通土壤所產更要豐盛。

黃河渡筏

西北很多地方依然保持着原始的風味，山道中的驢車，黃河裏的羊皮筏，都是一例，都堪入畫。

羊皮筏是黃河上游水上的唯一交通工具（見圖），構造非常簡單，從羊身上整脫下來的皮，把它的頭頸，臀部，四腿，凡是能出氣的所在全部緊緊紮起來，然後再行吹氣進去，把它脹得較羊子的本身還大，另用木桿架成田字型木架大框，然後把數足空氣的羊皮用繩緊縛上去，普通的羊皮小筏，大都是用十三個皮胎排列成方形，一人便可以負之登陸行走，但用於長程航行的大筏，往往是捨羊皮而用牛皮製就，約四五十個至一百個以上的牛胎不等，排列成長方形。

水上旅行原是一件快事，乘羊皮筏在黃河裏順流而下，更是別有風味。在江南坐船的時候，往往整天被悶在船艙裏不見天日

，黃河裏的渡筏，根本沒有船艙的設備，以悠閒的心情，安坐在筏上，眺望兩岸風景，水天一色，亦能使人爲之陶醉。當乘上皮筏的時候，因爲筏上沒有一切設備，人們只是在木框的十字交叉點坐下，腳平放在另一個交叉點或羊皮胎上，筏身四週儘是一片汪洋，坐處幾乎與水面相並，滾滾浪花，不時飛濺上衣襟，筏底下的隙縫處，也不斷地有水沫偷襲而上，皮筏的航行，憑不藉任何繩纜，風帆，篙桿之類，只是順流直下，水流得多快，筏子也就航得多速，駕駛者除在將近靠岸時用槳當舵一般划上一二下，平時就同乘客們一樣的悠閒。在這原子時代中，想不到我國的交通工具一部份仍然保持着原始化。

窖洞與坑

古代營穴而居，但穴居的方式在東南的人們是很難想像到的。西北有許多神秘的村落，在羣山幽壑中的比較平坦的坡麓間隱藏着，雖然雞犬相聞，但始終不見一所房屋的築構，代替房屋的就是這種尙具古代營穴而居的規模的窖洞。

窖洞的構築很簡單，通常便是依着山坡的形勢，橫貫進去，正如戰時防空洞形相彷彿，而它修築工程的浩繁，並不亞於普通房屋的，洞內鋪陳裝設，一樣可以修飾得非常整潔華貴，所感缺陷的便是光線的不十分明亮，而每當夏季穴居其中，可說是一個天造地設的清涼境界。及北方嚴寒的時期，往往風雪施虐，在普通房屋中反不如窖洞中周圍密合，寒氣反不易侵入，因此它却又是一個禦寒勝地。

窖洞的營築，地域，在陝甘境內，堅韌深厚的黃土層高原，

是最也適合不過的，正因爲環境的適宜，也就特別普遍。

西北的氣候遠較東南爲冷，而且寒冷的時間又特別長，因此「炕」的設置，也就成爲寒冷的西北人民的恩物。通常坑的面積較南方的床舖爲大，假如以北方的房間與土坑作比例的話，往往一土坑的體積却佔房間的五分之三，所以一室之內，幾乎全爲土坑所佔，坑下在冬天加進燃料，簡直像都市裏裝置的水汀設備。

坑在西北，似乎就等於東南人的床舖一樣，但西北人對它的利用，却又與東南人對床僅限於睡眠的功用略有不同，在它上面可以擺上一張一尺高矮的小桌子，尤其在酷寒的盛冬，無論會客，飲食，作息（如紡紗，理針線，閱讀，抽煙等）無不盡在坑上。並不過份的說法：西北人民的大半生歲月，也許都消磨在這坑上。尤其是農村的婦女們，不間寒暑，真所謂「人不離坑」的。

坑固然泰半是爲適應於西北氣候嚴寒而設置，一方面也未尙不是由於西北民生維艱，衣被缺乏，一家有此熱坑，也就苟避嚴寒，聊以卒歲。因此西北人民中至少有一部份人，爲着貧困衣被的不足，而形了迷戀熱坑的舒適漸成癮癖。在民國初年，曾有一位西班牙傳教士觀光北地，覺得熱坑與鴉片，纏足同爲中國毒害，他的意思是說爲着習慣於熱坑的溫暖，因而侵蝕了勤奮的性情，喪失了所有的壯志，無形間影響到無數勞動及生產。但這也不能一概而論，坑在嚴寒的西北，有其弊，當然也有其利。

打從東南初來西北的人們，對西北的某些地方無不感到新奇與異樣，有些事物雖早見載於書籍，但耳聞不如目見，目見不如親歷，在身歷其境後所嘗試所體味到的，也就愈覺得親切了。

——三十六年勞衛節寫於蘭州中山林

一 避 逅 一 草

巴之驪



序 生命是一幅畫，有些油彩却是落到畫架旁邊擱着的調色版上去了的。這塊調色版一開始便像是專為陳舊而設似的，於是許多不同顏色的油彩便不經意地堆積上去了。再隨著歲月加上烟霧與塵埃，陽光與風雨，也是毫不經意地，越積越濃，於是便構成了另外一幅圖畫——說得更恰當一點：構成了另外的一幅幅的圖畫。（而這些殘漬，也就是男人與女人的故事了。）

1.

紙窗下伸起頑皮的小手，刺破一個小圓洞，窺看窗外的來客。

來客途中遇雨，沒帶傘，一身淋漓。當你羞澀地縮下頭去時，撲嗤笑了。你沒敢再在客堂裏露臉，也沒敢把來客的聲音試用兩耳嚙食；客堂門邊的大屏風擋住了你。

2.

受了文人才子的騙呢，還是這年齡原就是註定受迷戀的年齡？懂得一頁美麗的短箋應該從乳黃的燈色寫起，以屋外牆角的蟲聲結束。

於是你在一柄湖色小團扇上留下了幾

句字跡。每一撇每一捺都害臊得變成雌性的螞蟻。

有一晚，夏天，小院乘涼，任何一種情緒都配得上的空白的詩境中，數星星數得疲倦了。小小籐椅，小小紫沙茶壺，襯着小小的臉龐，小小的笑靨：

「送你吧。」

——小團扇上有你的字跡。

3.

看看來了，其實是去了；以為去了，却是來了。伶俐一如不常見的野木叢中的小松鼠；繁華鏡中，則是一朵火焰了。火焰動得厲害，究竟是有風吹着動呢，還是你本身原就是風？如果有比風更輕忽的東

西，便是你了。但是熱而亮，有時也會灼傷人的，那便是生風的火焰。

太易於鼓起嘴唇撒嬌了，我便裝一個玻璃罩把你抱緊。玻璃罩會銷熔，也會爆裂，終於又放開了。

從不知道安靜，更想不到做一件和別人穿的相像一點的衣衫。一抹驚人的顏色，把別人的瞳孔驟然壓縮小了，影響到別人心臟的擴大。擴大到成爲一座游泳池，然後便從高高的跳板上一躍而入，自由式，祇想打起一個個水泡，却毫不理睬水底的寶藏。

也把絲絨沙法作爲清溪，半裸體的游泳姿態有礙於談話者的尊嚴。

倔強地要求一個不安份的動作，火焰時時在爆出火花火星。珍惜尊嚴的男人終於一直把這個不安份的邀約帶到二十年後的夢中，得一次驟然的心跳。

4.

十年修道院的晨歌與晚禱，十年墨綠紫紅與橙黃的窗格上的陽光，塑成了一張蒼白的臉。

正當你背誦着一般祈禱文時，忽然張

閉了眼睛，又忽然閉上。相隔一秒鐘。

一秒鐘裏有十年含忍的申訴，不是怨艾，不是悲哀，祇是那末輕淡微弱的新奇感。

輕淡微弱，僅異於真空的。

給唱詩班的那個男孩子遞一張字條：

「晚上，在石像旁的最高那棵槐樹下面。」

這張字條疊了十六個正方，疊成了半寸見方。

5.

「是一點相同的悵惘嗎？」

「偶然中的偶然。」

海船的甲板上，一個人影與另一個人影，偶然射在同一條欄杆上。一聲嘆息與另一聲輕喟，偶然印上同一個月亮。

後來這偶然的一點，延展成一條偶然的綫。同在吸煙室坐下，同取出紙煙——一根火柴點燃了兩支煙，一段笑語化了兩聲嘆息。

你說你不善飲，兩杯葡萄酒微紅了臉頰。聽完兩張莫扎特的樂片。沒有交換姓名，天亮時，船在一個荒涼的碼頭上停住。

。碼頭上有一把爲你遮擋赤道陽光的大傘。

一對墨綠色的耳墜子却留在我那件淡棕色的上衣的衣袋裏。

船上吸煙室壁畫上的神話人物，依然笑得那末迷惘悵惘。一條偶然的綫又縮成了偶然的一點。

6.

終於有一點疲倦，微醉，也太辛勞於談笑了。推說有一個重要的約會，走出一間充塞了蜜味燈光與蜜味歡語的邪惡的小樓，在靜如水的午夜街頭漫步。

沒想到會有另一個微醉的夜歸人在身邊擦過。

「你有重要的約會？」

「現在沒有了。」

「那末那裏去？」

「你呢？」

「跟你一起去吧。」

可是微醉的夜歸人沒有勇氣把你帶向他的寓所。

街頭有一間小得只容得下孤獨的咖啡座，兩個人合成了一個孤獨。若干句順口

的謊語，一小時意外的神祕。

7.

現在，我已不能承認究竟是否有意思了。總之，我知道「第一天」的幾句讚美確實是一把鑰匙，打開了一扇幽閉的門。這樣的幽閉之門，當有意要打開它時往往沒法打開；但在非常無意之中，却會有這種意外。

非常無意，其實自然還得說字面上打一個折扣。有那末一點打發寂寞的好奇心。好奇，故有一點失態，你却偏偏有想這失態，而絲毫不放鬆一個冒險的行徑。

第一天後是第二天與第三天。七十二小時成爲一個荒唐的約會。狩獵者茫然慘然，而你，則說「當我爲不明來路的女鬼好了。」

那末人鬼之間究有若干長的距離呢，即使聊齋誌異的作者也覺得這收場太突然了。三天緣份，爲了五歲的寶貝與三歲的麗麗啼哭叫媽，你重又回到那時時有着靈死人的家室去。

在另一間獨身者的房間裏，燈下壁間少了一個影子，瘦了另一個影子。

獨身者不再放誕，謹防狩獵失手。

8.

八年的長短，恰等於八千里海路。

五分鐘，便是並肩而坐了。

相隔八千里海路後并肩坐下，陌生之感更陌生了。多少話語，已沉海底。半句寒喧又被海風吹破。雖無月，回首亦不堪。幸而是完整的陌生。

五分鐘後，祇留下一句話在空了的座位上：

「現在自然是一個陳舊的笑話了，容我為這發霉的祕密啓封：八年前一個瘦小而蒼白的，梳着兩條短辮的，穿着淡藍竹布衫的女孩子，某一個黃昏在她的自修室裏，偷偷地，把你的名字寫滿了半本日記冊。」

9.

南方的九月熾熱猶甚，江輪艙中悶極，你說，想到船頭看月亮。貪戀夜江微風，更貪戀你的笑。

這同路人談着的儘是好玩的好材料，當夜便是你席地捲臥與女伴閑談的好材料。

「是誰說的？」

「是那個人。」

「誰是那個人呢？」

「那個人就是他呀。」

「原來就是他！」

女伴笑得那末複雜，複雜得像一篇人物評傳。

10

我咬定你是一個開玩笑的能手。

沒有自命為天使，却有意在人間遊戲。

。病院不是樊籠，是你的人生試驗室。

「像你，不太重也不太輕的病，能談笑，而不能吃得肚子脹得大大的。有病容，因此便不得裝扮過份吃力的紳士相。」於是，我想起：「醫生把病人看作一隻鏡，護士把病人看作一頭鳥。」

養鳥者摸得透鳥的心情，作為鳥者却猜不透白信封裏一張白紙是什麼藥方？密密層層幾千字抵不過空白紙張耐人尋思。病人看破白紙無所得，你笑得那末厲害：「就照你所說，鳥兒都將關入我的籠子。」

可是後來，這病人終又在山林間飛翔

了。

——疲倦時，偶亦嚮往於一隻精緻朱漆的鳥籠？尤惦念一個信封封一張白紙？

11

一個朋友的婚禮晚宴席間；許多珠光寶氣花枝招展的女客羣中，你却穿着淡灰色的素暗的衣服。有人懷疑你對這朋友的婚禮有一點惆悵。所以，席終人散時，有人嬉笑着對另一個男客說：「深夜伴送一位惆悵的少婦，懂得體貼與殷勤吧？」

沿路的交談已不復記得。送你到家之後，寂寞的車廂裏若有所失。座墊上餘存片斷柔軟如水的溫語。淡灰色的素暗的衣服的穿著者，把淡灰色的素暗的風情遺留給男客。一面無意地祝福着朋友「希望新婚的一對能真有幸福。」一面在男客的皮面小簿子上寫了地址與電話號碼。蠅頭小楷，字跡也顯得慵懶。

男客更意味你的長髮，飄在初次見面者的肩頭的，也感到惆悵了。

你抱怨這位初次見面的男客太疏忽嗎？沒有一次訪問，也不再有了絲毫消息。

12

當你以為過着一個新鮮的朋友時，這朋友却已經對你有熟透了的印象。印象是：熟透了的蘋果。

憑這一點熟透了的印象，新鮮的朋友以熟透了的的形式給你新鮮的邀約。

果然，一切都變成熟透的了。百呎高樓，四小時對坐，話沒完，發現別的座位上早已走完了食客。談月亮，談星星，談自己的心事。心事如繭，一層層，剝不盡

。忘了相識不過才十小時。

「你覺得我說得太多嗎？」你說你有點後悔，又說那晚你失眠了幾小時。

顏色與聲音與感應，新鮮的朋友也失眠了，計劃着如何把你所談的繪製一幅畫，懸在床頭。

但是，床頭並無畫，更無談話太多的聲音與熟透了的感應。祇有你的眼睛，海般深，海般遠。

跋

詩人愛彌兒·勃萊賽真是好心腸：

傷掉落花的人，
明年又有福了。
他不僅善於嘆息，
更善於為含苞初發的花枝，
唱出嘹亮的頌歌。

故事
不會完。
但是——
未完不讀了。



長城股票號

上海證券交易所
第一七三號經紀人

• 黃育珊 •

• 地址 •

寧波路
四七號

• 電話 •

一七四三八
一〇六九八
一九三〇六



鄉·居·散·記

羅 高

· 日子

「的達，的達！……」

日子就在這樣有節奏的聲中過去了。

我怎樣度過這些日子呢？有時我感到一些惘然！每天起來聽着時鐘的步伐，從早晨到晚上，從晚上又到天明，是這麼輕快地，悠閒地，匆匆地，日子在我的生命上，從的達的聲音中送走三十多年了。

日子就這樣匆匆地過去，早晨，黃昏，夜晚，一天繼續一天，今天過去了，又是一個明天，生命的歷程上，給予我什麼呢？時間會給予一個公道的宣佈嗎？我有些疑惑了。有些人在荒淫裏過着無恥的生活，許多人在飢餓中掙扎，有些人無恥地出賣祖國！許多人在烽火的前線為自由而流血！……

我厭惡地，對於這時代，對於我們生活着的土地。大地永遠是這樣污毒和黑暗嗎？現在正是黎明前的黑夜，我們必須做入世的苦行者，去喊醒這死靈魂的時代！我願做個現世紀的犯罪者，去詆毀昏沉的罪犯！

在這些失望的日子裏，我輕輕地把日子送走三十餘年了。像

是看着大江裏的流水緩緩地流過去，沒有一些聲息，沒有一些影子，但日子是一天壞過一天了，人們從痛苦中掙扎着，呻吟着，他們從流血的慘叫中蘇醒了，覺悟了……大地的邊沿已放出了黎明，日子快要蛻變了吧？……我祈禱着！……但今天我們必須去爭取，未來光明的日子是屬於我們的了。

我看着小孩子的跳躍，看着春來的枝頭綠葉，看着春來的燕子，在回憶中，我像是回復到童年的日子，但一串串的日子已從我的身邊掠過去了。再去找回那逝去的影，也只是些破碎的紙片，記憶也變得像是褪了色的日歷，灰色，暗淡……

無聲無息地，從平原踏上崎嶇的山路，從孩提踏上年青的日子，生命的歷程是多麼艱苦和遙遠啊！……

過去的日子，我想撕去的日曆上去找回來，但它告訴你，它已久遠地過去了。那些日子，日曆對於我是多餘的，我簡直不敢去移動，好像日子仍留在那一片紙上，要我動手去撕下一頁，實在覺得太困難了……

我徘徊在溪流的邊岸，望着流水緩緩地流過去，我坐在窗前，看着日影子從窗口逝去，過去的是這樣匆匆，現在的也是這樣匆匆，那些日子呢？而今是不會再有了……

往日，是什麼日子呢？辛酸，苦難，奔波，流離，流血……一串串逝去的日子，是這麼悠長地，像一條帶子，把人的記憶纏住了。去回憶嗎？它已在生活的日程裏留下不腐的一頁了。

我還要記起它嗎？不，忘記吧！……

我還能記起些什麼呢？……

昨天過去了，今天又是一個暗夜，明天又會變成今天，永遠

地這麼過去，日子過得長遠了啊！……

地球會毀滅嗎？我希望着，我不再看見人間世的罪惡，不再看見這犯罪的世紀，那時日子也就沒有了。

我期待着，日子仍是一天一天的過去，因此我希望看見光明，它會到來嗎？正在蛻變中了，但我們必須去爭取。

今天，明天，一串串地……

我期待着，日子仍是一天一天的過去，因此我希望看見光明，它會到來嗎？正在蛻變中了，但我們必須去爭取。

今天，明天，一串串地……

鐘鏗依舊在搖擺，「的達，的達！」

這就是人們所謂的歷史吧！

• 回憶

春天，是一幅幽美的底照片底回憶。

但，春天是夢一般地過去了。

一個未知世故的孩子，是這麼悠閒地，每天的大清早，從母親的床上跳起來，牽着一條水母牛，踏出家門的影子，伴着村鄰的一羣孩子，爬上了山嶺，在太陽剛出山的當兒，晨起的朝陽是明亮而美麗，金色的陽光透過一片綠色的原野，春風飄動着，吹起自然界的一切，清晨的小雀在枝頭唱着悅耳的歌喉。黃昏，一羣孩子在草原上捉蜻蜓，爬在清溪江畔去拾金黃色的貝殼，晚了，炊烟染綠了人家，把牛繩子拉到手上，騎在牛背上，踏着黃昏的影子歸去。

是這麼悠閒地，在每一個季節，從太陽未出山的清早，到炊

烟染綠了的黃昏。

一年，二年……美麗的童年是悄悄地逝去了。

沉重的記憶，把往昔的影子找回來，但一切都已過去了。天上的銀河，地上的綠草，還是依舊地，但人是跋涉到陌生的地方去了。從南到北，由西到東，每天踏着日子走，蹣跚疲倦的步伐，我感到厭倦了。

一年，二年……生命是個遙遠的途程吧？

日子似乎過得悠長和久遠了啊！每天起來聽着鐘聲，有時是怕看時辰的挨過，是這麼遲緩地，像是老人的步伐。

但一切都從記憶中過去了，在疲倦時坐下來，有時不敢望着前面的去路，像一條線般的長遠。

芒鞋踏破了，踏遍了人間的每一個角落，走過了平坦的途途，穿過了灰色的暗天，我怎樣走過這些遙遠的途程呢？

我不敢去回憶了。

一個希望的心，從今天希望到明天，從黑暗中希望看見光明，但今天我們看見的是什麼呢？我是為追求光明而走遍了大地，為着自由而忍受一串串的艱苦的日子，我們將見到一個理想的土地嗎？大地是被侮辱和損壞了，中國人民的血日夜在流，人們是生活在窒息的日子裏感到惘然了……

「願囚獄變成公園，鏢鏑鑄成花瓶……」這樣的日子會到來嗎？我們期待着，但也必須去爭取！願在未來的社會裏，我們看不見貧窮和飢餓，也看不到人與人間的奴役和殘殺……

回憶的苦水讓它永遠地過去吧！

希望裏將產生一個自由的明天！

• 簷雨曲

下雨天，我孤獨地靜坐在房子裏。
守着寂寞，守着靜穆的心。
的得，的得……

簷溜邊的雨滴，一串串地從屋瓦上落下來，像是一條流水，
我數着那流下的水滴，不知是多少次了，一滴，二滴……

我凝神了，這像是生命的日程嗎？

一天又快要過去了，聽着雨聲，沒有黃昏，久遠的記憶又從
簷溜邊的屋角上馳騁多遠了？

記憶中的馬蹄聲和濕透了的征衣也漸漸地褪了色。

南北的馳騁，東西的奔走，兩隻腳踏過多少他鄉的雨天？……

馬廐上的銅鈴聲，在黃昏的他鄉道上叮噓地飄向遠方去，飄
過征人底心上！銅鈴聲裏踏盡了滿道的泥濘，走盡了寒冷的雨天
！征人的衣衫是濕盡了，但在一定的時間內要衝過敵人的封鎖線
，因為在戰地上，遲一分鐘就是死……

異鄉的雨天，戰地的毛毛細雨是多麼寂寞啊……

在黑暗中，看數點他鄉的燈火，聽人家裏惡犬的狂吠，征人底
馬蹄急速地踏過了羊腸的山徑！

而今呢？馬蹄聲遠了，人也遠了……

我坐在故鄉的書案前，望着窗外的下雨天，數着那流不盡的
水滴，燕子在窗外的雨聲中掠過，記憶從她的黑色翅膀下帶走了
……

雨聲依舊地在叩着我底心，這灰色的天，雨聲裏的黃昏。

由窗內望去，是一條泥濘的路，有人的影子在閃動，倏忽地
又在雨中消逝了。

我感到寂寞了……

我支持着昏昏的頭，朋友的影子在我的腦子裏靜靜地掠過去
，許多年了，日子也過去了，只是些殘倦的影子，將會變成記憶
中的化石嗎？是夢吧？忘記了吧！

雨聲漸漸地細小，屋角爬上了夜色。

• 黃昏

日影子斜了，向晚有教堂裏送過來的遙遠的鐘聲，窗外塗上
一片西去的夕陽，一個心也跟着落日的黃昏而黃昏了。

西窗外送過一陣馬嘶聲，馬蹄聲，在馬路上急速地奔馳過去
！是一隊征人的影子，掠過黃昏的暮色而去！人遠了，馬蹄聲也
遠了。

潮汕戰事正緊，烽火將燃到嶺東來，一列一列的戰士，今宵
又要趕赴戰地上去……

祖國正有多少人奔赴烽火前線？去保護每一寸土地！

我凝神了，一隊征人的影子又掠過去了，後邊是染上夕陽的
泥塵，遮沒了人和馬，黃昏已換上了夜色。

一個老人扶着手杖從籬邊走過，影子在夕陽裏拉得很長，我
感到一個人的暮年，也像是黃昏的落日，漸漸地沉下去，在夕陽
裏消逝了。

夕陽沉沒在山背後去時，原野裏留下了滿地的炊烟，暮色帶
來了犬吠聲，帶來了蛙聲，夜晚又代替了白天罩着大地。

我徘徊在黃昏的山嶺上，看着秋天的落葉，一片片地散落了，在蒼茫的暮色裏，我愛看天邊的紅霞，我愛看遠地的一點一點的火光，心頭有說不出的意境——人類光明的遠景，大地是黑暗了，但在黑夜裏閃動着的火星，它將會有燎原之勢！這火將會變成大地的光明吧！

過去，我徘徊過多少向晚的黃昏，錢塘江畔，我愛看那天邊數點歸帆，吳淞江上，我愛看矯健的海鷗，泰山之上，我愛看初昇的旭日，西子湖濱，我愛聽吉卜西人的流亡之歌！玄武湖上，我愛看古城的倒影，孟加拉海上，我愛看印度人的跪拜月亮和太陽……而今呢？我遠離了生活的江南，遠離了熱帶的海洋，回到烽火前線的故鄉，每晚的黃昏，從公路上帶過了馬蹄聲，和疾馳的步伐！

遠遙的悵惘啊！

• 蛙聲

蛙聲，她是寂寞中的調子。

黃昏來到了大地，它帶了牧童回到了家裏，帶了燕子飛過屋角，蛙聲也就咯咯地開始了她底奏曲了。

蛙聲是我寂寞中的伴侶，是自然的音樂師。在夜靜，在更寒，在夢回的枕上，蛙聲伴着我孤寂而又寧靜的心境，我神往過多少日子呢？

蛙聲停止了時，世界像是盲啞了一樣。

有過許多次，我曾在夜靜中去訪問過她，我沿着湖邊走，田徑上走，當我的腳步聲開始時，她就停止了歌唱，我的腳步停止

了，她又開始奏曲了。

每夜的蛙聲伴着涓涓的流水，伴着飛舞的流螢，在春夏的月夜，黑夜，她興奮地開始了原野的奏曲。

這世界的夜晚，如果沒有蛙聲，該是多麼寂寞啊！……許多次了，差不多是每一個夜晚，我躺在床上了，閉着眼睛去細聽田園四周的音樂師，夜上，月亮從窗口照進來，映成一點一點的光圈，在月夜的蛙聲裏，伴着神往的馳思，一切都變得美麗了。

蛙聲，是春夏的自然交響曲。

蛙聲寧靜的時候，我的心也就感到寂寞了。

每夜，在田間，草地上，草叢中，都奏出各種不同的蛙聲，她訴說了許多人生的悲歡離合，許多年來，我對現世紀的失望，一切悲憤與沉鬱的暗影都付予她的奏曲中去了。

我愛蛙，我更愛夜靜的蛙聲，日間的一切煩雜與囂塵都付予她的奏曲中去了。我像是靜臥在原野中。

蛙聲叫醒了人們嗎？願她是變革者的呼喊……

在沉靜的夜晚，原野是昏黑的，夜晚一開始，她就在呼喊了，最初是一點一點地，繼而是滿田，滿山谷，大地也因她的叫喊而醒覺了。雖然大地還在昏黑中，但我們已可以聽到遍地的蛙聲了。萬物在開始它的新生，人類也將新生了吧！

蛙聲是黑暗中的呼喊者，它叫醒了現世紀無恥的罪犯者！一天繼續着一天，大地的昏黑，將在蛙聲裏黎明了吧！……

我想到盲詩人愛羅先珂在北京時代養蛙的趣劇。

「多麼寂寞啊！……」

茵韋 · 衣蝶陳
· 編主 ·

少女

刊月

專論 | 修養 | 婚姻 | 裝飾 | 家事 | 交際 | 詩歌 | 小說

· 錄日期二第 ·

重見光明的特約	從跳繩到踏進電影圈	寫作的十年	惆悵的雲霞	求稱的白玫瑰	驕傲的白玫瑰	飄蟲水的發明	旅途點點	小雨點	情事近輯	好事近	失去了光彩的明珠	交際的戒律	怎樣保護皮膚	如花美眷	絳色的喜劇
陳趙愚	楊碧君	錢今昔	陸靜華	陳從智	金從智	施家美	周綺雲	東方雲	魯方雲	葉軼雲	方軼雲	沈鴻漸	茵漸		

• 售均攤報各 • 元千五冊每 •

行發版出社刊月女少

三八二四三話電 號〇八五路西京南海上



封面：李芳菲小姐（彩色版）

· 時代女性的理想讀物 ·

盲詩人每天在苦歎，北京的城池是多麼寂寞啊！雖然每夜可以聽到西長安街的木樹聲，和城外的駱駝上的銅鈴，但終於無補於老詩人的寂寞！於是在寓所的後花園裏掘成了一個小池沼，養了一羣蝌蚪，快要變成蛙了，有一天不幸給一羣鴨子做了晚餐！我們的魯迅先生便寫下了一篇「鴨的喜劇」，這是給愛羅先珂養蛙的念紀吧！

蛙，她是寂寞中的伴侶！
但幾年來也不常聽見蛙聲了，因為我常常在作客的逆旅中，

有時在他鄉的逆旅，在山之崖，水之濱，聽到一點蛙聲，我也就神往了。

蛙聲，每夜催我入夢，也催我在流亡中趕完了他鄉的征程！
蛙聲永遠地伴着我寂寞的心，伴着我在寂寞中疲倦的行脚。
幾年來在異地的征途上，在祖國的大地上，也聽過無數次的他鄉的蛙聲了。

願蛙聲變成大地的呼喊！去叫醒沉醉中的犯罪者吧！
大地也將醒覺了吧！

一第創首·行銀國全

行銀商通國中

務業行銀切一營專

濟經民國進促
業實商工助扶

號七(灘外)路一東山中海上..行總

○五五五一..話電 二三六九..號掛報電

號○九三路中南河海上..部蓄儲
託信

三九〇二一話電 三七七一三..號掛報電

處行支分埠本

路東正中 路二東山中 路一東山中

路浦江 路西京南 路中森林

處行支分埠外

津天 安西 波寧 州杭 錫無 京南

貢自 都成 慶重 寧 水天 州蘭

日落西山，倦鳥歸林，費彭年帶着他的妻子兒女，回到了小城裏。

那是民國二十六年春天裏的一個黃昏，一輛古舊的大馬車，在浮土極深的街上走着。年近花甲的費彭年，左顧右盼的打量街上的情景——這是小城裏最熱鬧的一條大街，原先的名字是狀元街，現在叫中山路，弄不清楚是那一年改的了，反正是民國成立以後的事情。他賦着走過的人家和舖子：木器店改了漆匠店，蔣回回開的那家古董舖子，現在是賣壽衣了，鳳冠霞帔，朝衣朝帽，黑緞子的朝靴，粉底上還嵌着綠滴滴的鑲條，大紅的衾，大紅的鷄鳴枕……這些原也是古董，在不久的將來，再被死者穿戴到棺材裏去，將比活人愛玩的古董還更貨真價實。景福茶葉店過去了，恆大祥布號過去了，香燭舖子過去了，寶華齋箋扇莊過去了……一家家的店門面和招牌，像老朋友的臉，親切的呈現在眼裏；他發現除了原先的合泰當以外，又多了兩片典當；還有一個相當華貴的理髮廳，也是以前沒有的。水果行門口坐着個正在打盹的小男孩，當年的水果西施大概已做了祖母；得意樓酒家照舊

……井底的蛙，只知有一壑之水，井裏的人，只會說井裏的故事。……

開着，照舊有一羣狗，懶洋洋的躺在門外，不知牠們是從前那條癩狗的第十幾世子孫？盈昌百貨公司門口，懸着「春季大減價」的巨幅廣告，無線電裏唱着：「記得我呀，小時住在丁香山裏，現在真想到那兒去玩，玩一玩，玩一玩，丁香山……」馬車經過流芳巷口，那節婦牌坊還在，附近的房子也還不改舊觀，於是他想起兩個自小的同學室友，陳保先和劉靖，聽說一個死了，另一個仍活着，一家正走下坡路，子孫窮得只差要飯，那一家却比前興旺了，正往上坡走。費彭年不由自主的嘆了口氣，幾十年的光陰，這其間逝去的流水該有多少？然而，何只流水呵？何只流水……不過這種心情僅只一剎那，真正的一剎那，之後費彭年遂不暇顧念到他們了；此刻他是自私的，他想着的只是他自個兒，他自個兒，離井背鄉，在外面，海闊天空的世界裏，奮鬥過，掙扎過。他這一代人，見過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世面，皇帝倒了，親眼瞧見自由的民國建立，成長；費彭年雖不會幹過什麼轟轟烈烈驚天動地的大事情，却也半點兒不會貽辱祖先。他是個好人，世上的好人大多無用，所以他不能夠建下豐功偉業來光耀門楣；他只是安安份份，辛辛苦苦，一面守住祖宗遺留下來的家產，一面靠着自個兒掙來的錢養家活口，多少年了；今天，他帶



着妻子兒女歸來，雖說不上衣錦榮歸，可也對得住鄉井，對得住先人，一向沒有野心的費彭年想到這兒覺得驕傲和滿足，他笑了，五十九歲的老人，笑得像十九歲少年一樣的不懂事和單純。

坐在他對面的費太太，不知是風塵勞頓？還是病？一直懶洋洋的打不起精神，姣好的面容現出蒼白色，皺

着眉，帶點責問的口氣說道：「噢，這是怎麼一回子事？一會兒唉聲嘆氣的，一下子又樂得一個人傻笑。」

「我在想，」他真的又想了下：「這些年，我只有這一趟才是真的回到這城裏，以前的幾趟，全算不得數。」

「算不得數？」費太太睜大了眼睛，她簡直弄不明白這話是什麼意思，因為他說得費解，她有點兒生氣了：「為什麼算不得數？難道那幾趟你的魂沒帶回來？——瘋瘋癲癲的，不知胡說些個什麼。」

他十分爽朗的笑了笑：「你不會懂。」

費太太的臉往下一沉：「我壓根兒就沒想懂。」

是的，費太太不會懂，而且真的壓根兒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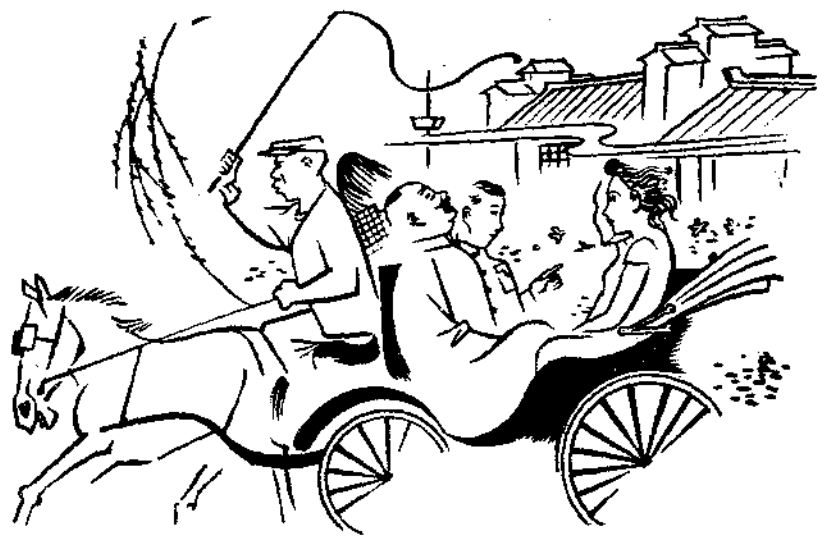
不想懂，她比她的丈夫年輕二十一歲，這一大截子的年月，像一道結實的牆，將他們給隔開了，她不會了解一個近六十的的老人的心境；雖然她也是南邊人，在一個和這差不多的江南小城裏誕生，過了十二年貧窮的不快樂的日子，直到外祖母帶她到北京去

，才轉了佳運。根據費太太童年的不愉快的記憶，她恨透了一切的小城，所以這一次南歸，她是十二分的不願意。

費彭年對太太一向是讓她幾分的，所以碰了個釘子，倒也並不計較，只是搭訕着笑笑，又去自顧自的想心事了。在春天的黃

昏裏，他想些個幾十年前的事情，像做夢；費太太對這古老簡陋的小城不感興趣，她捨不得北京，心裏只想那迢迢千里外的一切，像做夢，牆頭上一抹慘金色的斜陽，遲遲不肯歸去，在春天的黃昏裏，像做夢。做夢……一個在逝去的時間裏，一個在別去的空間裏，不同的夢境，不同的情懷，然而他們都有嘆息，皺眉，惆悵，和無可奈何的微笑……

但是坐在一旁的兒女，二十歲的克清，十九歲的克莊，却是快樂的；這兄妹倆，既沒有父親的悲喜交集的過度興奮，也不像母親那樣懊惱。年青的心，生命的活力，海闊天空的希望，錦繡燦爛的前程，在未來的時間裏做夢：沒有嘆息，沒有唏噓，沒有惆悵，他們的夢是光明的，快樂的，神奇美麗的，而且是顏色鮮明的。



「多福多壽的老爺太太，修子修孫啊——」那個跪在大青石上的老要飯的，逼尖了嘶啞的嗓子一嚷，前額撞在石頭上，重重的磕着響頭。夢被他喊醒了。好心的克莊，連忙關照跟馬車夫坐在並排的雙翠（他們打北京帶來的丫頭）扔下去幾個銅子。

一路上的人，都瞞着他們，有的還暫時住足，好奇的打量；費彭年笑了，這小城裏的人，仍是那麼少見多怪，簡單得可愛；但是費太太心下覺得實在可惱，這些人怎的這樣沒見過世面？而自已，從現在起，就得跟這些沒見過世面的人喝一條河裏的水，一年，十年，二十年，……說不定一直到死，也未可知。……

馬車拐了灣，車夫加上一鞭，得得的馬蹄聲漸行漸急，他們到了彩雲街。

費彭年對克清和克莊說：『喏，這就快到家了，你們瞧這條街，跟我在北京時候說的是不是一個樣兒？一面臨河，河畔栽着垂楊柳，那兒是蠶桑模範學校，』他用手指着：『那兒是電燈廠，那是榨油坊——』

『完全一個樣兒，爸爸，我閉上眼睛都想得出，』克清笑着插言道：『前面是普恩醫院，再過去有個廟，叫什麼——光——福寺，寺裏有好些個和尚，有一個叫源淨的，寺門外有座橋，叫虹橋——』

『咱們的老宅就離虹橋不多遠。對河那邊沒有多少路，還有一個塔。』克莊說。

費彭年直點頭：『一點兒也不錯，你們記性真够好的，我的話全記下了，橋堦還有幾個老街坊，張三房，孔善人家，房子全姓了別的姓，對河白家倒還在，聽說前年春天白先生也過世了，我小的時候，白先生還教過我對對子哩！』他又嘆了口氣：『來一趟，就是一趟人事的變遷，滄海桑田，什麼都不同了。』

不同了，連那河柳也不知青了多少次，河岸上的泥沙，曾經被多少熟識的和生疏的脚印踐踏過；就是這橋和塔，廟宇和醫院

，廠房和學校，這些既無情感又無生命的建築物，經過幾十個寒暑的風吹，雨打，日曬，夜露，不能和從前相比。人能像草木一樣的無情麼？人能像泥沙和磚礫一樣的不老麼？何況草木，泥沙和磚礫也都今昔不同。這時候，落日沉下去了，西天的殘暉，化作濃紅，淡紫，淺金的雲霞，在蒼煙暮靄裏，像青灰緞上的彩色錦繡；也只有這青天 and 彩雲，還像從前，也只有這青天 and 彩雲，能够不老長生。

這暮景，這春天，這無法形容的老年的歸客的心……

馬車越走越快了，費彭年坐的是倒車，搖晃得特別利害，他一手拉着旁邊的克清，一手抵住車墊，怔怔的瞞着地上滾起的塵土，整個注意力全集中在這上面，不再看別的了，也不再想別的了。費太太仍是沒精打彩的。最起勁的倒是克清和克莊，這還是他們生平第一次長途旅行，對於這個抵不上北京百分之一可愛的小城，他們倒還頗具好感，尤其是這一點樸素的鄉鎮情調；雖然他們愛的仍是北京，那紅牆碧瓦的故都，那古色古香的風光，曾經裝點了多少美麗的年月啊！

經過一帶灰色的圍牆，牆裏的桃花開了，直伸展到外面來，還有白色的玉蘭，開着碗口大的花，在告訴北方生長的孩子們，江南春早。要是在北京，此刻，春梅還不會謝盡，杏花正放，桃花才結出不點兒大的苞朶。要是在北京……但是，等不及讓他們繼續的去想北京，馬車已經走過光福寺，走過幾戶人家，走過虹橋堦，又走過幾戶人家，停下了，停在一所又古又大的房屋前，兩扇黑色的大門緊閉着，靠左手的一扇，上面歪歪斜斜的，白粉筆寫的字：「彩雲街一百二十八號費公館」；不知道是誰家淘

氣孩子的手蹟？

他們叩了好幾下門，良久，門才沉重的開了；一個老蒼頭，佝僂着腰背，起眈昏花的遲鈍的老眼，打量了大半天，不說話，也不讓他們進去。

費彭年問道：「你是誰？」

老蒼頭「啊」了一聲，嘿嘿直笑：「怎麼穿長袍的先生不識文字？我在門上明明寫了「費公館」，還要到這裏來買煤。」

費彭年皺皺眉頭：「老李呢？」

「又要買米？」他攪攪手：「也不賣的。」

老蒼頭側着腦袋聽，不耐煩的咕嚕道：「又是買煤，告訴你，這裏什麼都不賣的。」他要關上門。

克清笑道：「原來是個聾子，再加上不懂話，」就瞎打西瓜岔了。他止住他別去關門，大聲道：「你是這裏的什麼人？」

這回他聽清楚了：「我是看門的。」

「本來的老李——李有財呢？」費彭年也大聲的問。

「死囉，「三七」都過囉，」咳嗽着，又濃又厚的痰，在喉間像「拉大鋸」似的，重重的一口啐在地上，又用腳踩了，他開始攀談起來：「上月初，到馬家甸，吃他外孫女兒的喜酒，多喝了幾盞，又當天趕回家。來回路程二十里，他年已有七十春，病倒床前十幾日，可憐一命就歸陰，」又是一口痰，不過却不會用腳踩了，大概忙着掉文：「老人好比風中燭，老人好比草上霜：」

克清和克莊笑得上氣不接下氣。雙翠看傻了，雖不懂這糟老

頭兒哼些個什麼，但瞧這份兒德性就比北京的要猴崽子跟跑旱船全都好玩。費太太也覺得可笑，不過她却板起臉，硬逼住不讓自個兒笑出來。費彭年笑着問他道：「你叫什麼？」

他又聽不清了，伸手直去抓腦袋。

克清對着他耳朵大嚷道：「請問你的名和姓？」

「我乃有財親姊丈，姓江名俊是其人。」說罷，還哈了哈腰，似乎做了個「小生這廂有禮」的姿勢。

克清使勁忍住笑：「再問先生幾多庚？」

費太太無法再矜持，笑得指着克清連說：「你這孩子，你這孩子……」

那「江俊」乾咳了一聲，不慌不忙的：「我與有財同年歲，一生虛度愧煞人……」看樣子他還想再續，可惜「江郎才盡」，底下沒有了。

克清又待開口，費太太止住他，說道：「得啦，你再逗他，咱們要站到明兒個天亮了。快點兒進去吧！」

於是費彭年和克莊在前，雙翠跟着費太太在後，克清落在末了，他等老蒼頭關好大門，和他有一搭，沒一搭的說個不休。這滑稽的門房，直到此刻才知道是老爺，太太，少爺和小姐回來了，他覺得十分惶恐，一再為剛才「買米買煤」的事而抱歉，埋怨自己的耳朵不好，又說連三小姐也沒想着老爺和太太今天就到，房間昨天剛打掃清楚，只以為明後天才來哩！克清倒覺得過意不去，說：「今朝原是初相識，怎怪先生不識人？」那老蒼頭大為高興，因為這位好少爺竟稱他為「先生」，心下很感激這年青小主的知遇之恩，原來他曾是鄉間書塾中的教書先生，可恨一直懷

才不遇，才潑到今天這個地步。

這是一所極其古老的宅子，門內的古老更甚於門外的古老；而且因為這些年來，住人太少的原故，這長長的十一進大廈，有一種陰森森的感覺，一股霉濕的味兒。走過門堂，走過門房和轎房，正中的二門關着，他們打西邊的甬道走進去，一踏進這深遠幽黯的狹長巷子，大家都不自主的打了個寒慄。兩邊高得可怕的牆，高高在上的一帶狹長的黃昏的天，可怕的灰色；陰暗的牆角，結着密密的蛛網；牆腳的青苔，磚縫裏的野草，綠得有點異樣；走路時，彷彿背後有人在追似的。

「好僻靜的地方。」克清說。

克莊道：「像個深山道院似的，爸爸不是說要讀佛經……」

「依我看，不得神經病就是上上大吉，」費太太道：「我真佩服你們姑姑，要是我，就一夜也沒法子合眼，她在這兒住上六十三年了，而且後來就是她一個人，帶一個丫頭，一個看門的老頭兒……」

「她的一生就在這兒過去了。」費彭年陰鬱的說，半是感慨，半是抱歉。

一生就在這兒過去了。克清和克莊互相看了一眼，就是六十三本日歷也不能一下子撕完，何況還是六十三年的歲月？白天和黑夜，這重重的門，這一進進的空屋，這高得怕人的牆，這狹長的甬道，這密密的，蜘蛛結的網，一生就在這兒過去了，六十三



個無花的春天，六十三個沒有明月的秋天，六十三個寒冬和炎夏，一生就在這兒過去了……過去了……

天色一點一點的暗下來。算日子，今夜該有一鈎纖細的月牙，但不在這狹長的天上，這兒的「領空」太小了。

老蒼頭在後面叫着：「就是這裏，第九進，第九……」

費彭年定睛看了看，回到儀門口：「天黑，瞧不見，我差點兒走到後一進。」他把虛掩着的門輕輕推開，大家跟了進去。

一方天井，天井上頭的天，一小半被那株高過屋頂的樹遮住了，沒有月牙，幾顆稀疏的星；東屋裏有燈光射將出來，牆基角裏擺着大水缸，和幾盆花草，不知是蘭卉？還是萬年青？此刻却看不清了。

費太太悄聲兒對彭年說：「你先進去吧！她沒想到咱們今兒個到家，一下子看見一大幫人，回頭受了驚。」

「呀」的一聲，東邊的房門開了，一個垂着兩股長辮的白臉丫頭，扶着她的上了年紀的女主人，慢步却又帶點匆忙的樣子走出門來。順手將燈給扭亮了。

「是彭年麼？早上喜鵲叫，迎弟說你們要回來了，我計算一下日子，總要到後天哩。」她說話很慢，很平靜，似乎成了習慣，即使在最最喜悅而又激動的時候。

彭年道：「一路沒耽擱，所以早了兩天。——三姊這一向好麼？」說着，費太太帶了克清克莊過來見禮，老人瞅着從未見過

的弟婦和姪兒姪女，樂得眼笑眉開，這回可激動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

那個叫迎弟的丫頭，跟彭年他們請過安，忙着去張羅茶水手巾和晚飯，機伶的變率，立刻去幫她。

他們圍着八仙桌子坐下，老人喜孜孜的朝克清和克莊看了又看，說道：『好一對漂亮的孩子，克清真像他大伯，彭年，你還記得大哥當年，不就是一模活脫這個樣子？』

彭年點頭道：『克莊就像你，在北京的老親戚，全都說克莊長得像姑姑。』

『克莊像媽，一雙眼睛多美。』
費太太謙虛的一笑，沒有說什麼。

他們談些個陳年舊事。在燈光下，那兩個年青人也在端詳他們的姑姑。自打他們懂事之後，就一直在心裏尊敬，崇拜，心嚮往之的培佳姑姑。這六十三歲的老人，看上去只有五十許的樣子，要不是頭髮花白了，還要更顯得年青些；鴨蛋形的臉，高而且直的鼻子，膚色很白，並且不像一般上了年紀的人常有好些個皺紋和老人斑，衣服穿得樸素但很利落，舉止談吐典雅而不粗俗，跟她接近的人，總覺得她有一種說不出的端凝和高貴。世界上一切，現實多半不及理想，但是坐在他們對面的培佳姑姑，可比心目中想像的姑姑還要更好，更叫人敬重和愛慕。

良久良久以後，甬道那邊一陣人聲，原來是行李到家了。那個打北京帶來的男僕趙昇前來跟彭年請示，問攔在什麼地方。

三小姐想了一下，然後指着西邊屋說道：『先堆在那邊廂房裏吧！等一下吃過飯，』她回過頭來告訴費太太：『有什麼今天

晚上要用的，再去拿出來，後面一進，每間屋子全已打掃好，鋪蓋褥子也都是新洗得縫上的，迎弟連拖鞋肥皂也給你們預備下了，我想大概這一晚不會再拿什麼啦。』

『三姊真是想得週到，我也不知說什麼才好，』費太太感激的說：『這樣麻煩您。』

『麻煩什麼哩？再說，就是麻煩，也是應該的；』慈母一樣，溫和的語氣：『一家子人了，自打那天接着你們動身的信，我每天飯都多吃大半碗，恆芳，別跟我這麼客氣。』

費太太道：『我那兒是客氣呀？只是一到家，三姊樣樣都給安排好了，我們真是福氣哩。』說着，大家全都笑起來。

迎弟走進來說：『飯開好了，在後進。』於是她領路，大家一齊到後進去。這一邊留下趙昇看管那些車夫搬行李。

舊式房子，除了廳之外，那餘下的每一進全是一個樣兒，即使有些差別，也是大同小異。這兒天井裏，沒有樹，也沒有盆栽和水缸什麼的，同樣一塊長方形的地，比前面顯得寬大多了。連天也大了些，所以看見了一彎淡白的月牙。

堂屋裏的燈光比前面的亮，陳設也差不多：幾幅字畫，是昨天新掛的；一套紫檀的老式傢具，桌面和茶几全鑲有大理石的樣子，椅子背上也嵌着，像一幅幅的扇面，黑白的石紋，扇面上有的是雲海，有的是潑墨山水，有的是煙雨樓台；天然几上放着大理石屏，雨過天青的花瓶，插着幾枝玉蘭，也有紫色的，也有白色的；正中是三尊尺來高的磁像，福祿壽三星。兩邊房門還上着鎖，半鈎着門窗，看得出那門窗是新製的，淡湖色的底子上，印有一隻隻深紫的大蜻蜓。一進屋就覺得窗明几淨，收拾得一塵不

染。

彭年道：『三姊，你真是太費心了。』

『這算什麼？連你也客氣起來，而且什麼心也沒費，東西全是現成的，不過督促迎弟擺擺好，掃掃乾淨罷了。要末就是這幾朵玉蘭花，是剛打樹上摘下來的。』她莞爾而笑。

『還有這門窗子。』克莊說。

『噢，門窗子倒是新的，不過這個布也有年代了，』她嘆了口氣，感慨的：『還是那年大嫂從平壤帶回來送給我的，高麗布的花樣頂別緻，她知道我喜歡——』

『快吃飯吧，三姊，回頭我們再談。』彭年連忙把她的話打斷了。

她明白彭年的意思，也就不再往下說。忽然，像想起什麼似的，她叫道：『迎弟，到我屋裏，把那瓶陳葡萄酒拿來。』

克莊看着她的姑姑，葡萄酒三個字使她想起父親說過的話，父親講到姑姑的事情，告訴她姑姑怎樣的好看，家中那時候怎樣的快樂，園裏的葡萄怎樣的好吃，四十幾年前，小城裏流傳的那句口號：『費家的小姐，費家的葡萄。』意思說費家小姐的美，和費家葡萄的甜，在這個城裏，都是出名的，無雙的。但是，四十多年後的今天，葡萄製成的酒，還藏在瓶裏，而且是越陳越香了；姑姑的美麗和青春呢？人的年華也能够像酒一樣的，永久保持這恆遠的芬芳麼？……這個十八歲的女孩子越想越惆悵了。

『好，應該乾一杯，四十多年啦，我沒有像這樣快樂的吃過一頓飯……』姑姑的聲音。

克莊抬起頭來，她的酒杯裏，不知什麼時候，已經斟滿了酒

，香冽芬芳的陳葡萄酒。她端起杯子，試着喝一點點兒，姑姑正對她極慈祥的一笑，她又一口飲盡，甜極了，也苦極了，四十幾年前的葡萄，四十幾年前的人……

三友實業社

全幅被單

質料精緻耐用
花色素艷俱備
買時個個歡喜
用後人滿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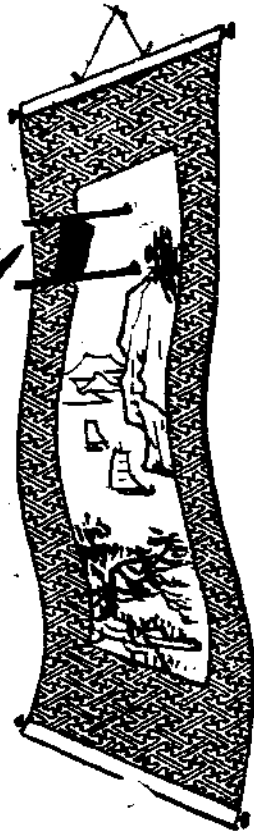
真透涼羅蚊帳
堅牢耐用與眾不同

上海南京路 • 電話九七八〇八

• 作 創 篇 長 •

江 上 煙

趙 清 閣



唐芸生在民國建立以後，長在抗戰發生之中，這座半環泗河，半環松嶺的小城，就是唐芸的故鄉。

她的少年時代，受着書香仕家的教養，所以她有斯文，嫻靜，端莊，禮貌的習性。她是父母唯一僅有的女兒，因此父母視她如掌上珍。加上天賦給她洋溢的才華，她能音樂；擅長繪畫；她的父母爲她購置了一架最新的風琴；並把家藏的名畫供給她臨摹；於是，她的藝術突飛猛進。在這座山明水秀的小城裏，她完成了中學教育，她的才華和青山綠水媲美！

她不但富才華，而且具姿色。她有標準東方古典型的瓜子臉龐，她有兩道弓似的烏黑濃眉；她有一雙玲瓏的秀目；充分透露着她的智慧。她的鼻樑高高的，顯示着她的驕傲。她的小嘴像一片桃瓣。她的頭髮永遠是梳得那麼自然。她不塗脂粉，白嫩的兩頰，常呈現着羞澀的緋紅。她不愛打扮，總喜淡裝雅飾，她的個子適中，她的四肢配合得十分均勻，她雖然清瘦，却很健康。整個地說來她沒大缺陷，只有她的左鼻凹裏生了一顆綠豆大小的紅痣，但這並不會破壞她的姿色，反而增加了她一點缺陷的美。

她的靈魂似一塊無瑕的白玉；她的心純潔得不染半點塵垢；她的談吐頗饒風趣，但是她沉默的時候多。她的思想只貫注在藝術的焦點上。她的感情，僅揮之於紙墨間。她的風度，瀟灑而嚴肅。把她譬喻一枝含苞的紅梅，是不過分的。

大學教育，她在杭州的藝專，習了四年畫。這四年中，她依然是集中精力從事她的藝術，藝術以外的世界，以及人類生活之其它方面，她還却不會意識到。她所看見的，就是些有山；有水；有林木；有花草的大自然境界。她的畫，產自於這個境界，她自己使生活在這個情趣超然的畫意境裏！她終日與山水；與林木；與花草爲伴；她需要牠們，她也愛牠們！除了牠們，任何現實的人或物，都很難閃進她的眼簾，和她的心坎！她所需要所愛的人物，

楔 一場暴風雨之後，泗河的水，漲得淹住了吊橋，淹住了松嶺的脚！黃砂沉了底兒，游魚震蕩在透明的急浪裏。

新春的太陽，羞澀澀從雲帷裏鑽出來，像一支紅燭，柔軟而又熱烈的光輝，普照着大地。又像是慈母的手，它輕輕撫摸着宇宙上的萬物，它把孩子們都從酣睡中一個個喚了起來！

泗河恢復了平靜，滑淨得宛如染過的碧綠色底緞子；黃砂酷似鑲金的滾邊；游魚浮漾在水面上，點綴成織錦般的圖案花，這匹緞子便緊緊裹住了一座清秀得宛如窈窕淑女的松嶺底纖纖細腰。就在這少女的心窩裏——那永遠是暗裏透明；綠裏現紫；雲霧裏有正氣；陰冷中射絳香的幽谷內，被新春的太陽，悄悄插上了一枝紅梅；一枝孤伶伶彷彿從哪兒剪下來的紅梅！

紅梅的週圍，也環繞了不少的野花

都是幻覺中的一種畫面上的偶像！

她的美，和她的才華，醉了不少藝專的同學，但是他們想愛她，不敢愛她。她和他們在精神上，好像距離很遠，他們永遠沒法接近她。他們替她取了個綽號叫「西子」，他們說她同西子一樣美，也同西子一樣是幅死風景！

但，她的藝術却有了相當的成就，她的山水人物畫在全校數第一。她的筆調很細緻，她的意境很高，從這裏看出來，她完全是位超現實的畫家。

四年學成，正趕上「七七」事變，不久「八一三」戰爭發生，砲火騷擾了她一貫寧靜的心情，她不得不沿着長江上游，又回到那座屬於她的故鄉的瓊城繞水的小城，回到她父母的懷抱。

父母看見女兒如今人長大了，畫也成功了，心裏說不出的高興。然而爲了膝下無子，女兒雖好，但不能長久地伴隨她身邊，想到古人「招贅」的辦法，於是找了個機會向女兒提出了這問題。

「芸兒，你出去了四年，人，大了；畫，也成功了；可是你還沒有告訴我：你在四年裏頭，認識了些什麼朋友？有沒有一個最要好的朋友？」唐老爺很含蓄地說。

「朋友！」唐芸乍聽到這兩個字，不禁愕了起來，繼而茫然地說：「我沒有朋友！我連同學都認識的很少，四年裏頭我只知道專心一意地學畫，學畫以外，什麼事我都毫不起興趣。只有一樣，就是喜歡抽煙，爸爸，如果「烟」也可以算是我的朋友，那麼除去烟，我便沒有第二個朋友了！」說到這裏，唐芸很風趣地笑了。

唐芸的話一點不錯！她似乎從來不曾意識到她需要朋友。她喜歡抽煙是事實，記得三年前，她剛到杭州，忽然有一天精神疲倦得很，心情感到一種無以名之的煩悶與空虛；迷茫與眩惑；於是她偶然試着抽了一支烟，便立刻振作起來了。後來，她便常常不斷地抽烟，她覺得烟能够溫暖她的心身；又能够刺激她在構圖思索時的情緒；烟變成了她唯一的伴侶；烟，變成了她藝術的靈感；她因此需要烟，喜愛烟！

「可是，你該體恤到作父母的一種苦心，在我二老未死之前，總希望能看見你有了着落，連帶唐家也有了着落。」唐老爺較明朗地說。

閒草，但這些都不足以配稱，她是那麼驕矜，孤傲地聳立着，她使你看不到不見其它。也不斷有風刀霜劍威脅她；和飛蟲時時試探地向她調逗；但她全不長縮，她以勇敢招架壓迫，她以嚴肅迎擊輕薄。

山峰處一叢翠竹，恰象徵了少女頭上蓬鬆的青絲。一桿筆直的綠得發亮的翠竹，上面稀疏地掛了幾片葉子，牠與紅梅併了肩。牠們一樣地驕矜；孤傲；牠們一樣地勇敢；嚴肅；也一樣地高，一樣地美！

翠竹向紅梅表示敬意，紅梅向翠竹表示愛慕！

借着綿綿新春的太陽的恩惠，紅梅和翠竹相互偎抱在柔軟而又熱烈的光輝裏！

但是，幾度風雨，又把牠們的愛沖淡了，又把牠們的生命摧殘了。

也曾有幾度春光，再把牠們的一切復活起來！

「爸爸，我不懂你的意思！」唐芸惶惑地說。

「聰明的孩子，不是你不懂我的意思，是你害羞！如今又不是封建時代，你也已經成人了，這個問題，你該想到。尤其在這兵荒馬亂的今天。」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可是我二老就只有你這一個女兒，我們捨不得把你嫁出去，所以我們想——」唐太太說到這裏被唐老爺用目光制止了。

「天哪！他們原來講的是婚姻問題！」唐芸心裏說。這問題可使她太意外了！她簡直作夢也沒想到這問題會那麼嚴重！她見過別人談「婚姻」，她也看到別人實行婚姻，可是自己並不會覺得自己也需要如此，而且是爲了父母需要如此。況且，婚姻究竟是怎麼回事兒？她還不能十分明瞭，若是按着唐太太的話：她應當嫁出去，而唐太太又捨不得把她嫁出去，那麼，她到底該怎麼作呢？嫁出去，她也不願意，不嫁出去，難道就不可以嗎？她不僅是惶惑，甚而煩惱了！她活了二十歲，如今第一次感到人生這樣複雜。她一支烟一支烟地接連抽着，她的心情就像自己嘴裏噴出來的烟霧一般昏沌。她在思索着逃避的方法，思索一條超脫出這個現實問題的出路。

「芸兒，我們尊重你的意思，你可以自己去選擇對象，要知道將來，你就是我的承繼人。」唐老爺最後更具體地說明了。

唐芸依然不言語，她迷惘得心慌，她開始感到這個問題使她窒息。

二

她站起來，走出去，她企圖找一個大自然的境地疏散疏散。她渴望清風，白雲，解救她此刻的苦悶。

跨過吊橋；渡過泗河；爬上松嶺，攀上一座孤立的青岩。水聲潺潺地響，落葉紛紛地飛！一片秋色增加了唐芸的憂鬱，她斜倚一桿翠竹，無涯地避想着謎似的人生！眼前雖是一幅天然的畫景，但她已被現實的煩惱，揉搓了她藝術的情緒！她恨不得隨着一溪清流盪到天盡頭，她也願隨着落葉飛向太空裏。

她漸漸感到疲倦，她閉了一會眼睛，心神亂得不能夠憩息！她後悔又回到這座小城，於是她不得不怨恨這次無端的烽火，損傷了她恬靜的心情，她想：如果沒有戰爭，也許便沒有這許多問題。

她在萬般無奈的時候，就只有抽烟，她把烟腳在嘴裏，可是忘了帶火，她焦燥地尋遍衣袋，手皮包，都沒有。她環顧了一下週圍，連個人影子也不見，她簡直生氣了！

她站起來預備去向松嶺寺的和尙借火，這時，忽然她的身後有脚步響，接着，「殺」地一聲，她嘴上的烟燃起來了！她機械地呼吸了一口，她感到一股熱刀透過了她的靈魂，她的心！她的眼前，亮得像是太陽落到了她的身邊，她驚訝，而又眩惑地開始注視她支神火的來源，她愕然了，她怔怔地看着這神火的使者，她的意識，蒙上了夢一般的霧，她被這霧網罩了。

「他是誰？爲什麼這樣面熟的人我竟忘了他是誰？」唐芸邊想邊楞着眼睛瞅那人。她不僅是覺得那人面熟，而且那人的整個風度

，情態；她都彷彿在什麼地方見過。不僅是她覺得和那人熟，而且那人有一種力量，居然隱隱之間，吸引住了她的心魂，她感到潛在的生命之火，隨着剛才的猝然一灼而燃起來了！

但是，唐芸當真認識那人嗎？不！她是沒有朋友的，特別是男朋友。那人只是她意識中幻想的畫境的偶像，也可以說是她愛的憧憬的偶像吧？這個像在她的藝術靈感裏，不斷地表現於畫面上。因此；她和那個幻想的偶像，便逐漸熱起來，默戀起來！這幻想的偶像，已經活在她的意識裏許久了。如今，這活的幻想的偶像，而且真實地出現到她的面前了。她能看見他的形體，她能看見他的動作，她更能聽見他呼吸的聲音；她又是喜悅，又是驚詫，她疑惑這是一個奇異的夢。

那人好像要給唐芸一個證明的答覆，他也從懷裏取了一支烟，在鞋底上劃根火柴燃了烟，並且放到嘴裏吸着，噴出一口濃霧。果然，這第二次火，焚化了唐芸的幻覺，告訴她眼前的一切是真實，不是夢；那人也不是她幻覺中的影像，他是一個有血有肉的男人！

忽然，一陣風，把那人的帽子吹落了，恰落在唐芸的脚下，那人想走過去拾，但他猶豫了一下，又停住了。唐芸這時已經完全恢復了正常的神智，爲了報答那人的一支火，她彎下腰替他拾起帽子，而且遞給他。

「謝謝你！」

那人恭敬地接過了帽子，道了一聲謝，眼睛並不看唐芸，又往後退了幾步，倚着一根筆直的竹桿佇立。他像是害羞，又像是在迴想着什麼。他不敢再帶上帽子，狂風吹亂了他的頭髮，他的頭髮是那麼自然地飄散在他的額角上。

他穿了身半新的深灰色法蘭絨的夾袍，藏青色西裝褲子，黑嗶嘰圓口鞋，千層的白色布底。他有着三十歲上下的年紀，個子不大高，很健壯。手裏緊握一根手杖。他的相貌宛如經過雕刻，用深刻的線條端正地繪出了他的耳目鼻口。從他的臉上，透露出一股清秀的斯文氣，同時顯示着嚴肅的剛毅性。他彷彿怕看見光，也許他就是一個瞎子，（唐芸心裏這樣想。）他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黑眼鏡。

估不透那人是幹什麼的？如果根據他的服裝推測他的身份，他很像一位藥材店的寫賬先生，但他也很像一位中學的教員。再根據他腋下的一本似賬本，又似拍紙簿判斷，他總



不會出乎書生圈外。不管怎樣，他的態度告訴你，他是一個好人，使你不可能把他猜想成一個流氓或強盜。

他是本地人嗎？可沒有一點本地口音，雖然他剛才只說了三個字的「謝謝你」一句話。他爲什麼一個人在這裏？他現在在想些什麼？他老向着雲天眺望，他又是在望些什麼？

這一切都讓唐芸費解，她這時已經全部忘記了自己的存在，她一邊抽煙，一邊忖度着那人。爲了那人的視覷，消除了她先前的窘迫，她被一種莫名的熱力所激盪，她忐忑不寧地踱了幾步，她悄悄地鼓勵自己，她想試着去探詢一下這奇怪的邂逅。

那人似乎敏感地覺得唐芸要來盤問他了，他毫不畏縮地準備接受對方的盤問，同時他也準備着要向對方盤問。因爲當唐芸觀察他的時候也正是他猜疑唐芸的時候。而他觀察唐芸，却早在唐芸發現他之前，同樣地他也以好奇的心理忖度着唐芸。只是，他把唐芸想得很糟，他想：一個單身女孩子到這孤山僻境，必定懷有鬼胎，不是和情人幽會，便是受了什麼委屈，轉着厭世的念頭。由於先頭唐芸爲了抽煙找不到火而煩燥的事，更證明她的精神失了常態。他本來要走開的，可是他就心唐芸會發生什麼不幸，所以他便留在唐芸的旁邊，監視她的行動。他滿以爲唐芸要迴避他，沒料到唐芸對他也發生了興趣，這使他越發地狐疑起來。他竟想到唐芸是一個棄婦，甚而一個落迫的妓女；他打算吊她的膀子。他也會悄悄責備自己，這種想法是不恭的，但他隔着一層眼鏡，看不清對方的面貌和情態，他也不敢過分仔細地去注視對方，所以他有一個模糊的印象，模糊的理解。自然，他希望他的理解是歪曲，他希望他的對方是一個良善的人，幸福的人，而且美的人！

「神祕女郎！」那人心裏說。「但我一定要窺破出神祕女郎的真相。」他這樣打定了主意，於是把頭轉向了唐芸。這時他看見唐芸又從皮包裹換出了一支煙，他便連忙又從衣袋裏取出一根火柴，照樣在鞋底上劃着了，然後送過去。

「謝謝你！」

唐芸還了那人同樣三個字的一句話。說罷，並取了一支煙給他。

「謝謝你！」那人很禮貌地說罷，接過煙，吸着了。

唐芸不能自禁地「撲哧」笑了，她笑他們之間好像只會說這同樣的一句話，除了這一句話，好像不通語言。而這一句話都說得那麼自然，那麼恰當。她試着再說別的話，可是，不知怎的，她又被無名的窘迫壓倒了，她連忙用抽煙掩飾她的窘迫。

從笑的聲音裏，那人聽出唐芸的天真，他意識到唐芸是一個年青的孩子，並且意識到這孩子相當調皮。他原以爲她笑完之後會有話講，及至見她又沉默了，到覺得奇怪起來。爲了他急於要明瞭這位神祕女郎，便抓住機會向唐芸先突破了窒息。

「你笑什麼？」那人很和藹，但却嚴肅地說。

聽見那人開了口，唐芸也就解除了窘羞。她走到剛才那人倚着的竹桿前，折了一枝竹條，用竹條掃了一下香煙上的灰。然後坐在

一塊草地上大方而沉靜地說：

『我笑我們好像很熟，可又都沒有話講。』

『是的。其實我們並不認識，所以也就無話可講。』那人說罷，依舊又佇立在竹桿前。

『但是，我却彷彿在什麼地方見過你，只是一時記不起來了。』唐芸終於大胆地提出了這個問題，因為這問題始終在她心裏成爲疑問。

『也許。』那人笑着說：『至少我們現在認識了！』

對於這個答覆，唐芸不十分滿意，而她又不好意思再追問下去。

『請問，你是此地人嗎？』那人很正經地問着。

『是的。』唐芸直爽地回答那人。『我就住在城內。』

『你一個人來的？』那人緊接着又問。

『一個人。』唐芸依然坦白地回答。

『你不怕？』那人用非常關懷的態度再問。

『怕什麼？』

唐芸這時却有點不大了，她想：『難道我剛才對他的揣測都錯了嗎？他問我是不是一個人？難道他打算欺侮我？他又問他怕不怕？難道他在恐嚇我？』想到這裏，她不禁打了個寒戰，但連忙又鎮定下來，她安慰自己說：『勇敢些！看他不像是一個壞人。』

『聽說這山上有打劫的。』那人認真地說。

『嘻嘻！』唐芸又笑了，她裝作不相信的樣子說：『四年前我常常一個人到這裏來玩，從來沒有遇見過強盜。』

『可是四年後有了強盜！』那人懇摯地說着，臉上毫無威脅與恐嚇的表情。

『我不信。』唐芸說。其實她心裏真有點怕了。她想走，但又覺得不甘示弱。她悄悄考慮着如何借機會離開這兒。

『不信也好，』那人說。『那麼，你一個人到這裏來作什麼呢？』

這一次，唐芸不再回答了，她噤口那人向她問這些，是什麼居心？她又懷疑那人是偵探，但看了看那人，却一點偵探的特點也沒有，那人給她的印象一直是忠厚的，善良的。

那人見唐芸不言語了，他這時已經推翻了先前對唐芸種種壞的猜想，他已經明白唐芸是一個好女孩兒。雖然他仍舊希望能更瞭解唐芸一些，但他不敢再問了，他爲着怕反而引起唐芸對他的歧視，於是急急帶上帽子，向唐芸道歉說：

『對不起！我問得太多，原諒我的冒昧，再見！』那人稍稍向唐芸打了一躬。然後，他轉過身去。

唐芸看見那人要走了，忽然有些心慌！她連忙扔了烟頭站起來，而且向那人身前走過去。想說什麼，可是張了張嘴，又說不出口，她的喉嚨裏却像塞進了一塊木頭。像是迷茫，又像是遺憾。迷茫的是：如果那人走了，剩下她一個人，她將空虛得不知所措！遺憾的是：她被他問了許多話，而她原準備向他問的許多話，却一句也沒問出來，因此她不大甘心。

她楞了，那人也楞了。

一陣西北風吹動金山的叢林，葉子紛亂地飛舞着，烏雲從山後漸漸升起，罩住了半個天空，雷電打破了他們的僵局。

『天陰了，恐怕就要下雨！』那人自言自語地說。

唐芸警覺地看了看天，不禁着急起來，心想正好趁此回去吧，於是連忙拔腿就跑。可是不一刻工夫，雨便傾盆而下，接着雷鳴電閃。這時，路上一個人也沒有，天漸漸黑了，唐芸有些惶恐，她向後望望，那人正垂着頭走。她心裏稍稍定了一點，她故意地停在一棵樹下，她想等那人來作個伴。壯壯胆子。她已經不再畏懼那人了。

那人走到唐芸面前，也停了步，打量一下唐芸的週身，很誠懇地說：

『我的家就在松嶺寺後面，離這裏不遠，你如果願意的話，可以去避一避，等雨住了，我送你下山。』

唐芸再看看天，毫無雨停的現象。又看看自己的週身，已經淋濕得有些冷颼颼的。如果勉強下山，也實在支不住了。於是決定依那人的話，向他點了點頭說：

『好的，那麼就請你帶我去吧！』唐芸一面想：萬一那人真是壞人，只好聽天由命了。

那人先走在前面，可是，他又止步了，把自己的帽子摘下來，遞給了唐芸，沒說什麼。

『不，你自己帶吧！』唐芸搖搖頭說：

但，那人却武斷地替她帶上去。又把手杖給她。

『謝謝你！』唐芸接了手杖，感激地說。

雨越落越大，風聲嘯嘯，唐芸簡直走不動了，而且泥濘滑的很，唐芸幾次差點兒跌下去。那人走幾步，等幾步。最後，他忽然跑過來抱住了唐芸。

『你！』唐芸吃驚地噁了一聲。想拒絕，已來不及了。

那人沒言語，只加速地跑着。翻過了一個山頭，又穿過了一座森林，就在松嶺寺的背後



，有一圍土牆，進了土牆的木欄柵，在一所孤立的茅屋門前停住了。那人開了屋門，把唐芸拖進這所黑漆漆靜悄悄的屋裏放下來，然後，他走進另一間房去。

三

那人進去以後，唐芸一個人站在這間陌生的黑屋裏，覺得恐怖的很！看不到一絲光線，只聽見門外雨聲淅瀝，風聲蕭蕭。她這時除了憑上帝主宰以外，沒有第二個方法能够使自己的心安。她想：即如今天陷進了魔窟；那人等會兒來傷害她；甚而殺了她；這也是上帝的意思！誰叫她一個人跑上山來？誰又叫她剛才對那人發生了興趣？不到這裏來，便不會邂逅這奇怪的人；早走開，便不會遇着雨；這一切都那麼巧，都似乎是上帝預先安排定的。因此，她也就沒有什麼怨尤。

儘管唐芸這樣想，但她仍舊禁不住一陣陣的週身發抖。加之被雨濕透了衣服，如今寒氣侵骨，冷不可支。她試着抬起腿，她想走動走動，也許能暖和一些，然而她的腿竟僵硬得像兩根石柱，於是她只有閉上眼，像一個囚徒般，靜靜地停立着聽候那無情的裁判！門，「呀」地一聲開了，接着腳步聲逼近唐芸。她把眼更閉緊一些，她的心，像小鹿般跳個不住！忽然，一件東西遞到她的手裏，起初，她的手驚慌地本能地顫動一下，但當她觸覺到那是一盞油燈時，她的眼立刻睜開了，她好像已經看見了光！

「請你替我拿着。」那人說。

聽得出那人又是在鞋上劃燃了一根火柴，把燈點亮了。然後他從衣袋裏取出兩支香烟，殷勤而自然地一支塞進唐芸嘴裏，趁那根火，送上去讓她吸着，另一支香烟，他自己吸了。

「你像是很冷，抽支烟暖暖。」那人說。他已經發現唐芸在顫慄着。

唐芸機械地拿着那盞燈，一面接受了香烟又吸着了。就在那人劃火柴的時候，她發現那人的鼻梁上，沒有了黑眼鏡，當那人點了燈，又替她燃烟的時候，她更發現那人的一雙眼睛，是那麽英俊，那麽亮！簡直就是兩盞燈。她爲這兩道强有力的炯炯似劍的目光所征服！她癡癡地看着那雙眼睛，她有些怕那雙眼睛，也有些愛那雙眼睛；終於她努力地逃避了那雙眼睛。她再注視那人的服飾，已換上了一身藏青色的呢中山裝，領口敞着，露出一個金黃色的東西，在他的頸下放光，它可能是一隻項鍊。

那人被唐芸注意的時候，他曾同樣被唐芸的美所吸引，因此他也癡癡的凝視唐芸。直至他發現唐芸的目光釘住了他的頸項時，他才警覺地連忙把領口拉拉攏。一面向唐芸手裏接過了油燈，把牠放到一張正中的黑漆方桌上。

於是唐芸開始又把目標轉移向這間屋子的佈置——從方桌上看去，有一張長條几，條几上放一隻懸紅綢的小木櫺，裏面坐着一位紅臉美髯的關公塑像。塑像前面有一隻銅香爐，方桌兩旁有兩張靠椅，另外還有幾張長板凳。傢俱都很破舊也很簡陋，屋子的四週牆

壁污膩不堪，正中貼了一幅似神非神，是畫非畫的繪圖，用極粗劣的顏料，極幼稚的筆調，繪着一個肥胖的豬相大亨，肚子上插着一柄刀，於是大亨站不住了，從他的腳底下一羣小得像螞蟻的人，獲了救。也還有許多人，已經瘦得像骷髏似的都快被踏死了！這幅繪圖，近乎現代流行的漫畫，然而構圖方面又不大合乎畫理。看來，顯然不是出自畫家的手筆。但這幅繪圖的意境，是非常深淵的，它表現了一個社會，一個人生活的真相，它告訴你一段最殘酷最不公平的故事。這幅繪圖相當使唐芸感到驚訝，她記得她在杭州習畫期間，曾經看見過同學們的這種類似寓意的漫畫，有素描也有用油彩繪的。當時因為這種畫，與她所習的畫，是絕對不同的兩個風格，也因為她還不能理解這種畫的寓意，所以她不大發生興趣。但不料如今在這麼一個陌生人的家裏，竟看到這麼一幅不平凡的繪圖，莫明其妙地突然之間，她為這幅繪圖所感動，她不僅理解了這幅繪圖而且關心了這幅繪圖，她彷彿從這幅繪圖裏，增加了許多年的社會人生之閱歷，增加了許多知識學問。同時，引起了她對那人更大的懷疑，她想：那人為什麼不掛名畫不掛神像；偏偏那樣鄭重地貼了這幅不成體統的奇怪的繪圖呢？這確是一個煞費思慮的謎。除去這幅奇怪的繪圖以外，左壁上貼着兩條草書的對聯，上聯曰：「忠貞爲本」，下聯曰：「仁義爲懷」。根據這八個字，唐芸又回復她在嶺上的自信，她自信那人萬萬不是一個壞人。她再向那人匆匆打量了一下，她的膽子立刻壯起來，她的心也立刻暖起來！

「小姐，你可以到裏間屋裏去，把濕衣服脫下來吧，當心這樣會傷風。」那人很溫存地說罷，走向他剛才出來的那間房子領路。「謝謝你！」唐芸答應着，順從地跟了那人進去。

那人又把房裏的燈點亮了。

這是一間臥室，陳設也很簡陋。有一個小小的木柵欄方格子的紙糊窗戶，窗下放着一張書桌，一張椅子。書桌上散置些書籍，紙張，文具。房角有一張帆布床，鋪着白淨的被單，一床大紅緞的被子摺在一邊，床頭放了一隻小皮箱，靠床的牆壁上掛着一幅放大人的少婦半身照相。少婦生得相當標緻，一副善良的面龐，穿着打扮雖不現代化，看上去却挺美觀。這照像使你很難揣測出她和這屋主人的關係，她可能是那人的姊妹；也可能是那人的妻子或情婦；但絕不會是那人的母親；因為年齡上沒有那麼懸殊。除了這照相以外，還貼了些類似外間屋的那幅繪圖的小幅的漫畫。最讓人奇異的是房門背後掛了一把手槍，和兩頂男人的帽子。

整個地說來，這個住宅有些不倫不類，不像讀書人的家；也不像工農的家；不像富豪的家；也不像貧民的家；不像官宦的家；也不像流氓的家；不像有老婆兒女的家；也不像一個獨身男子的家。

唐芸正在觀摩這一切的時候，那人又來有意地打斷她的沉思。

「你先躺下蓋上被子暖一暖。」那人說：「等會兒我生起火盆來，再把你的濕衣服給烘乾了。」說罷那人就去把被子拉開，一面從被底下拿出兩個枕頭，爲了怕唐芸嫌棄，特別又打開小皮箱取了一條新毛巾墊上去。

這麼一來，唐芸心裏又有些嘔咕了。她像今天這樣和男人接近，已是很少有的情形；如今無端走到一個陌生男人的家，而且進了這男人的臥室，這更是絕對沒有的事了；如果再讓她睡在這男人的床上，天曉得，她會發生如何羞恥的感覺？唐芸這時想：那人爲什麼要這樣安排她呢？難道他當真起了不良之意嗎？想到這裏，她深深後悔跟他到這裏來，她覺得無論如何，到這裏來是一個名譽生命的冒險。

那人看見唐芸猶豫，似乎已明白了她的意思，便又從小皮箱內取了一件棉袍子，遞給她說：

『要不，你就穿上我的衣服，如果你不嫌髒的話。』

唐芸看見那人如此，立刻又覺得自己剛才完全誤會了那人的好意，於是感激地接過袍子，心裏有些抱歉。然一時想不出怎樣說好，只微笑地向他點點頭，表示謝意。

那人隨後便走出去，並且謹慎地關上房門。

唐芸聽見那人到院子裏去了，並聽見他在院子裏嚷着：『小和尚，送兩碗麵來。帶幾個饅頭！』還聽見遠遠地有了應聲。接着又聽見那人仍舊回來了，好像那人打開了另一房間的門，走進去，以後，便再沒有什麼動靜了。這時，唐芸怔怔地拿着那件棉袍子發了一會子呆，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衣服，確是被雨濕得滴水，於是只好把靴脫下來。而裏面僅剩了一件羊毛背心，不夠禦寒，雖然是秋天，陰雨氣候，頗有冬意，於是又只好穿上那件棉袍。棉袍太寬大，拖到了地。袖子可以捲起來，身長沒辦法。自己瞧着怪可笑，下意識地用袖筒揩了揩嘴，輕輕嗅一下。由於那人的體貼，使她感到一種親切！她眩惑地坐到帆布床上，撫摸着被子，枕頭，順手她用那張新毛巾擦乾頭上的濕髮，再拭了拭額上還帶留的雨水，最後她把手巾擰了擰，攤開，摺起，復攤開；她的心，「突突」地跳動着：房門響了兩下。唐芸驚惶地連忙放下手巾，站了起來，說聲：

『請進來！』

那人斯文地推開門，端着一個燃得灼灼的鐵火盆走進來，然後放在床與書桌之間。

『外面還下着雨，天怪冷的，烤烤火免得受涼。』那人說罷，向唐芸打量一番。不禁笑了起來。唐芸有些害羞，臉上一陣熱，起了紅潮。

那人連忙又向小皮箱內取出一條羊毛圍巾，走向唐芸跟前，敏捷地替她把棉袍往上面提高些，用圍巾在她的腰上繫了一圈，於是棉袍短了，唐芸的腳露出來了。

『現在可以走路了！』那人說。

唐芸剛才迷茫地在着那人擺弄，如今聽了他的話，恍然地自己垂首看看，也不禁笑了。說：

「你真太……」唐芸一時想不出適當的詞令，覺得這時的臉越發熱了！

那人不經意地又去把唐芸的濕衣服拿起來，然後搭到椅靠背上，把椅靠背移向着火盆。

唐芸目睹那人對於自己這般種種殷勤的舉動，覺得感激之外，有點不安起來，忽然靈機一動，走出外間，搬了一條板凳進來，放到火盆的旁邊。

那人明白唐芸的意思，謙虛地說：

「你太客氣了。那麼，你就坐在床上，舒服點。」說罷，那人便坐在板凳上。

唐芸依從他坐到床上以後，和那人相對無語，只默默地低着頭翻弄火盆裏的炭灰。心裏很亂，身上一陣陣燒得慌。也許是穿厚了，又加上烤火，所以熱起來。也許是無名的感情，騷動了她的心，燃發了她青春的生命，所以她不能再像先頭在賢嶺時那樣冷靜，那樣灑拓了，她拘泥地感到逐漸不自然起來。

那人有些意識到這種當面的難堪，他同樣地感到有些窒息，於是設法突破這空氣，取了兩支香烟，照舊遞了一支給唐芸。

「謝謝你，我自己有！」唐芸立刻取自己的皮包：「你也抽一支我的烟吧！」說着，就索興把香烟盒拿出來，遞了一支給那人。那人並不拒絕，收回自己的烟，看了看唐芸的烟笑着說：

「你的烟比我的烟好。你抽的是「大前門」牌，我抽的是「強盜」牌。也許你抽淡的慣了，抽我的嫌利害。我可非「強盜」牌不過癮。四年以來，我就沒有換過第二種牌子。」

那人的話，是無意的，乍聽，沒什麼，稍一琢磨，就似乎弦外有音。但當他發現唐芸思索的時候，他又很巧妙地借着替她點火把唐芸的思索岔開了。

「你爲什麼不用火柴盒？」

唐芸果然把剛才的話忘了。看見那人又是在鞋底上劃火柴，吸着烟以後，不禁興趣地也向那人要了一根火柴，學那人在鞋底上劃了一下，可是不但不燃，而且崩地斷了。唐芸自己笑了，那人也笑了。

「你的鞋底濕了，所以劃不燃。還有，就是你別太使勁兒。這玩意稍微有點技術。你問我爲什麼要這樣，因爲火柴盒總會用到有一天不能再用了，而我的鞋底却永遠能用。皮鞋底能用，布鞋底也能用，一個人不能不穿鞋，所以，只要帶上火柴，隨時隨地便會劃燃牠。這樣既方便，又有趣。」

那人說着，唐芸注意地聽着，然後他們互相噴出飛絮般的烟圈，一剎那之間，屋子裏滿滿揚騰起一層濃霧。這時，他們彼此的意識裏，都像霧一般朦朧。他們都想從霧裏尋出個明朗的瞭解，但大家滿腹的話，滿腹的問題，誰也說不出。心與口之間，宛如阻隔了

一堵牆。常常是數語之後，就又陷入了沉默。

唐芸耐不住地站起來，走向書桌，看見上面有一部線裝的「水滸傳」，還有幾本歷史演義一類的舊書，和一堆大公報。就在這些書報旁邊，放着一本濕淋淋的拍紙簿，於是她記起那人在松嶺上，腋下曾挾了這本簿子，而且會引起她對這本簿子的許多揣測。如今，她仍希望能知道這本簿子裏的祕密，同時她爲了報答那人剛才替她烘衣服的情誼，她願意也替他服務。於是，她拿起那本簿子。

「瞧，你這本簿子也濕了，讓我來替你烘乾牠。」說着，唐芸便回到床沿上坐下。

「用不着。那不是什麼要緊的東西。」那人說着，一面伸手向唐芸要簿子。

「書嗎？」

「不，」那人搖搖頭說。「是我的一本畫冊。」

「畫冊？」唐芸有些驚訝地問：「我可以看看嗎？」

「不好意思！我是亂塗的，值不得一看。」那人很難爲情地說罷，依然向唐芸要那本簿子。

但是唐芸堅持不還給那人，她好奇而小心地打開那本簿子。果然是一幅幅畫，一幅幅鉛筆素描畫。上面畫着些田野，畫着些山水，畫着些農民生活；畫着些和外間室裏那幅怪繪圖一樣，令人不十分理解的寓意。看到最末一幅，不想就是畫的她——畫着她站在一個岩石上，手裏拿了一支香烟，愁眉苦臉，像有什麼心思的神氣。畫的風格，近似趙望雲，沈逸千，有幾幅又很近似豐子愷。雖不是怎樣成熟的作品，却頗繞情趣，且具有一種美感以外的力量？由於這，她明白了外間屋裏的那幅怪繪圖也一定是那人所畫的了。

「怎麼，你是學畫的嗎？想不到我們還是同行哩！」唐芸不禁又驚又喜地說。

「你也是學畫的？」那人也驚訝了。「噢！請您千萬別見笑，我不過是隨便玩玩，其實我並沒有學過畫。」那人說罷，把畫拿過來，仍放到書桌上。這時他心裏想：絕沒料到，她到是一位女畫家，想着，又喜，又敬，便說：「那麼請你多多指教，我是一個非常愛好美術的人。」

「不，你畫得很好！沒有學過畫的人絕不可能畫得這樣。至於我，雖然學畫，却學的是中國古董畫，對於現代西洋畫，一點也不懂。」唐芸謙虛地說。

「真的，我沒有正式學過畫，我只是靠着中小學時代的一點兒基礎，胡亂練習練習罷咧！」那人誠懇地向唐芸解釋。

「那麼，你是天才畫家，將來一定成功。」唐芸說罷，心裏確實悄悄佩服那人的聰明。

這時，院子裏的脚步聲打斷了他們的談話。那人傾聽了一會，便站起來向唐芸說：

「請到外面坐吧，對不起得很，今晚上只能招待你一碗素麵，因爲山上沒有好東西吃。」

「哪裏！萍水相逢，這樣地打攪你，真是不安得很！」唐芸說着，跟了那人走到外間屋裏。不一刻工夫，果然一個小和尚右手提了隻竹籃子，左手撐着把雨傘推門走進來。那人連忙接過竹籃子，從裏面拿出兩大碗麵來，和一盤饅頭，一小碟鹹菜。

「外面雨下得好大呀！我還以為會今晚上進城去了呢。」小和尚說着，詫異地看了唐芸一眼。然後走進左首房間取兩隻筷子出來。唐芸這才看見左首也有房間。於是問那人：

「那間房有人住嗎？」

「噢！不，那等於是一間儲藏室，裏面放些亂七八糟的東西。」那人一面指揮小和尚：「小和尚，請你替我燒壺開水，我的房裏有火。」

小和尚應着去了。他是一個不滿十六歲的孩子，面黃頭禿，袈裟襤褸，走起路來微微有些跛足。

「這個小和尚就在松嶺寺嗎？」唐芸看着小和尚走進房內以後問。

「是的。但並不是爲了信佛才出家，他是爲了父母養不活他，從小就把他送到這廟裏來當和尚的。當和尚，也成爲解決生活的路了。」

說到這裏，那人嘆了口氣。接着又說：「我的伙食，就包給松嶺寺的廚房，每天三餐都是這小和尚替我送。他們吃素，我也跟着吃素。這飯你怕吃不慣吧？」

「哪裏！我很喜歡吃麵食。」

唐芸這時也確實餓了，很快地便吃完一碗麵，那人吃完一碗麵還吃了幾個饅頭。吃飯的時候，他們誰也不講話，唐芸已經更瞭解那人了，她如今知道那人是一個光棍，一個沒有家眷的光棍。然而唐芸忽又記起那床頭的一張放大照像來，心裏疑問着：「那女子到底是他的什麼人呢？」同時稍微有些妬意，於是決定再找機會問個明白。

飯後，他們又回到原來的一間房裏，小和尚已經燒開了水。

「小和尚，外面還剩了兩個饅頭，你吃了再回去。」那人向小和尚說。

「好的。」小和尚答應着：「水已經開了，先生！」小和尚說罷走出去。

那人泡了茶，斟給唐芸一杯，又取了兩支香烟遞給她一支，並照樣替他劃燃火柴。然後依舊坐在板凳上。唐芸沒有坐，她在屋子裏踱着步，找尋談話的題目。

「你好像不是本地人？」半響，唐芸停了步用半肯定的口吻問那人。

『是的。』我的家鄉在瀋陽，四年前才來到貴縣。

『府上還有人嗎？』

『沒有了。』那人搖搖頭用力地吸了幾口烟。然後沉重地說：『唯一的母親，年青時就守寡，她也只有我這麼一個兒子。一九一八』第二年，她死了，我便從此離開東北。她到是一個真正爲信耶穌而帶十字架的基督教徒，但上帝賜福予她的是什麼？是痛苦與恥辱！她便在痛苦與恥辱中結束了悲慘的一生。』說罷，那人仰起了頭，淚光閃閃地凝視着牆上的那張放大照相，並且從頸上摸出那閃光的項鍊來，感傷地告訴唐芸：『這便是先母信仰的遺物。』

唐芸跟着那人的眼神，轉向先前還猜疑的那張照像和項鍊，於是她恍然大悟，她明白這照像上面的女子，居然就是她所想不到那人的母親。項鍊上，綴着一個小十字架。於是她不再問下去了，她沉默地坐到床上。看見那人手裏的香烟快完了，便連忙又取了一支，遞給他。

那人接了烟，習慣地照例說了說聲：『謝謝你。』

小和尚這時已經走了，屋子裏又只剩下他們兩個人，而且又恢復了寂靜。那人站起來，他似乎有些煩燥，他徘徊着，一口口用力的吸香烟，再濃濃地噴出去。良久，他忽然向唐芸興奮地說：

『想不到中日終於打起來了！』

『是的。』唐芸不經意地說。『可是我們敗了！』

『噢！不，暫時敗不要緊，只要我們繼續的打，最後勝利還是我們的。』那人很自信地說。

『打仗使人民遭殃，所以我不喜歡打仗。』唐芸坦率而又天真地說。因爲她自己便是受打仗的影響，而招來了許多無端的煩惱；所以她非常不同意那人的話。

『可是，不打仗，中國便只有亡，中國亡了，人民便更「遭殃」。小姐！您沒有看見過淪陷後的東北，在那兒，中國人民連豬狗都不如，日本強盜把中國人民當奴隸看待！』說到這裏，那人憤憤地捏緊了拳頭。

談到國家大事，唐芸一向是漠不關心的，如今被那人的一番話激起了興趣，她開始明白這次戰爭的意義。她不禁悄悄佩服那人，她反省那人剛才所有的話裏，却好像含着無限的真理。她不但明白了這次的戰爭，而且也懂得了一些人和國家的關係。這使唐芸感到像又受了一次新的教育，她覺得有了不少新的進步。她後悔過去太專心於藝術，所以忽略了許多實際的問題。她希望今後能够常常接近那人，她從心裏願意和那人作朋友。想到這裏，她正預備同那人再繼續談下去的時候，忽然聽見院子裏有脚步声，而且有人叫着「小宋江」的名字。起初唐芸還不以爲是叫的那人，後來看見那人慌慌張張地往外走，倒覺得奇怪了。

小東門分設：

恒豐綢布莊

綢緞 呢絨 棉布

服務 社會 薄利 傾銷

· 特 設 ·

廉 價 部

花 比 家 售 比 家
色 人 多 價 人 賤

歡 迎 比 較

八 仙 橋 電 車 站 口 對 面 林 森 中 路 巴 黎 大 戲 院 對 面 支 店

無敵牙粉



護齒聖品

「無敵牙粉」早已風行全國。其主要成份以炭酸銨配合。色白質輕。用以刷牙。絕無渣滓膩口之弊。有祛熱防腐及除滅乳酸之功。能潔齒護齦。防止蛀蝕。清潔口腔。免除口臭。

風行全國 到處有售

家庭工業社出品



白蘭地

風行全國
無遠勿屆



大東南烟公司出品

司麥脫襯衫

努力前進
精神第一



★ BEST QUALITY ★

SMART
Shirt

新光標準內衣染織整理廠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廠址：上海西藏路一六號 總代理：重慶辛路十二號

自織自染
各種布疋

震豐染織廠

地址：牛莊路七六三號

電話：九三三三二八
九三三三二九



大號
廿支裝
雙又斧

清新醇潔
煙中佳品



經理部接洽
中華煙草公司出品

美麗

備皆美有

臻不麗無



先出十支庄

品出司公煙成華



◁ 施貴寶最高濃度 ▷

維他命丸 · | 英 | 果 | 龍 |
—ENGRAN—

維他命含量超過一般維他命丸

補力特別宏大 日一精倍
服顆精神增

中國獨家經理

廣大華行 上海中山東一路一號
電話一三〇三一 一三〇三二

鐘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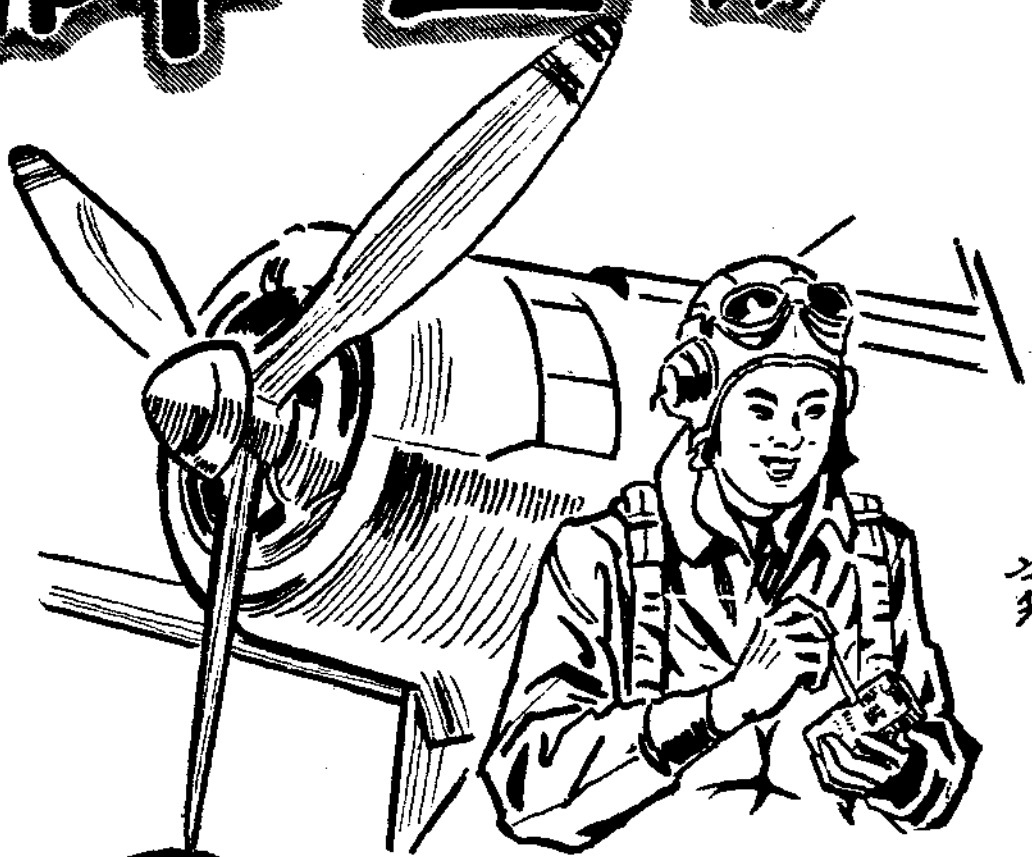
414

毛呢

中國製衣公司出品

上海南京路大華公司 電話：九八八九

紅金牌



先



一不愛美天

愛紅金

天崇拜

飛將軍

中國新福煙公司出品

20361

菊花牌

內衣及襪子

標商
TRADE



冊註
MARK

Chrysanthemum
UNDERWEAR AND HOSIERY

上海第一針織廠

龍江路三七七號

THE PIONEER KNITTING MILL LTD.

377 RANGOON RD. SHANGHAI, CHINA

64